外星人

本書曾由史蒂芬・史匹柏搬上銀幕，將主人翁E.T.——這位來自外太空，壽命達一萬年的人物，充滿的幽默、喜怒哀樂顯活地表露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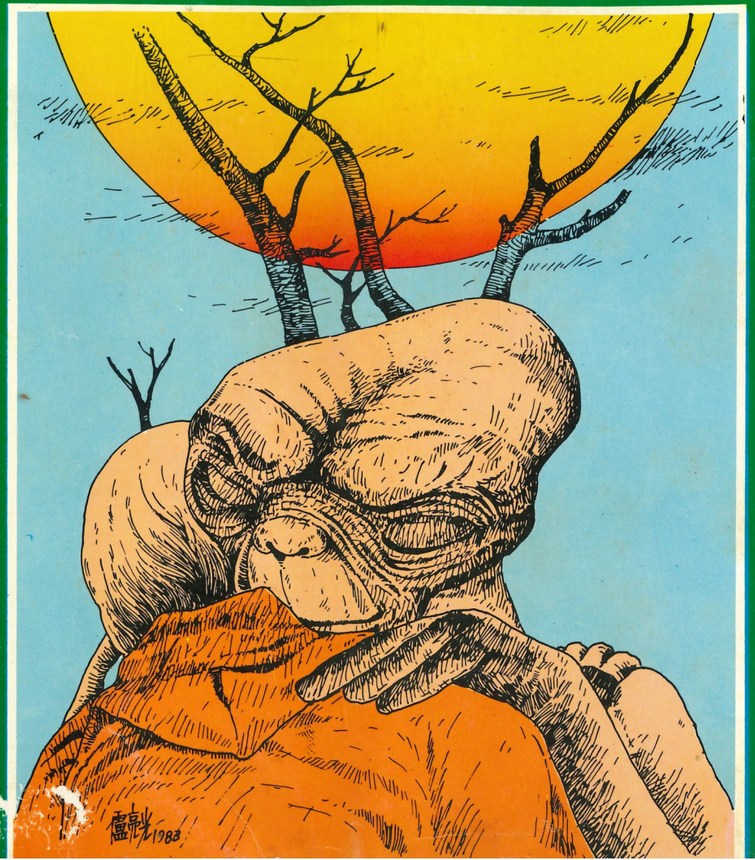
WILLIAM KOTZWINKLE原著 ● 本社編輯部譯

美術構成／盧亮

外星人

本書曾由史蒂芬・史匹柏搬上銀幕，將主人翁E.T.——這位來自外太空，壽命達一萬年的人物，充滿的幽默、喜怒哀樂顯活地表露無遺。

WILLIAM KOTZWINKLE原著 ● 本社編輯部譯



美術構成／盧亮

外星人
原著：WILLIAM KOTZWINKLE
譯者：本社編譯組
發行者：福利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通河東街
一段124巷6弄13號
電話：8815383～4
郵撥：560160福利書報社帳戶
登記證：局部台業字第2425號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外星人

WILLIAM KOTZWINKLE 原著

本社編輯部譯

福利

外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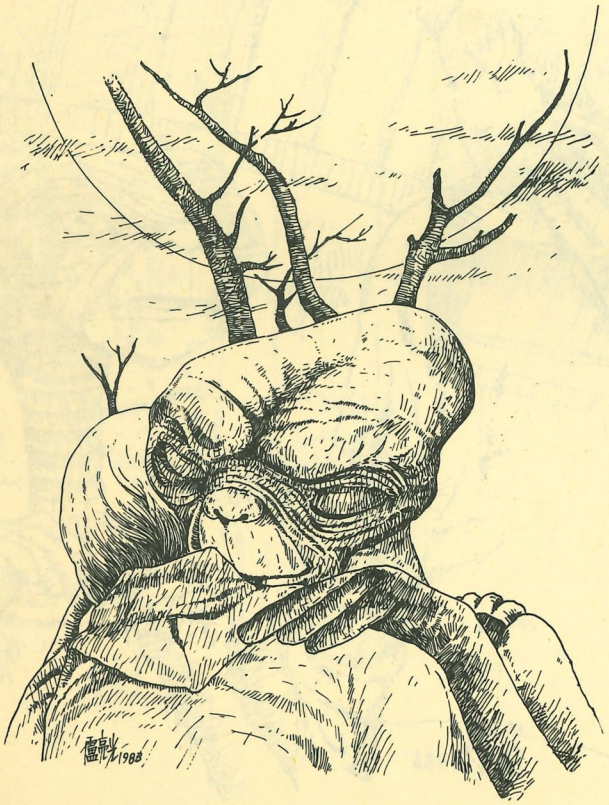
本書曾由史蒂芬・史匹柏搬上銀幕，將主人翁E.T.——這位來自外太空，壽命達一萬年的人物，充滿的幽默、喜怒哀樂顯活地表露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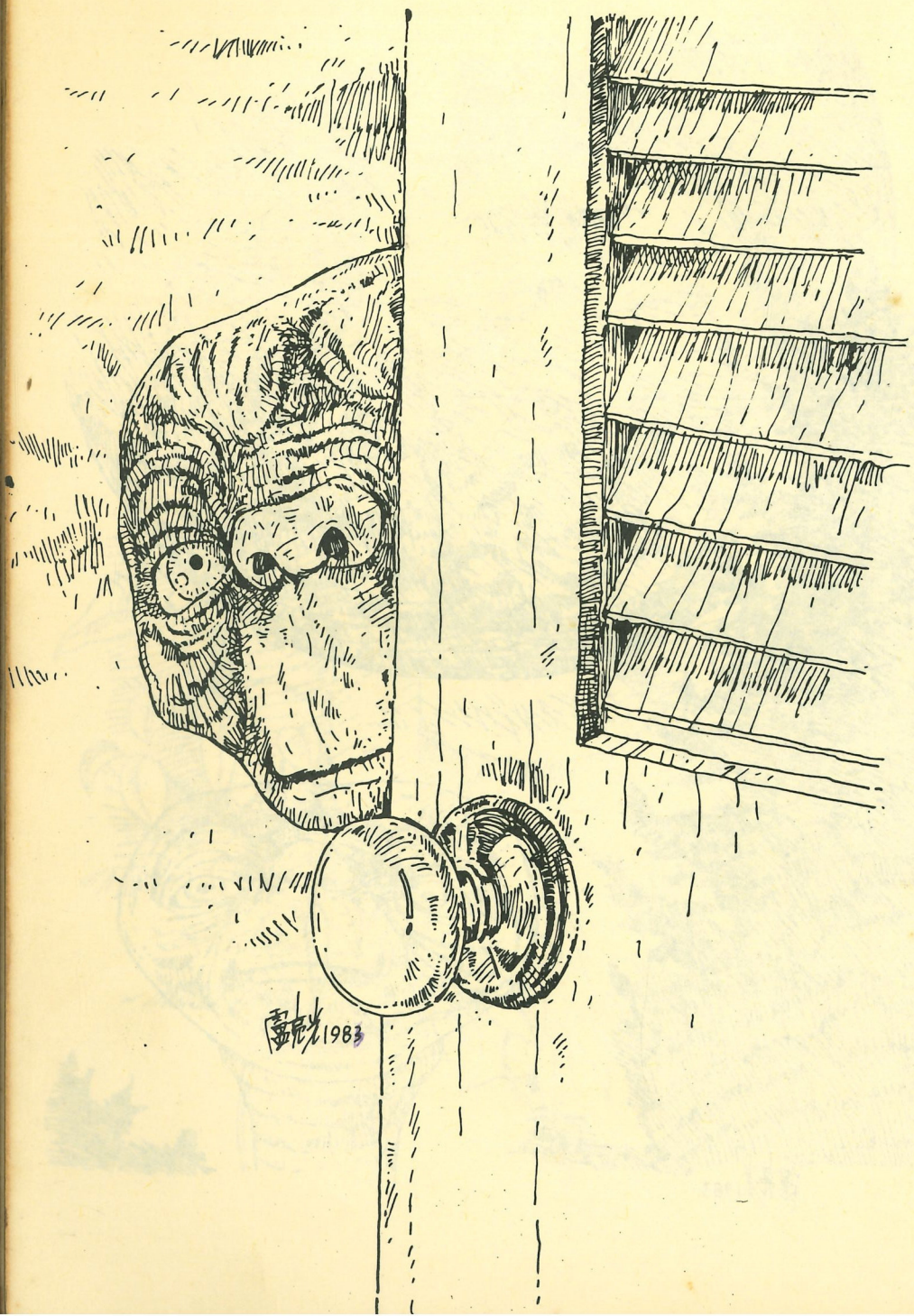
WILLIAM KOTZWINKLE原著 ● 本社編輯部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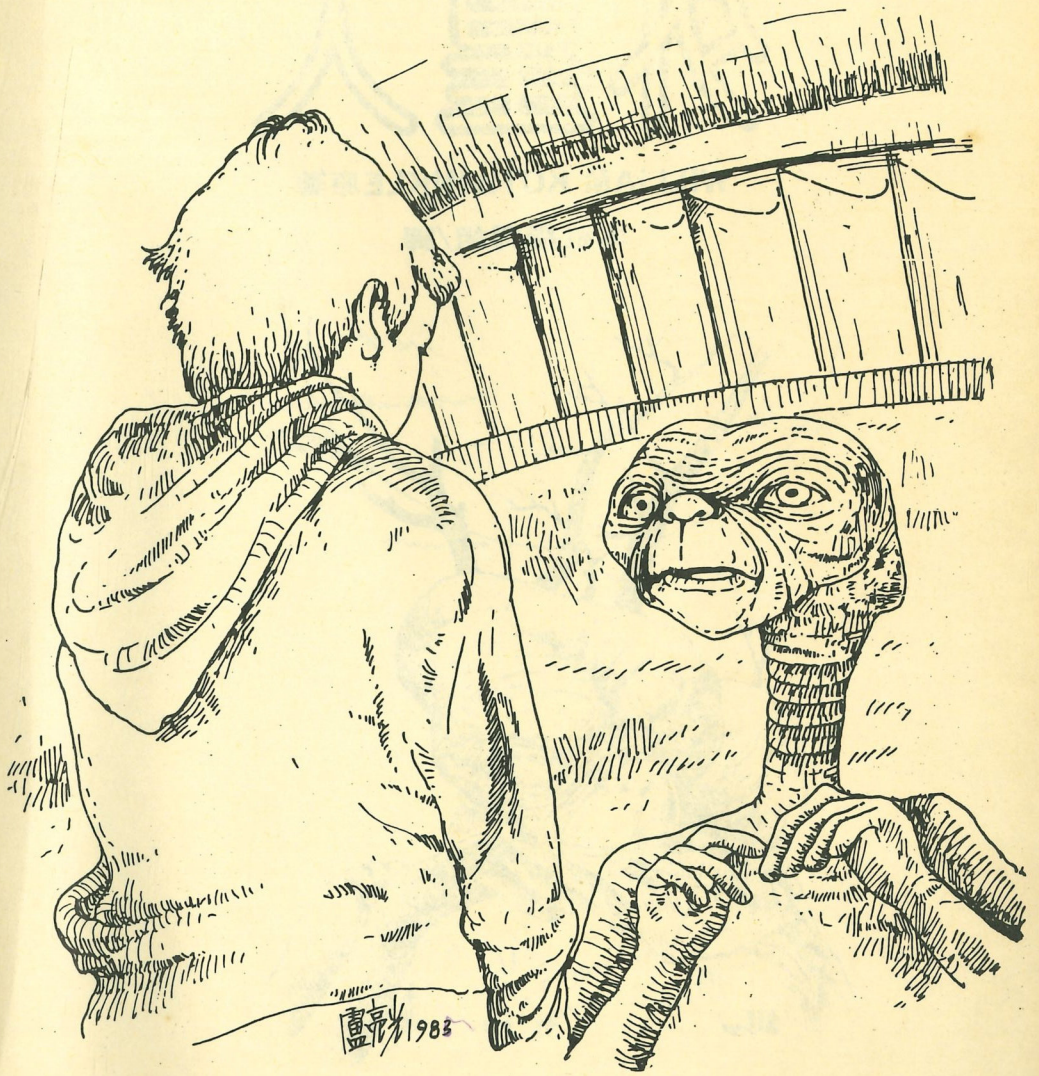
外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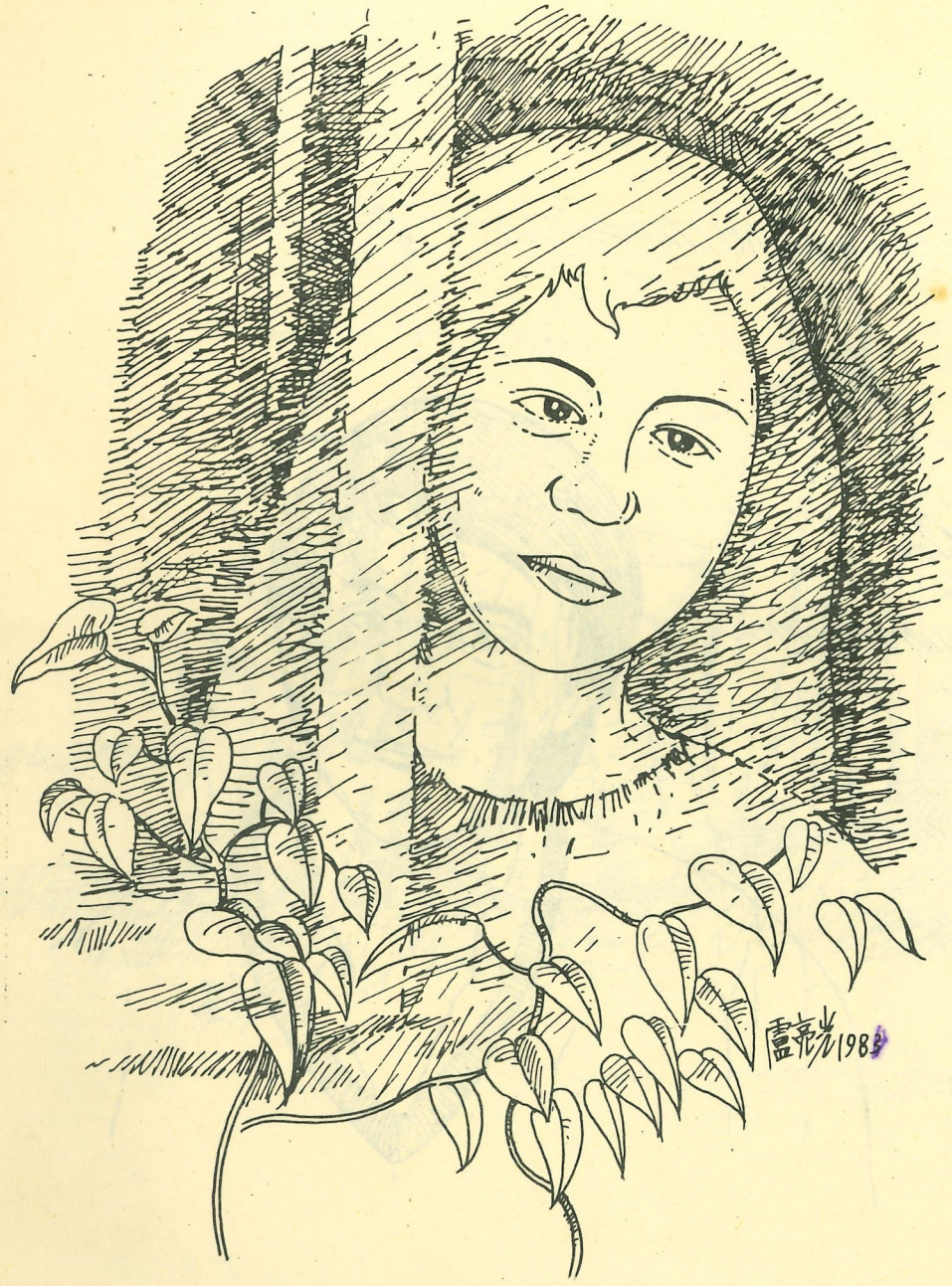
WILLIAM KOTWINKLE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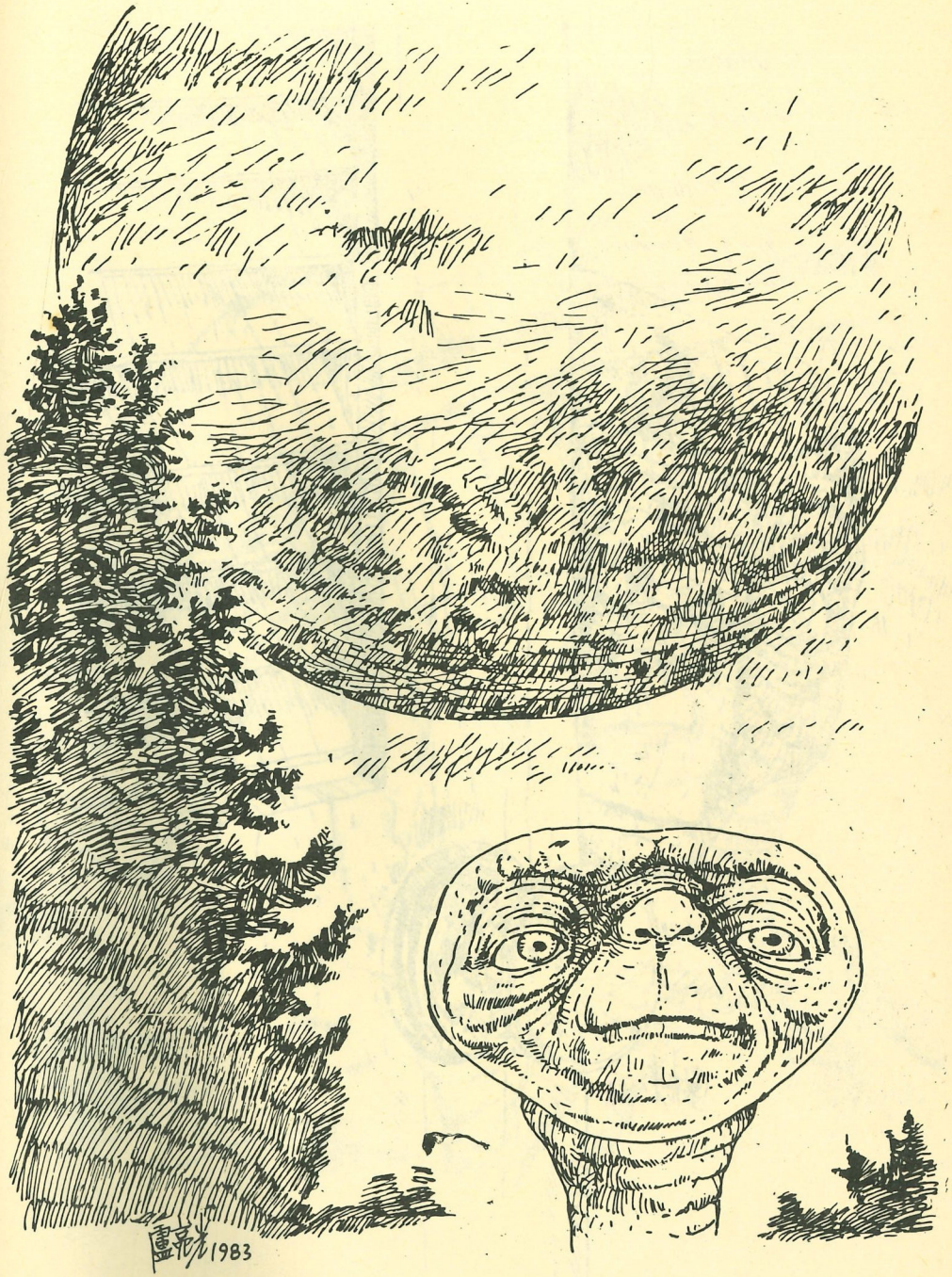
本社編譯組/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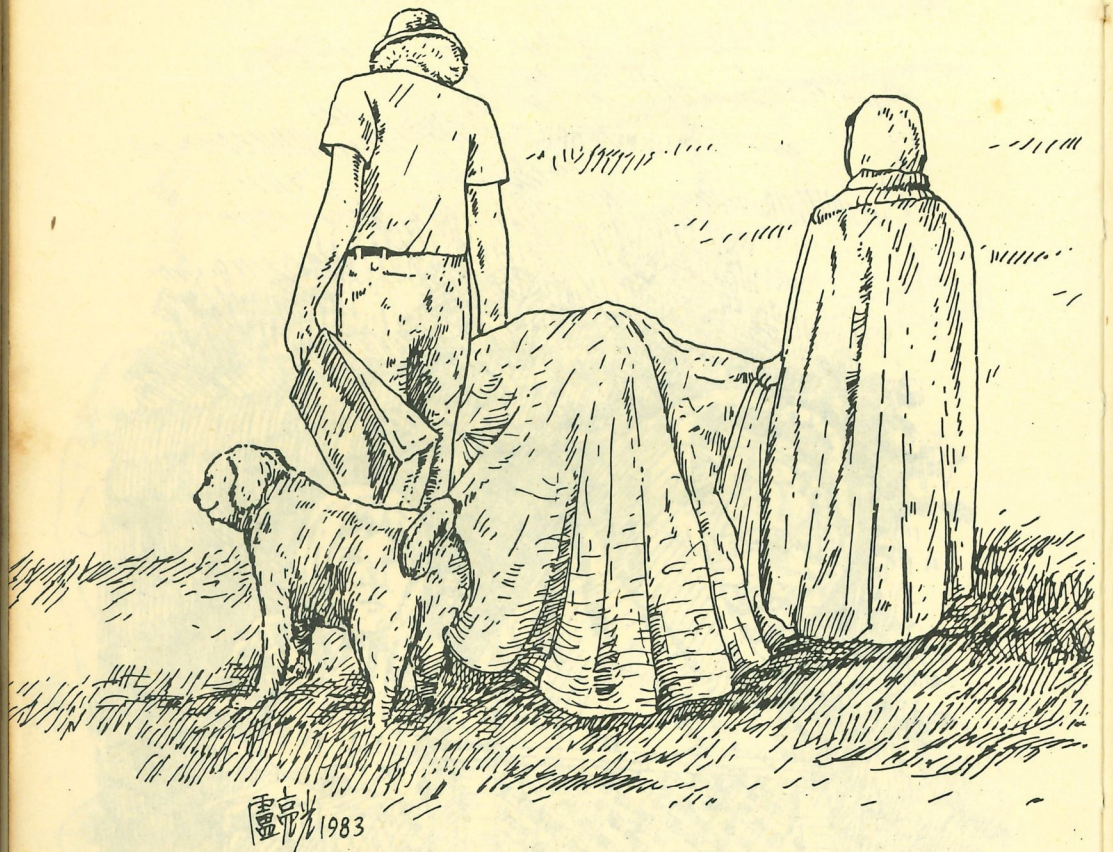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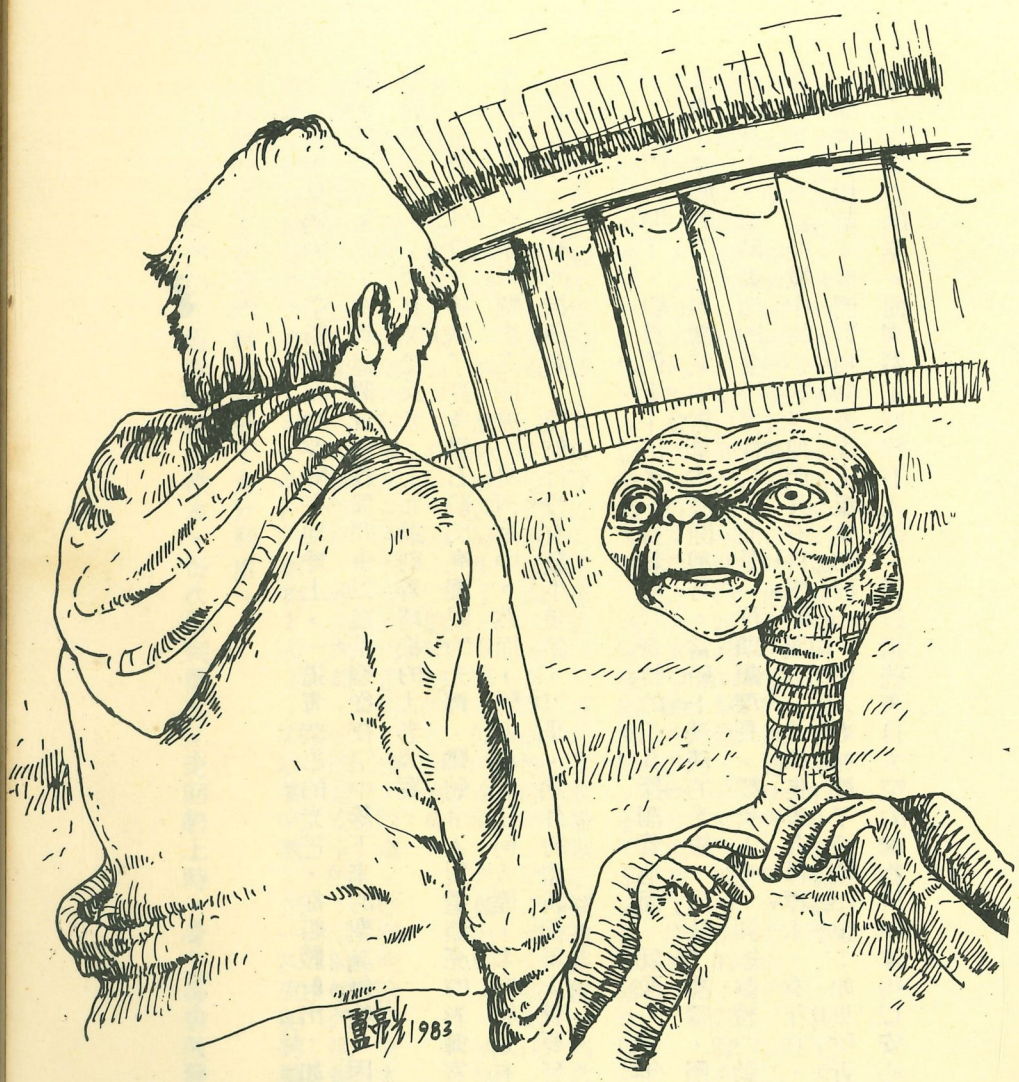

盧光 1983


盧光 1983


盧克光 1983


盧克光 1983


盧堯光 1983



體內有種種甜甜的感覺，那就是他愛這個孩子。

1

從未見過的太空船緩緩的浮降在地球上，一道青紫色的光芒，從船體射出；如果這時正好有人來到，看到這個景象剎那間會以爲是個從夜空中落下來的聖誕飾物。因爲太空船是圓扁的，而且閃爍反光；上面還刻着精細的古老圖案。

船體的外殼上佈滿了許多鑽石般閃亮耀眼的光輝，難勉令人對這漂亮的彩飾寄以好奇的眼光，它是否懸掛在遙遠的星河系中。然而，附近沒有任何人煙，太空船是有意降落該地的，領航的指揮者，使航行沒有發生差錯。可是，意外的錯誤卻馬上就要發生了……

艙門打開了，船員們走了出來，持着形狀奇特的工具探測着地面，就像一羣年老的侏儒在朦朧的月光與霧氣中對草木展開搜尋。當船上淡淡的光線，衝散了濃霧，照在他們的身上，這時顯出的並不是侏儒，而是一群頭顱深長，雙臂下垂，圓短軀體的動物；使人想起童話仙境中的小妖怪他們具有科學的頭腦，並採集着各種標本，有花卉、苔蘚、灌木和樹苗。他們對植物表現出溫柔和細心，使人更加深了這種印象—如果附近有地球人在觀看的話。而周圍正好沒有人跡，所以這些來自太空的植物科學家得以安心的工

作。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被嗚嗚低吟的貓頭鷹與鼓翼飛越的小蝙蝠嚇壞了；甚至遠處傳來的狗叫聲，都會使他們受到驚嚇。這時他們不安的加速呼吸，於是在他們身體的四周會有層層煙霧籠罩，那是來自他們的指間與趾端的氣體，是做爲掩護用的；就算在月光下有路過的行人，也不易察覺到這群來自古老太空的小妖怪在這裡工作着。

太空船是屬另外的情形。這種龐大的古老聖誕樹飾物，並不是常常降落地球的，而他們的出現是躲不過地球上軍事單位的雷達設施，或是其他掃瞄偵察的裝置，因爲他太大了，大的不是層層霧氣可以在他們飛掠森林或是降落地面時，將之完全隱藏住。所以，像熱鍋上的螞蟻，一場不測的遭遇發生了。有關單位的車輛、人員出動了，執務的專家沿路，用無線電互相通訊，向巨大的太空船緊密的包圍過來。

然而，這些小小的植物科學家並沒有受到眞正的干擾，因爲，他們明瞭還有太多的時間可以進行，在地球笨拙的車輛聲音，傳來之前，他們是安全的；以前他們也曾來過這裡，因爲地球的大森林，可以收採的植物太多了，要收集完整不是一次就能夠做到的，而時間總是在他們精密細分下充分利用。

小科學家們仍在繼續的採集標本，每次採到標本，走回船上時，身上都會散發着煙

霧，冉冉上升。他們走上船艙的階梯，進入艙中，朦朦的光線裡，一片充滿奇特而可愛的擺設，再經過科技中心的走廊，來到中央的植物園地，那是個巨大的溫室，也是太空船的特徵，有地球上的各式花草，種類繁多，有印度湖採集的蓮花、非洲地面的羊齒植物、西藏的漿果植物、美洲鄉村的黑草莓樹。事實上，幾乎已包涵了地球上應有盡有的植物，然而他們卻仍然繼續進行，因爲工作還未完成。

採集的植物在溫室中蓬勃的滋長，如果有個地球上的植物學家走進這座溫暖的花室，會發現有些植物是從未能看過，而只有在煤岩中的化石裡才可看到的。這時，他會看得目瞪口呆；那些是很久以前恐龍當做食物的植物，還有一些無法計算出年代的草木都竟然活生生的，如果他在看過之後昏了過去，自然會有當年巴比倫空中花園裡的藥草會讓他甦醒過來。

從扇葉似的屋頂上，滴落下來的水珠中，都含有營養素用來滋養生長在太空船中心的各種植物。這些收藏的植物標本，包含各種的品種，而且年代久遠，就像這些小小植物家一樣，在歲月中匆匆度過，而留在眼角上的縐紋就像化石一般，刻劃着歲月留下的深痕。

捧着一株當地的藥草，有一個植物學家進來了，藥草的葉子都枯萎的垂了下來。於

是他把它放進一盆液體中浸泡了一番，瞬間葉子挺立起來，根部也充滿生氣的波動着。這時，在盆子的上面，有一個花形雕飾的窗子，射出一道朦朧的光線，正好沐浴着這棵藥草植物，使它更能挺直的站立，而在它旁邊的竟是一株古老時代的小花。

這外星來的植物學家看了好一會兒，藥草長的沒問題了，才返身踱過溫室。在盛開的日本櫻花樹、垂下吊着的亞馬遜花、和一些普通的蔬菜下經過，他輕撫着幾株蔬菜，經過波動的走廊，向發光的艙口走了出去。

當他走在夜晚的林中，身上又發出煙霧來，環繞着四周，一路採集植物，一路煙霧籠罩着。對面迎着另一位手持防風草根的同伴，雖然彼此沒有接觸目光，但是胸部卻同時發出紅色的光芒，充滿於他們透明的皮膚裡，擦身而過之後，拿着防風草根的同伴回到船艙去，他空手的走下岩石山坡，心光暗淡了下來，身體四周立刻又籠上一層煙霧。走過高聳的草叢中，來到紅木林邊緣，在巨樹的互擁下，他顯的更爲矮。當他的身子轉向太空船時，心光又亮了起來，好像和太空船打信號，和這個他所坐過無數年的老船打招呼。在艙口和梯道上，幾個同伴的心光也不停的亮着，像是飛舞的螢火虫，此起彼落。他認爲離同伴不遠，而且在危險來臨之前，還有時間可以工作，於是就進入了紅木林中。

夜鷹和昆蟲在黑暗中互應着。他在林中，繼續前進，天生膨脹的肚子，掠過林中地面。看起來雖像是累贅，但事實上，這是一種巧妙的安排，會使他有穩定的重心；一雙大而有蹼的脚，支持着幾近下垂的腹部，還有一雙猿猴一樣的長臂，這樣的身體構造，地球人是不會容易接受的。也因此，這些年高的外星生物，成了人類眼中百萬年的怪物，他們無意和地球人交往，除了植物之外。由於長時間的對立，他們也觀察出地球人對他們的眞正企圖，是那美麗的太空船，而他們的軀體，只會被陳列在玻璃櫥窗中。

因此，這些外星人十分小心的行動着，尤其在黑暗安靜的森林中穿過，眼睛搜索着地面時，特別凸出，倒像巨大青蛙的眼睛。

他也知道青蛙在都市街道上很難有活存的機會。想想自己也不會有什麼例外。試想當鼻子長的好像被打扁的芽甘藍，而整個外表樣子像畸形多刺的大梨子一般，人類還能容得下你嗎？

他小心的用手撥開樹葉，搖擺的走着。讓那些長相比較順眼的太空訪客去做人類的引導吧！他只對這些小小的紅木樹苗有興趣，於是，一路前進注意搜索者。

在一棵紅木旁停了下來，小心的端詳檢視一番，然後掘了起來。他用怪異的音調喃喃的說出一些話，自然不是地球人所能懂的，而紅木似乎能瞭解，所以，當它的根部被

放在外星人滿佈皺紋的大掌上時，便得到了滋養。

轉過身來，一道微弱的光芒照射，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來自樹後山谷中郊區裡發出來的，他一直很感好奇。今晚是他最後在地球上工作了，因爲他的太空船要離開地球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地球上植物完成另一次的大變化時，才會再來，那是好幾百年的時間以後，所以他決定前去附近一窺究竟。

當他爬出紅木林，沿山側防火道的邊緣下去。只見山下村屋射出來黃色的灯光宛如一片灯海，令人着迷。穿過防火道，同樣的掠過矮樹林。他想，在返航的途中，可以有一段灯光處冒險的小故事，告訴同伴；那是一個畸形多刺的梨子在人類充滿光的路上探尋的趣事，想着想着，那皺紋密佈的眼中發出了快樂的微笑。

悄悄的他走下防火道，用他的長趾和蹼蹄脚走着，他的體型不適合於地球，他的一雙脚是爲適於在自己的星球上而設計的，在那兒，到處都是流體，走路好比划行一般，只是偶而在堅實的地面上行走。

山下人家屋內的燈光閃爍着，而他的心光也不停的發出反應的迴響，出現玫瑰似的紅色，他愛地球，特別是這兒的植物。也愛地球上的人類，每當他心光閃起時，他想接近人類，教導人類，把千萬年所累積下來的智慧傳授給他們。

月光照映着他曳行的影子，頭像是個大茄子，支撐在一根長莖上，耳朵藏在後腦的摺縫裡，像是剛發的豌豆芽。如此的樣子，如果出現在人類政府的走道上，只會招來哄堂大笑。若是人們嘲笑他那大梨似的外形，那麼累積的宇宙智慧又有何用？

想想，還是散發一身煙霧，在月光下繼續前進。然而，腦中卻已經接收到船上發來的警告信號，可是他確信，時間還稱早了一些，這是給他那些雙脚笨拙的同伴們有充裕的時間來收拾用的。不理會之餘，他繼續加速他有蹼的怪脚前進。

以地球的標準來說，他的動作是緩慢的，一個地球的孩子有可以比他快三倍的行動。記得有個夜晚，有一孩子騎脚踏車幾乎要撞上他了，好在他一時的躲過。今晚不會再發生了。

停下脚步來，他傾聽着，船上的警告信號又不斷的傳過來，他的心光砰砰的驚悸着，他明白這是警告的密碼，召喚船員返船，他深信時間還是足夠的，仍是蹣跚的跨着步子，四肢在樹葉中划着走向小鎮。雖已年老，但速度卻比那些長着鴨掌似的植物科學家來的快。

凸出像圓球似的大眼睛，滾動着掃視着眼前的村鎮、天空、樹木、地面。四處無人，只有自己，想探一探地球上的究竟，然後再向地球人道別，坐上心愛的太空船遠離這

裡。

突然出現一道光，緊接着另一道光，是來自防火道上的，不知何時這光線向他射了過來，同時，他的心跳加速了，心光陷入了恐懼和緊急的情況，傳來的訊息爲：所有的船員立即回艙、危險、危險、危險……。

他步伐不穩的退了幾步，光線來的比脚踏車還快，聲音也大，更具有侵略性。於是冷不防的他跌倒了，強烈的地球光，冷酷和光亮，教人睜不開眼睛；他又跌倒了，跌入了防火道的灌木林中，光線切斷了他和太空船，也阻止了他的通路，眼見太空船正在昇火待發了……，危險、危險……。

小紅木苗掉落在路上，他伸出長指頭，想撿回來，但強光的照射與引擎的怒吼，他又跌倒了，眼看那株小苗被車輾過，景象沒有比這更悽慘了，它的知覺依舊在向他哭叫求救。

撿起一根斷枝，把自己的心光遮蓋起來。防火道上出現更多的燈光，原本空曠的路上，現在却有着車子的引擎聲，人的聲音，叫嚷與憤怒，分明是在捕捉着什麼。

他在樹叢中掙扎着，當森冷的光線在搜索他時，他機靈的用手掩住心光。當光線掃過他時，只怕七大銀河系所有星星的智慧也無法幫他的忙。他的一雙鴨脚，此刻更顯得

沒多大用處了。他感到人類的脚步迅速的移動着，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現在才知道自己想親近地球人是一件多傻的事啊！

人類急促的脚步如雷響般，森冷的亮光在搜索着草叢，一遍又一遍。他們口中發出怪異的聲音，其中一個人，腰際繫着類似牙齒的東西，邊緣有缺刻，或許是從其他不幸的太空生物的口中拔出來的。

時間，時間，時間，太空船呼叫着，要最後一個離隊的船員歸隊。

躲過光線，他衝了過來，來到防火道邊。

車輛和駕駛人員都散開來搜尋着。他發散着煙霧，在月光下滑過路面，人類引擎所發出的廢氣，爲他增加了一層保護作用，於是他順利的滑過路面，溜入了一個低谷。

搜索的光線，突然亮起，似乎察覺到他的偷溜，在岩石之間的谷地上，地球人跨過谷地，他縮躲在岩石後面。當他的眼睛向上翻着，又見那被繫在身上的牙齒，像是在對他撕牙裂嘴似的。

在岩縫裡，他蹲了下來，煙霧瀰漫在他的身旁，與谷底飄浮的霧氣相仿，尤其是晚間，霧深露重的時候，我就是一片雲霧。別再用燈光照射我吧！在濃霧後，躲着的是個長得長長的脖子，兩脚有蹼有趾，而足趾就像紫色的癩蛤幙的草根一般。你們不會瞭解

，我到你們的星球上來只是爲了在你們摧毀你們的植物之前，把它們都挽救過來。

又有一些人從他的頭上跳過，很激昂的大叫着，似乎很樂於如此全副武裝的追逐遊戲。

在最後一個人通過進入森林之後，他爬了起來，跟隨進入，這個地方他相當的熟悉，原來他們就是採集於此的。他轉動的眼睛，找尋那條他和他的同伴用來運送植物的小徑。

魯莽討厭的光線不停的照着四方，從各個角度透過黑暗。地球人亂了陣脚，於是他走回太空船。

他越接近同伴，心光更加亮了，力量也加大了。他的同伴都用心光呼叫他，還有數種採集的植物，也喊着危險，危險，危險，危險。

在燈光下他衝着走着，沿着林中唯一的一條路，脚上的長趾可以感到每一叢樹葉的碰觸，每一片蛛網，他可以體會出它們的信息，使他能加速通過樹林，它們喊着這裡走，這裡走。

走着走着，指頭觸摸着柔軟的地面，長脚滑曳着，搖晃着，收到來自樹木的信號。他的心光也發亮的回答着那些在焦急等待他的同伴。

超過人類的光芒，它的光線佈滿樹叢中，那些爲他開路的草木，却伸出樹枝來阻止追逐他的人類。有一株矮根輕輕立起，阻止了那個帶牙齒的人，還有別的根纏住了他的隨從，使他們絆倒，他們用話語大聲罵着，而那些植物卻在催促他，快跑快跑……。

外星人跑着，跑出森林，來到空地。

那個巨大的來自銀河的聖誕飾物正等着他，他蹣跚的走過去，朝着那美麗的光群體，它奇特的力量集中起來，發出超級的輻射光來，照亮四周，他推開草叢，好讓太空船看見他，用他的心光聯絡着，然而那不聽使喚的脚卻被野草困住了。

留下來，它們說，留下來和我們在一起。

他用力拉着，向前進，向太空船發光的地方前進，輻射光線透過草叢，照亮了他身邊的草叢，發出耀眼的彩虹來，他看見艙口依舊開着，一個同伴正站在那兒，心光閃閃，正呼叫着他，極力的找尋着。

來了，我來了……。

他在草中費力的前進，但是垂地的肚子卻增加了他的阻力，拖延了他的前進。歸隊的意志在他心中急湧，身上的每根骨頭都在掙扎。

終於，艙門關了，花樣的跳板向內折起。

他從草中跳了出來，揮着那長長指頭的手，太空船升空了，船上已經看不到他了。發出強大的推進力，冉冉升起，炫目的光芒使地面上的一切都看的一清二楚。太空船在空中盤旋一會便飛了，飛過樹稍，朝向夜空飛去，消失了。

他站在草地上，心光恐懼的閃着光芒。

孤零零的一個他，離家竟有三百萬光年之遠。

2

瑪莉坐在臥室裡，抬起兩條腿，一面讀報，一面聽着兩個兒子和他們的朋友在樓下厨房玩名叫地牢與恐龍的遊戲，並發出聲音。

「你已經到了森林邊了，但是你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我只好去請流浪怪物過來。」

流浪怪物，瑪莉心裡想着，繼續看着報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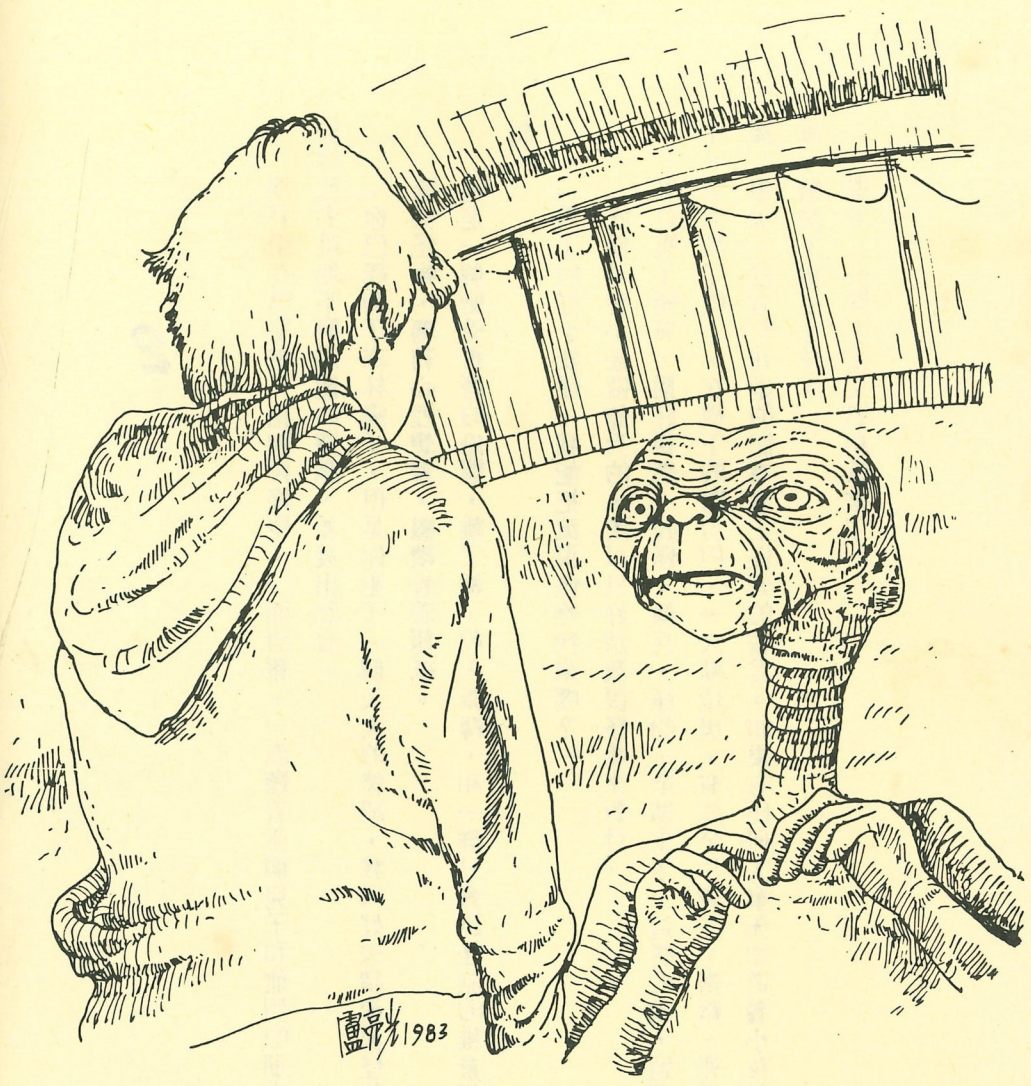
她是一個飽受折磨的母親，離了婚，收入微薄，和一群只會說怪話的稚童們住在一起。

「爲了討好小妖怪，我能把流浪怪物找來嗎？」

「妖怪是替小偷做傭兵的，所以只好請流浪怪物來對付。」

瑪莉嘆了嘆氣，摺好報紙。妖怪、傭兵、怪物，全都來了，這些名堂，她眞是受夠了。每天到了晚上，在樓下的厨房內，一大堆垃圾，有洋芋片袋子、書籍、報紙、計算機、書本，還有記在她的記事本上怪異的誓言。如果有任何人事先知道養小孩是這麼回事，她決不會生小孩。

樓下，一群小鬼又唱起歌來了：



體內有種種甜甜的感覺，那就是他愛這個孩子。

「姑娘才十二歲，哥兒來問詳。

十五顆紅中外加一瓶酒……。」

多可愛的兒歌，瑪莉想着想，說不定有一天夜裡她的孩子會抓了一把紅中、白板的回家，天知道下一次會帶什麼回家？也許是個怪物什麼的！

「史提夫是牢頭，他有最高的權力。」

最高的權力，瑪莉伸展了酸痛的腿，揉着脚趾頭。身爲一家之主，她才應該有最高的權力，但是就連叫他們把碗盤擦乾淨的本事都沒有。

我覺得自己才是大怪物。

她也不知道怪物是什麼樣子，只是覺得自己就像是個老怪物。

樓下玩遊戲的低語聲，繼續不斷，就在他的臥室底下。

「流浪怪物是什麼？」

「是人類。」牢頭說着。

「嚇，最糟糕的一種，看看他們的本質，無疑的妄想自大狂、偏執狂、竊盜狂、精神病。」

瑪莉自言自語的說着，我就像個精神病，每天工作八個小時，養出了一批當牢頭的

孩子，就是爲了這個嗎？

也許還不算那麼糟，如果我自己也能活得像他們一樣無牽無掛就好了，也會有不少令人意外的追求者打電話來。

她細想了一遍追求她的人名單，心裡又覺得老大不自在。

「好了！現在我在這些怪物面前，向他們射出我的箭，讓他們來追我，我的箭是……。」

聽着么兒伊利稚嫩的嘶喊聲，瑪莉心想，這是我的孩子，用箭射人。她感到自己像是被箭射中甲狀腺的人，四肢無力，跌落古老住所的洞穴裡。天啊！用什麼方法來提神呢？她需要更多的幫助。

「我逃跑下去，他們在後面追來了，如果他們要追到我，我就跑進我那可以移動的洞中……；把他們氣個正着。」

可以移動的洞？

瑪莉傾躺探出身子想聽個清楚什麼？却聽不清楚。

「我爬進地洞，把蓋子蓋上，立刻消失在空氣中了。」孩子的聲音說着。

瑪莉心想，要是眞有個洞，每天下午四點半可以躲進去，遠離一切瑣碎，多好！

「伊利，你只能躲在洞中從一數到一千下。」

她又想着，我在辦公室中只要躲十分鐘，還有經過交通擁擠的街道回到家中後能在躲個十分鐘，這就夠了。

想着想着，她放下了腿，下定決心來面對她晚餐之前的時間，沒有任何煩燥的表情然而甜蜜的愛情生活在那兒？在她的繁忙的生活中，還會有令她快活的男士出現嗎？

◇　◇　◇

外星人走在防火道上，這時，這條路現在已經完全安靜下來了。追尋他的地球人不見了，但是這種寧靜的氣氛下，他是沒有太多的能耐的，地心引力吸引着他，使他吃不消，地面的阻力使他的骨頭扭曲了。再不久，他的肌肉會慢慢鬆弛，肚子也會膨脹，若是臥死在溝壑中而被人類發現，難道這就是一個來自銀河系的植物科學家的下場。

沿着防火道斜下去，他沿着路走向山下有燈光的地方。他咒罵那些吸引他的燈光，使他沒能和同伴一起回去他的家園。然而這燈光，現在更是吸引他了。爲什麼它會如此的吸引他？爲何他覺得趾癢難耐，心光亂跳，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繼續往前走下去會有任何幫助嗎？

防火道的終點是灌木矮林，他輕聲的穿過去，頭低低的，也用手遮住心光，避免引起人類發現。心光急速的跳動着，他憤怒的自言自語咒罵着「心光啊！你眞是只配做爲一輛脚踏車的尾燈。」

順間出現在面前的是人類奇特的房子，被地心引力固定住了，不像那些可愛飄浮的路……。

想起自己在遠方的家，這種心境只會是痛苦的，落寞的。

人們屋內的燈光愈來愈亮，使他有着無形的壓迫力。在草叢中跌跌爬爬的，走過沙石的小徑，來到岩崖邊；看準了通往房子的彎曲小路，他揚起脚趾走了過去。

正前方有一道竹籬笆擋個正着，他爬了過去。長長的手指和脚趾正好用上，可抓住障礙物前進。

像藤葛般的爬過籬笆，從另一邊落了下來，肚子翻了過來，四脚也朝天，疼痛的使他發出了呻吟，像冬瓜一樣滾到地面草地上的。

到這兒來幹嘛？我一定是瘋了……。

翻滾之後，動也不動的躺在草坪上。地球人的房子就在眼前了，屋內的燈光和陰影在他的眼中呈現着，一切害怕與緊張籠罩着整個心。心光爲何指引他到這兒來？而地球

人的屋子竟是這般醜怪和恐怖。

院子像是有東西在對他發出輕柔的信號。

他轉過身子，看見了菜園。

綠色的生菜，葉子和葉莖羞怯怯的對他表示友善，他飲泣的爬向它們，輕擁一棵朝鮮薊。

躲在菜園中，植物們與他商量好一陣，它們建議他去靠近厨房，或對窗子窺視。

他對植物表示，自己惹上這些麻煩，就是因爲自己對房子太好奇了，所以不能再犯錯了。

朝鮮薊堅持着，輕輕的吐嚷着，於是外星人順從的爬下來，眼神充滿害怕，眼珠不斷的轉動着。

厨房的燈光照射出來，很像太空中的黑洞一般。當他陷入這莫名古怪的宇宙最外圈的環境中時，他感到四肢昏眩。抬起頭來，一眼瞧見掛在屋頂上的一個塑膠風信雞，上面用來平衡的是一隻老鼠和鴨子。

厨房中有張桌子，旁邊有五個地球人，像是正在舉行集會。手上有着小木偶，繞着桌子又嚷又叫，他們揮舞着紙張，每個人都不教其他的人看見自己手中的紙頭寫些什麼。

一次嘩嘩啦啦的擲出強勁的小方塊體，然後大家都看着這六面骰子而停下來。他們又叫着，又看着自己手上的牌，移動小玩偶，嘴中在夜間發出奇特的聲音。

「我希望在洞上你會窒息。」

「聽聽看：瘋癲子，思想怪異……。」

「再唸下來，還有呢？」

「這些寂病會造成視覺和聽覺的損傷，還會感覺到一些不存在的東西。」

黑暗中，他從窗子爬下來。

地球眞有說不出的奇怪。

如果他能學會這種儀式，投擲這個六面的小方塊，會被他們所接受嗎？

一種稀奇複雜的振動頻率從屋中傳向他，密碼和信號來來往往的。他有千萬年以上那麼老了，也去過很多的方向，但却還沒有遇到如此複雜的事呢！

在激動之餘，爬回草園，好教頭腦休息一會。以前他也曾偷看過人們的窗子，但從未如此接近過，更未這麼接近的參與人們奇特的思想方式。

旁邊的小黃瓜說，他們只是小孩子罷了。

這古老的植物學專家，不禁發出一陣輕嘆。如果他聽到的只是小孩子們的思想波，

那麼成人的又是怎麼樣呢？在他眼前的會是怎樣難以探研的錯綜與複雜呢？

他一下癱倒在一棵包心菜旁邊，頭垂了下來。

我是完了，明早就讓他們來把我帶走或整死吧！

◇　◇　◇

瑪莉淋浴之後，想使自己輕鬆下來，她用毛巾裹着頭，脚踏着浴墊，一看浴墊都已被家中那隻名叫哈威的狗兒咬成碎片狀了。

她擦乾了身子，破碎片夾在她的脚趾縫中。穿上一件人造絲的袍子，轉着面對鏡子。細細的瞧了瞧自己，看看今晚是不是又增加了新的皺紋？臉皮是否更鬆弛了？這些可怕的改變使她更加沮喪了。

情況應該不算嚴重，一個人不該成天提心吊膽的，但是天曉得，那些孩子們會在什麼時候闖下大禍來，打架，吸毒，令人受不了的音樂嘈聲—促成她身體和精神的衰退；她在臉上抹着昂貴的滋養霜，祈求上蒼賜給她平安和寧靜。

後面走廊縛着的哈威拼命的吵叫着，打破了她這片安靜的享受。

「哈威！」瑪莉從浴室的窗子向着院子喊着「別再叫！」

哈威看見暗處有任何東西移動，都會瘋狂的叫起來，這使得她意識到鄰居有不少不

艮份子，如果它叫的是那些不艮份子，或許還稱的上是個好狗。

然而，哈威只學會亂叫，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不管是送餅的車子，或是飛機飛過，牠都叫個不停。她懷疑牠是隻幻覺錯誤的狗。

更別提牠亂叫浴墊了。

「哈威！住嘴，拜託你別再亂吼好嗎？」她拉開窗子大聲吼。

迅速的又拉上窗子，離開浴室。

門前的走廊亂七八糟的，她只有逆來順受了。

她打開伊利的房門。

屋裡擠了一些琳瑯滿目的破爛物，直像個垃圾場。典型的男孩子房間，這時她的確眞想有個洞，可以立刻躲進去。

她開始整理起來。

該扔的扔掉，還要得分類整理好，把太空船丟到天花板上去，把籃球踢進衣櫥中。她不瞭解他是否偷過一些見不得人的東西，或是做過不該做的事，有時她會懷疑伊利是這樣的，由於他沒有父親，又不快樂，只要一有空便玩流浪怪物

或許這不過是成長的一個過程。

「伊利」她喊着她的小怪物。

當然是沒有回音。

「伊利！」她尖聲高叫着，這樣子只會使她血壓更高，嘴角有更深的皺紋。

樓梯上傳來伊利的脚步聲，喀喀的慢條斯理的上來。一下子碰開了門，疑惑的看着她理乾淨房間。

「伊利，你看這房間是不是好多了？」

「不錯，不過我什麼東西都找不到了。」

「床舖要整理，書桌要收拾乾淨，衣服要擺好，髒碟子要拿走……。」

「好啦！好啦！」

「成熟的孩子，應該住的房間該是這個樣子才是。」

「爲什麼？」

「這樣我們才不會覺得是住在垃圾筒中，是嗎？」

「是啊！」

「那是你父親的來信嗎？」瑪莉指着一封在桌上筆跡再也熟悉不過的信。

「他說什麼？」

「沒什麼。」

「喔。」她用若無其事的語氣答着，並換了一個話題。

「你這裡要重新漆一下嗎？已經太不像話了。」

「當然。」

「什麼顏色。」

「黑色。」

「好一個健康的顏色。」她強調的說着。

「我喜歡黑色。那是我喜愛的顏色。」

「你又瞇眼睛了，是不是眼鏡又弄丟了？」

「沒有。」

「媽！」樓下牢頭從下面喊道「有你的歌。」

她把頭往門外探了探「眞的嗎？」

「媽，是你的歌。」伊利說「來聽吧！」

她隱約的聽見從厨房傳來的歌聲。隨着節拍，她走下樓去。伊利在前面走着。「你父親說要來看你們嗎？」

「感恩節。」

「感恩節？他明知感恩節是我的。」但他什麼時候說話算數？

她想到他的臉浮現在她眼前，月光照着他的厚臉皮，她不禁嘆息，啊……，好吧！

……

她可以去一家中國餐館吃一頓感恩節晚餐，要一隻滿是味精味的大雞。

伊利從她身邊溜過去。哈威又開始叫起來，因爲有一輛車子過來了。

◇　◇　◇

外星人立刻爬進菜園中，躺在菜園中，用一些葉子遮蓋他突出的身體。

一棵蕃茄說，沒什麼好怕的，只是送比薩餅的車子。

車子停在屋外，門開了，他看見一個地球人出來。

一棵青豆說，那是伊利，他住在這兒。

外星人他從葉縫看過去，那地球人沒比他高出多少，不過地球人的腿是長多了，肚子也不像有些較高等的動物那般優雅。至少他還沒有害怕到沒注意到這點。

那男孩走下車道，一會兒就不見了。

蕃茄說，他到另一邊去了，他回來時，你可以仔細的看個夠。

但是我擔心那隻狗。

蕃茄說，狗被綁住了，因爲瑪莉憤怒牠咬壞了鞋子。

外星人走出菜園，繞過屋子。然而，運送比薩餅的車子，開走前，車燈突然照遍院子，使他吃了一驚。很快的，他跳向籬笆，開始爬回去。很不巧的脚上的長趾却卡在門栓中，不得上下。

送貨的地球人走近了，正向他這邊走來。

外星人很快的遮住心光，從門上落到地面上，掉入工具棚中。縮起身體蹲了下來，身邊散發出害怕的霧氣。

棚中有許多工具，他隨便抓住了一個耙子來保衞自己，以防備萬一有人攻擊他。這兒的工具類似於他太空船上的，畢竟學園藝的，他抓住耙柄，準備迎戰攻擊他的人，一個被逼到死角的外星植物科學家也是不可忽視的。

一株小藤說。別扎傷自己的脚。

他打起精神來，樹上有個果子被伊利摘下時，他感到一陣精神波動來自花園的一株果樹。

不一會兒，橘子被扔進工具棚中，正好打中他的胸部。

他往後倒地，像一個老叟般的跌坐在地上，橘子在棚中滾跳着。

太不像話了，像他這樣的一個植物學家，竟被一個菓子擊中。

他生氣的擲起橘子，揮着長手，把它扔了回去。

伊利叫了一聲便跑進房內。

「救命，媽，救命。」

瑪莉全身發軟，她到底要承受多少加速老化的事件？

「外面那兒有怪東西。」伊利大叫，衝進厨房，把門砰的一關，鎖住了。

瑪莉感到軟弱不堪，巴不得有個地洞，好讓全部的人都躲了進去，現在該怎麼辦呢？離婚法庭中並未提到這件事。

「在工具棚中，他向我扔了一個橘子。」伊利氣急了結巴的說着。

「喔！——」地牢主人泰勒嘲笑的說「聽起來好像很危險。」

孩子們不玩遊戲了，站起來朝門口走去，但瑪莉擋在前面。「別去，你們都給我待在這裡。」

「爲什麼？」

「因爲我要你們待在這裡。」她挺起胸來，勇敢的仰頭，拿起手電筒。如果眞的是

色魔，她要像母雞一樣保護小雞，拿自己做餌。

只希望對方仍是個可愛的色魔。

「媽！你待在這兒。」她的大兒子邁可說。「我們去看看。」

「年紀輕輕，別目無尊長。」

另一個地牢怪物瑞格拿着一把菜刀，隨在一旁。

「放下，」瑪莉說。她瞪了他一眼。他們從她身邊過去，把門打開，衝到院子中。

她跟在伊利後面說：「你到底看見什麼？」

「在那裡。」他指着工具棚。

她用手電筒往裡面照。花盆、鋤頭、鏟子。「什麼也沒有。」

邁可從草地傳過聲來，「門開了。」

「看看這些脚印！」地牢主人在門邊說着。

外星人不懂他們的喊叫聲，但却可以在藏身處的山坡把他們都看的清清楚楚。有五個地球孩子，和……。

跟他們在一起的美麗的生物是什麼？

心光又開始閃閃發亮，他立刻用手遮住。

他更接近了一些，想仔細的看清楚這個陪伴孩子們的高挑、潔淨，像細柳般的生物。

她沒有像打扁的芽甘藍似的鼻子，更沒有像馬鈴薯般的身體，可是……。

他更靠近了一些了。

「好了，沒事了。回屋裡去吧！瑞格，把刀子給我。」

她說的話他一點也不懂，但是却可意識到她是孩子們的媽媽。

他們的爸爸又是誰？是高大而強壯嗎？

旁邊的青豆說，幾年前，她便把他趕出去了。

「比薩餅來了，」瑞格從地上撿起來說「被伊利踩爛了。」

「比薩餅？誰讓你們訂比薩餅的？」瑪莉經過走廊下，外星人把逃走的念頭丟到腦後了，藏在黑處，目不轉睛的看着她。

心光又亮了，不停的閃爍，他對自己這奇怪的器官說「傻瓜，你只是那個比薩餅的車輪罷了。」

瑪莉將孩子們都趕回屋內，鬆了一口氣。受了驚嚇的伊利，對母親的無奈，皺了皺眉，委屈的說

「媽，我發誓那兒一定有東西。」

泰勒諷刺的說「伊利，是灌洗的袋子嗎？」

「喔！」瑪莉開口了，「在我們家不許說這種髒話。」這些個孩子知道的太多了，什麼事都是逮着機會就說出來。要想放任不管是不可能的，「好了，大家該回去了。」

「我們還沒有吃比薩餅呢！」

「上面有個脚印，不準吃了」她當然不是不準他吃，而是想恢復安靜的氣氛。然而，孩子們却不理她，吃起踩過的比薩餅來。她拖着疲累的身子朝樓梯走去，好像自己是剛被踩過似的。直想躺了下來，眼皮上放置着藥草墊子，開始數着蜥蜴。

在樓梯頂她大聲說「吃過比薩餅，大家都得回去。」

地牢裡又發出聲音來了。

以前的日子，孩子一過九歲就要送到煤礦坑工作，她想那種日子已經不再有了。

蹣跚的走進臥室，整個人癱在床上。

把藥草的墊子放在眼皮上，茫然的瞪着天花板。

直覺上似乎有人在瞪着她。

她知道，一切都只是錯覺。

如果哈威再如此狂叫不停的話，我要把它放在公路旁，嘴裡再塞張字條。

深呼吸後，舒服多了，她開始數她的壁虎，每隻似乎都和善的向她爬過來。

牢頭和怪物的遊戲移了陣地，在遊戲間進行。每個孩子都在玩耍，除了伊利之外，他回到房間，光着指頭睡了，也做一些奇怪的惡夢。

……太空，他跑了過去，但是前面卻一直有無數道門，過了一道，又來一道，沒法子走完。

屋內不只是伊利情緒不定，哈威也是如此。牠咬斷了皮帶，偷偷的走入伊利房內，扒在地面睡着。可是又不能安下心來，牠看看熟睡的伊利，又看看伊利的鞋子，牠也不喜歡在晚上發狂的叫着，但是這次不一樣，有個怪物進到院子來，令牠感到不安與害怕，牠不知道那是什麼。

牠無聊的清理自己的尾巴，用舌頭咬着跳蚤，突然，又聽到一陣怪異的聲音。

伊利也被聲音驚醒，從床上起來。

哈威對外面咆哮着，毛都豎了起來，眼睛害怕的找尋着。牠隨着伊利走出臥室房門，走下樓，穿過屋廊，來到後面的園子。

◇　◇　◇

就在剛才，那老太空來的植物學家曾在山坡上睡了一會兒，然後又起來，走回屋子。

窗子全是暗的。他找到門栓，用脚趾正確的方法壓下，走進去，像地球人一般進出。但是月光下映照着他笨重的影子，告訴他，他和他們相去甚遠。地球人的肚子不像他這般下垂，幾乎觸及地面。地球人像豆子一般，把肚子串成一串，吊起來，放在骨骼和肌肉之間。

他想了好久之後，就一搖一擺的進了院子，和蔬菜們做了一次商討。就在此時，他的大脚無意間踩中了一個隱藏在黑暗處的鐵質工具，而工具的木柄正好打中了他的腦門上。

他大叫一聲後，倒落在地上，又迅速爬起，然後衝到附近的一小塊玉米田中。不到一下，後門就開了，是伊利跑了出來，還有膽小的哈威。

伊利走到院子裡，用手電筒亮着照着，照到工具棚內。

森冷的光照着工具，哈威卻突然的跳了起來，把都是灰土的袋子咬破了，或許這樣牠會比較好過，但是却咬的滿嘴的泥塊。牠像是中邪似的跳着、嗥着、咬着日光照射的陰影。

外星人就蹲在不遠的玉米田中，抓住一棵黃瓜準備防禦敵人。他害怕、緊張的發抖、不安。

伊利撥開玉米莖，探頭看看，不高也不低，尖叫着，跌倒在地上。

外星人退後了幾步，想跨出玉米田，急急的走向門口，大脚在地上拍動着。

「不要走。」

伊利的聲音透着和善與溫柔，像一些年輕的植物，老植物學家轉過身來，面向着伊利。

他們的目光接觸了。

哈威在四周跑着、吠着，青苔從口中噴出來。

太空老科學家想着，好奇怪的食物，但也沒再進一步調查。哈威在月光下張牙舞爪的。伊利扭住狗的頸圈，又對外星人喊道「不要走。」

但是這個古老的人已經離去了，朝着門外，消失在夜的黑暗處。

瑪莉醒來了，眼墊子仍在眼上，她感到房子有點傾斜。起身穿上一件家居便服，往陰暗的走廊走去。

遊戲間傳來聲音，是孩子們玩耍的聲音。她常懷疑他們在那兒玩些什麼，似乎那張貼在牆上半裸的太空公主海報是他們最主要的興趣。

禁不住她嘆了一口氣，走近遊戲間，她聽到泰勒的聲音，還有史提夫和瑞格的叫聲

這些孩子，在剛剛她就要他們回家，他們竟然不理會她的命令。而且甚至會徹夜不歸，玩個通宵，然後明早睡眼惺忪的面對他們的母親，像是在妓院睡過覺似的。

她幾乎受不了這些了。

緊緊握住外衣，準備衝進遊戲間，當她走近房間時，門是半掩着，裡面閃着紅燈，那是他們自製的家庭雷射表演，配着柔和的音樂動作。

她不得不承認，那效果是蠻怡神的。

仍算是富有創造意？

「你看，這像是乳房，那是乳頭。」

她無力的靠在牆上。你簡直是沒有辦法贏過這些孩子。如果她像是個瘋子似的衝了進去，如果對他們叫叫嚷嚷，這樣能留給他們好印象，因而阻止他們在「性」方面的發展？會給他們一種困惑嗎？

總而言之，這些都是令她傷腦筋的事。

像是隻受傷的駱駝，洩了氣體躲進陰影之中。這時只見伊利跑上台階，衝進遊戲間。

「你們這幾個傢伙。」

「看那個，一對乳房。」

「後院裡有個怪物。」

「怪物？啊！我正在弄一個眞正火星上的上空美女呢！」

「是個小妖怪，有三呎高，長長的手臂，他剛剛躲在玉米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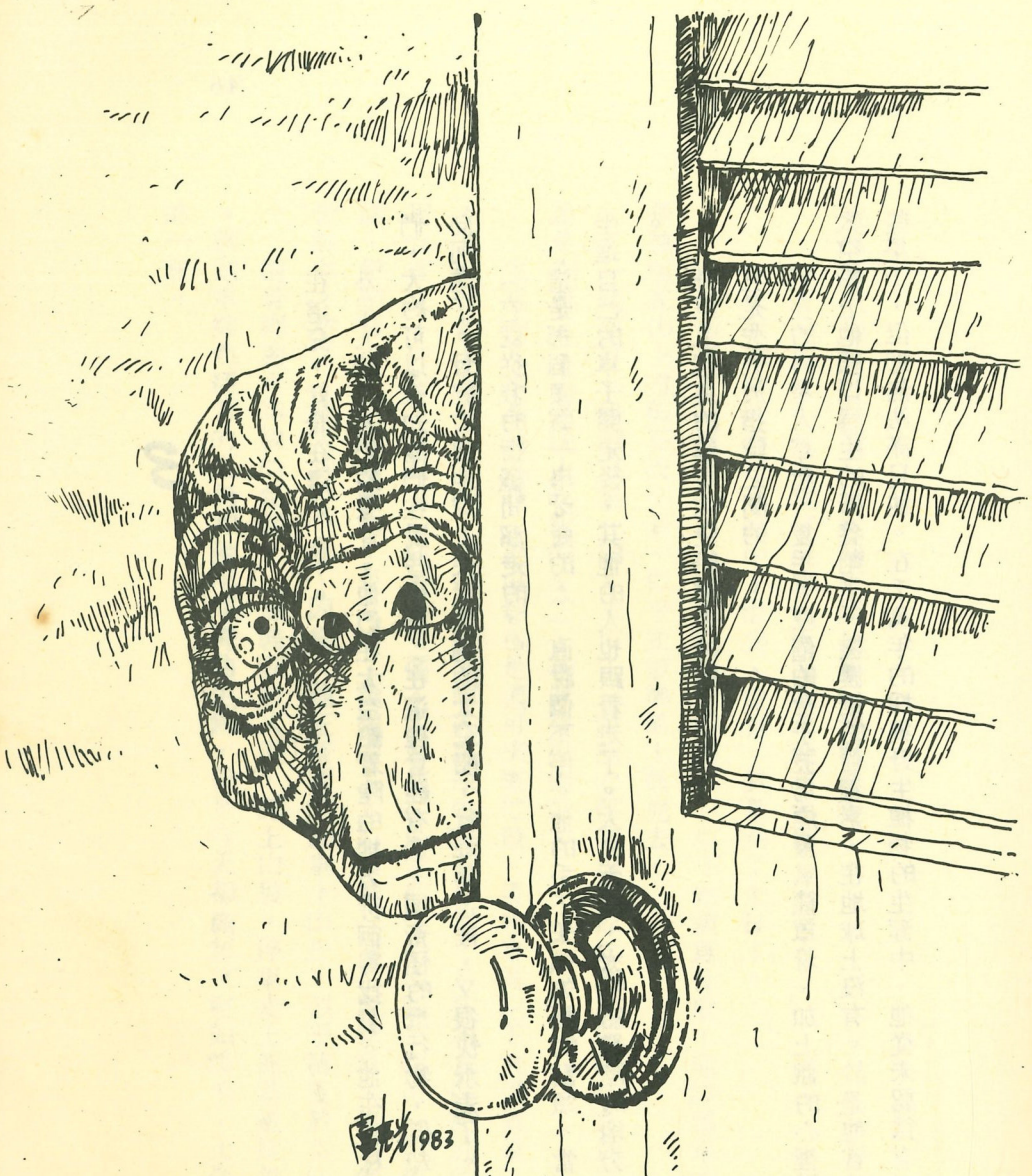
「把門關起來，免得吵醒媽媽。」

「門關了起來，媽媽也正慢慢的走向她的房間。房子並沒有傾斜，只是伊利的頭腦有了偏差，也去了樣子，幾近邪門。」

如果不是這樣，就是有一個色情狂，選擇她的菜園表演什麼把戲。

爲什麼？她覺得很納悶。

爲什麼要發生在我的身上呢？



外星人從羽板門往外偷看。

3

在這兒，就是在這兒……。

外星人聽見人們的聲音。他們在太空船着陸的地方徘徊尋找着。他在樹林中看着他們，大約可以推知他們在說些什麼：在這裡曾經有過一個奇怪的飛行物，但却又不知飛向何處了。曾經有艘地球上從未見過的太空船，曾降落這裡，又很快飛走了。

「它就從我的指縫間溜走的。」

這是那個腰繫一串牙齒的人一直說個不停。他的手下笨頭笨腦的點頭。當爲首的人坐進自己的車子開走後，其他的人也跟着走了。大白天裡，太空船登陸的地方一無所有。

外星人悲哀的望着太空船離去的地方。

它是失去於指隙之間的……。

頹喪的外星人舉起一隻手。疲倦的身子被烏煙廢氣籠罩着，加上餓的心裡發慌。在太空船上他賴以爲生的營養劑—一種濃縮的營養素，在地球上沒有。於是他嘗試着吃一些果子，但却無法滿足他。在千萬年的採集野生植物的生涯中，他從未認爲有必要去知

道那種植物具有營養，現在想要開始學，卻已經晚了。

喔！只要一小片，便可供應他所需的精神和力量。

他又緊縮的跌落在草叢中，沮喪、虛弱。眞是到了末日了。

沿着街道走向遠方的山丘，伊利騎着脚踏車。他不知道爲什麼！他脚踏車的車燈像是被埋在山上的磁石吸引着，似乎知道準備上那兒去。

一般而言，伊利只是一個凡夫俗子，說話的聲音忽高忽低的，玩棋時喜歡作弊，不論是在班上，或是晚上吃飯的桌上，老是會說錯話。

生活中凡事都想逃避，讓母親或是邁可來幫忙做。這些事眞記下來還眞是一大串呢！偶而會戴上厚厚的眼鏡，使他看起來像玻璃瓶中的青蛙，十足是個有神經過敏而沒有用的傢伙，他的生活沒有一條道路可循。如果想從生命個性的地圖上找出一個地點來的話，伊利命中註定是吝嗇的、平凡的、憂鬱的人。如果是一個心理學家，他也會這般的告訴你。然而，今天卻不一樣，因爲，他正積極的騎車上山丘，似乎積極於某件事……。

隨着脚踏車轉輪的督促，一直騎到防火道，爬上山坡，停車走上樹葉被採集的地方。脚踏車雖然經常的亂扔和淋雨而彎曲生銹，但是今天卻騎起來輕如鴻毛，光亮的像新的一般。

他沿着彎曲的小徑，騎入森林中。伊利來到一片空地，他知道這兒曾有過令人不相信的東西。每樣東西似乎都與那艘偉大的太空船有關。透過鏡片瞇着眼，伊利可以想像出太空船的樣子。

伊利的心跳好快，如果他也有心光、它一定也會發亮。他感到前額發燙，這是由於太空船在這塊空地上所遺留下來的輻射力量使然。

這時，躲在矮樹叢中的外星人不敢現身，因爲那個叫哈威的狗會東嗅西嗅，說不定不知何時會在這高尚的科學家脚肉上咬他一口。

雖然，今天的這男孩是獨自來的，不過還是把身體藏好。就算一個躲在樹叢下快死掉的外星人，也犯不着讓一個陌生人來過問。

然而，這年輕的男孩動作卻是奇異的；他從口袋掏出一個袋子來，並從袋中拿出一個小小的東西來，放在地上，每走幾步就放一顆，一直放到看不見他爲止。

這老外星人在樹林中前進了幾步，好奇一直是他最壞的個性，現在老了卻也改不掉了。他慢慢的走到空地中央，看到那孩子放置的是什麼東西。

那是一顆小藥丸，很像太空裡的營養劑，他把那東西在手上把弄了好久，上面也寫着一種密碼。

M&M

當他放入口中想試試可不可以食用。

他覺得美味極了。

實際上，他在銀河系中沒嘗過這樣的東西。

於是，他很熱切的沿着那條路，把地上的每一顆都吃掉了，他的力量逐漸恢復，心裡也充滿希望。那條糖果路又把他引到那男孩家中。

◇　◇　◇

瑪莉拿出晚餐，豐盛的晚餐。「伊利，吃晚餐了。」

他像平常一樣彎腰駝背的看着晚餐。

瑪莉心想，她養出一個情緒沮喪的小孩。

瑪莉想起以前的趣事，當伊利小的時侯，她和丈夫互爭吵擲奶油刀子，一隻鷄飛上了牆壁，洋芋泥飛到天空，又跌了下來，像是個鐘乳石，滴在伊利的頭上。這對伊利沒有好處，但瑪莉試着與他聊天來提起他吃飯的興趣。

「萬聖節來了，大家要怎麼打扮呢？」想起萬聖節晚上有幾百個孩子會來，唱着荒腔走板的歌，然後向她要求賞賜，她心裡恐慌極了。

「伊利要扮演妖怪。」邁可說。

「誰說的，差遠呢！」

「年輕人。」瑪莉敲着伊利的杯子說「快吃你的通心粉吧！」

「我已經不受到別人的相信了。」伊利不快樂的望着桌上豐盛的點心說着。瑪莉安撫着他的手。

「乖孩子，不是大家不相信你。」

「我敢發誓，那是眞的。」透過眼鏡的厚玻璃，伊利用祈求的眼神望着她。

瑪莉轉頭向五歲的女兒吉娣—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孩，可是卻已經提出要一間屬於她自己的房間了。

「吉娣，妳在萬聖節扮演什麼？」

「波德瑞克。」

小女兒光着屁股去參加萬聖節的情景出現在瑪莉的心頭。她撥弄着盤中的通心麵，心裡惦念着想換一個話題。然而邁可卻又繞回來跟伊利抬摃。

他用大哥的語氣說着：「也許那是一隻蜥蜴。」

「蜥蜴都讓我抓完了。」瑪莉柔和的說，她叉了一顆腰果說着。

「不是蜥蜴。」伊利說着。

「好吧！」邁可說「難道陰溝裡會有鱷魚嗎？」

鱷魚？難道我要開始來數鱷魚嗎？瑪莉心想。

她閉上眼睛，眼睛立刻出現一條大鱷魚，牙齒閃着光亮。

她轉向伊利，「伊利，你哥哥的意思是說你很可能是想像的，這種事常有的，我們都會常常想像很多事……。」

我自己也曾想像過一些事，如我走進大拍賣的櫃台，却發覺一件迪奧的衣服只賣兩塊錢，穿上以後到麥當樂漢堡去炫耀一番。

「我不是想像的。」伊利說。

「也許，是個性變態的人。」邁可說。

「邁可，拜託，別在吉娣面前說這種話。」瑪莉說。

「媽咪，什麼叫性變態的人？」

「就是穿着雨衣的男人。」

「或者，」邁可繼續的說，「是一個變形的小孩。」

「邁可……」她瞪了大兒子一眼，爲什麼小孩子的腦中總會出現一些不正常的解釋

？晚餐間該有的優雅的笑語到那去了？爲什麼晚間的話題總是像這樣？

「好吧！也許是個侏儒，或是一個妖怪。」邁可不理會她的眼色——他一向都是如此的不理會她的命令。

伊利急切的放下他的叉子「根本不是這些東西，爛說話。」

瑪莉挺起身子，張大眼睛，心想怎麼會呢？

在這小小的家庭中，怎麼會有類似如此的髒話存在！

對一個離過婚寂寞的年輕婦女，這些挑興的字眼，無非是種尖刺，甚至會直接影響而使心旌搖蕩。但是：

「伊利，以後不許在晚餐桌上，或是家裡任何一個地方用這種字眼說話。」

「爸爸一定會相信我的。」伊利垂頭喪氣的說着。

「眞的是這樣，那你爲什麼不打電話給他？」

「我怎麼打呢？他和名叫莎莉的女人在墨西哥。」

瑪莉有點震驚，但仍保持原來的姿態，她想着，孩子眞是殘忍，尤其是伊利，衝口就說出那女人的名字，曾經是她的朋友，而現在是情敵的名字。

「如果你再看見什麼，不管怎麼都別接近它，然後來叫我，我們找人來把他弄走。

「像是抓野種狗似的？」吉娣說。

「就是這樣。」

後院子裡，哈威一邊咬着門口的墊子，一邊壓低聲音的吠着。

「可是……」伊利又說：「他們會對他做什麼手術或是解開腦子什麼的。」

「好了，別再說了。」瑪莉不耐煩的說着。

◇　◇　◇

夜深了，小鎭上的生物都靜止了，外星人在樹林中悄悄的行走，他沒聽說過什麼手術，但是他卻恐懼被地球人弄死。

上了年紀的他又潛行到伊利的家附近，整個房子是漆黑的，只有一個窗口亮着小燈光。

在籬笆外面向裡窺視，大而凸的眼睛上下滾動着，沒有看見名叫哈威的狗兒。

那神奇的有着密碼的M&M，給他很大的活力。太空船要待上一千年才再來地球，如果他有這種M&M的奇妙食物，也許能維持下去。

這個年老的蠢東西，別作白日夢吧！

你永遠也回不去的。

仰望天空，很快的又低了下來，因爲他感到哀愁與傷心，如果他的同伴眞的棄他而去，即使再多的M&M也無法使他活下去。

太空船的同伴爲什麼遺棄他呢？

難道他們不能再等久一點嗎？

他用脚關上背後的門，他看過伊利都是這麼做的。他知道如果他想成功的話，他得入境隨俗，學習人類的那一套。

輕輕的走過了後院。令外星人吃驚的是伊利竟然睡在菜園旁邊的一個睡袋裡。

伊利輕輕的呼吸，口中發出薄薄的霧氣，可能是天氣太冷吧。

外星人也在擅抖着。所以脚趾散發着憂慮、困惑，恐懼的煙霧。

突然，伊利醒過來，張開眼睛。

抬起頭，眼睛張的更大了，像是月光下的水母，眼中佈滿了害怕和古怪的感覺，似乎穿透他體內每一個細胞。

外星人也低頭看着伊利，他突出的鼻和招風的耳朵令他感到害怕，更糟的是他的小眼珠子，暗淡的像椰子般。

伊利害怕的眼神，不停的眨着眼眉，反而使得老科學家不忍心，於是伸出他的長指頭來。

沒料到伊利卻低低的尖叫着，往後退卻，擁着睡袋。外星人也跳到另一邊，步伐有點搖搖幌幌，也發出一種聲波的尖叫，突然飛來一隻蝙蝠，但是一下子也被這太空怪物嚇的飛掉了。

伊利兩膝蓋抖動着，頸子上的汗毛也豎了起來：牙齒更像玻璃彈珠一般作響。

哈威在那兒呢？

哈威在後廊上，全身豎着毛，跳向門口，又跳回來，尾巴搖個不停。牠的鼻子貼着門縫，外星人濃厚的氣味飄向牠，牠蹲了下去，這可怕的氣味是以前所沒有的，坐立不安的咬着掃帚，一會兒又臥下來……。

太空怪物朝伊利走了一步，伊利瞪大眼睛又往後退，他是個膽小無用的孩子，什麼事都不敢做。

外星人奇醜無比的眼睛看出了伊利的本性。他在仔細的研究他、分析他。伊利感覺到心中受到探索，他感到怪物想跟他溝通信息，外星人的臉形和嘴形就像一幅鬼臉，尖銳的牙齒摩擦個不停，他想要什麼呢？

這老科學怪物，伸出手並打開來，伊利看見在佈滿皺鱗的手掌中是半溶化的M&M。

伊利看着小糖果，再看看眼前的怪物，這時怪物又伸出另一隻長手，用手指指手掌，又指指他的嘴巴。

「好吧！」伊利輕輕的說。立刻打開外套，拿出他那袋M&M巧克力糖球來，撒在地上，然後慢慢的往後退。他的膝蓋仍在發抖，牙齒仍是打擅的。

老太空流浪者沿着撿M&M，飢不擇食的一顆顆吃了下去。如果在地球上能殘存直到太空船再來，他會把這美味而奇妙的食物帶回去給他的同伴，這是上帝的、首領的、征服者的食物。有了它太空船便可以在廣大的銀河系間遨遊了。

吃着、吃着巧克力從太空人的嘴角滑了下來，滴落在他的手上，手指上也沾了一層。外星人更是毫不浪費的把它們都舔的乾乾淨淨，他的力量又恢復了。他感到這奇妙的食物在他的血管中循環，把其中秘密的物質運送到他的大腦。在腦中起了化學作用，頓時活力與光亮都發了出來。如今，他懂得地球生命的意義了，數億年來的進化，產生了這種M&M。

走上樓梯，經過穿堂的走廊，他跟隨來到伊利的房間。

伊利給他好多M&M，他一口就吞下去。看來眞是有點餓壞了，但是誰又知道明天還有沒有？

「我是伊利。」

那是句很難理解，教他聽不懂的話，不過既是給他M&M吃的人，他認爲是可信任的。外星人疲倦的坐在地上，伊利也拿給他一張毯子，他便睡着了。

伊利清醒着，那怪物就睡在他的床舖旁邊地板上，毯子蓋在他身上，顯現出一種怪異的形狀來。他從那裡來呢？他只知道他絕不是地球上的生物。這怪物使他不敢睡覺。

他儘量的想瞭解，但像是去抓一把霧一樣。伊利感到房中充滿着強力的波動，像是沙漠中可見的熱氣。向上升起。發光跳躍。即使是這個生物在睡覺，也似乎有守衛在看守着，一種光明磊落的光芒知覺在運行。一種卓越的意識在研究四周的一切。

一陣呻吟從走道傳來，伊利知道是哈威從後面的走廊過來了，正蹲在他的房門外。也聽到牠咬門框的聲音和狗尾巴拍打地面的聲音。

在主人的房裡是什麼？這隻狗疑惑的想着，牠也覺察到伊利所見到的微光，妨礙了他的狗思想。狗兒嗚咽着，搔着房門，咚咚作響，然後又躺下去，其實牠並不是眞的想進去，也不想接近那微閃的光線。

伊利轉過身子，手臂枕在枕頭底下，睡意襲擊着他，儘管他想繼續保持驚醒，然而他的眼皮愈來愈重，垂下來了，像是滑進本壘一般，滑，滑，滑，滑下了……。

他似乎看到一條泛着金光的小路，撒滿了M&M的小路，每顆小小糖球也都發出光芒，像金子一般，那是他爲他的怪物朋友所舖成的，是一條充滿希望與美麗，貫穿整個世界的大道，而他正走在上面。

4

第二天早上，外星人起床，竟不知自己身在那個星球上。

「喂！你必須躲起來才行。」

外星人被藏在衣櫥裡，關在有羽板百葉窗的門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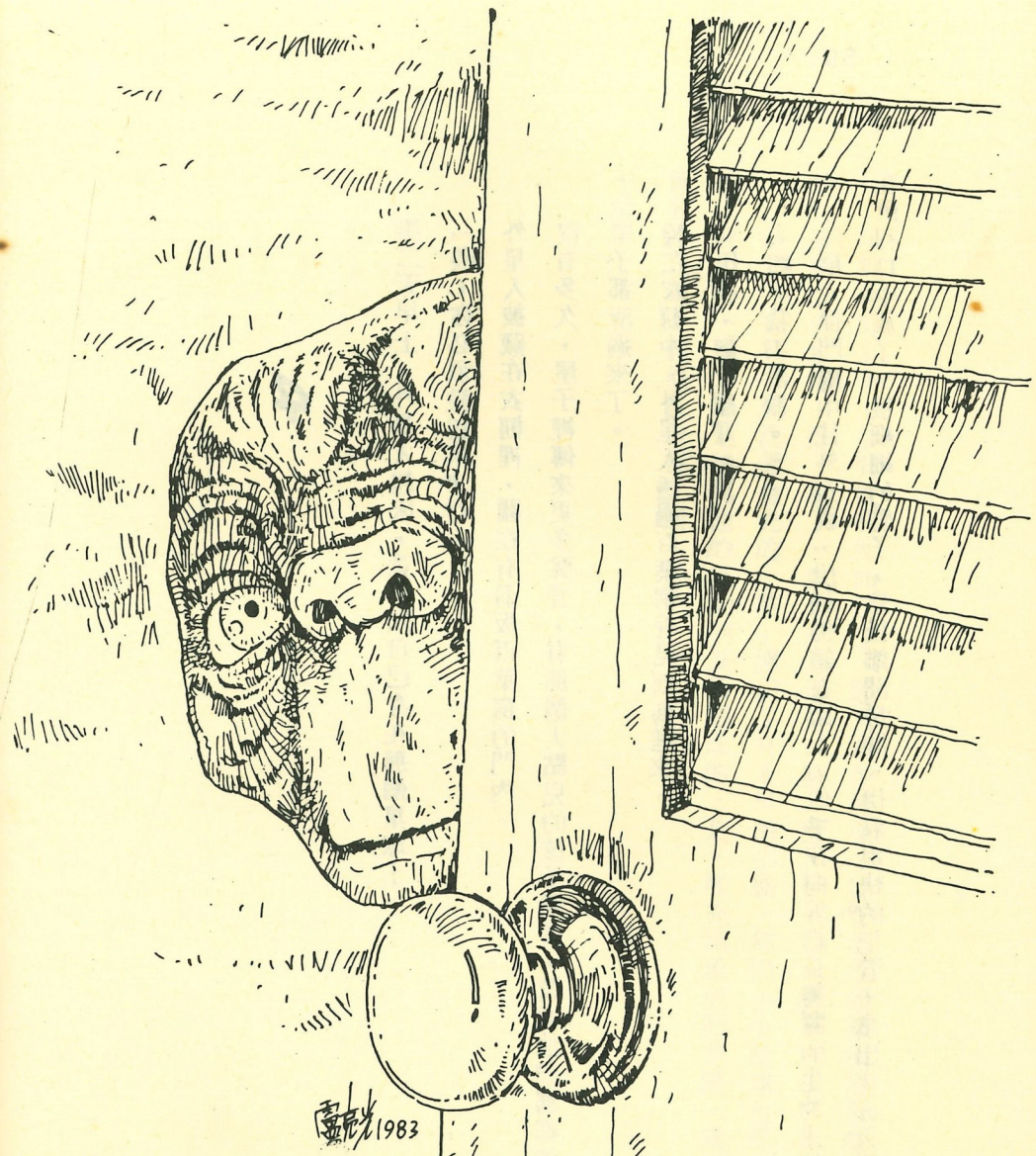
沒有多久，屋子裡傳來更多聲音，有那個大點兒的孩子聲音，還有他們媽媽的聲音，全屋子都醒過來了。

躲在衣櫥中，外星人透過百葉窗看見媽媽進來。

「伊利，該上學了。」

「媽，我不舒服。」

外星人從門縫中往外窺視，伊利仍躺在床上，似乎在向那細長美麗的生物求情。她在伊利口中放了一根細細的管子，然後離開房間。伊利很快的把管子拿出來靠近發光的



外星人從羽板門往外偷看。

電燈前加熱，當他母親回來時，他連忙再把細管子放回口中。

老科學家點了點頭，這個詭計在銀河系間經常玩過的。

「你發燒了。」

「我想也是的。」

「你是不是爲了等那個怪東西在外面睡了一覺？」

伊利點點頭。

媽媽轉身走到櫥子前面。外星人嚇得縮到角落。然而媽媽只是伸手進來，把架子上的棉被拿下來。蓋在伊利的身上。「等我去上班後，你是不是又生龍活虎的爬起來？」

她認爲他很可能是又在騙她，但是最近幾晚他都鬧得很兇。她希望不是那些奇怪的妖怪藥物使他瘋狂。他的眼睛看起來很像他父親一樣經常渙散，尤其在他說謊話時，也許這是遺傳吧。「好吧！你留在家裡，但不準看電視，知道嗎？」

她轉身走出房門，又停了下來，看了看房門的齒痕。「該死的狗兒又咬壞了東西嗎？我要用橡皮圈綁住牠的嘴，看牠以後還敢不敢如此。」

當她走下樓時，沒走幾步，便往前傾了傾，似乎有一股海浪衝擊着她，把身子穩住，也摸了摸前額，似乎有一陣淡淡的微波閃過，像是被仙人的指尖刺到了，不一會兒，

這種感覺就消失了。

她開開吉娣的房門。「起床啦……。」

吉娣坐了起來，眨着眼睛，然後把脚蹺在床邊。

「媽咪！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色情狂。」

「噢，」

「這個人有很長而有趣的頸子，眼睛很大而且向外暴……。」

「他穿雨衣嗎？」

「他什麼都沒穿。」

瑪莉心裡想，聽起來活像是個色情狂，但是，她沒辦法再想下去。「吃早點了，妳快去吃，順便幫幫邁可的忙。」

她往前走到浴室，用一種十分昂貴的肥皂迅速的洗了個晨浴，這種肥皂的溶化速度比冰塊還快，前兩天才啓用的新肥皂，現在只剩下一小塊透明的薄片了，不過，曾經有朋友告訴她，這種肥皂可以防止皺紋，損傷皮膚，腫瘤及面皰。

洗過澡，擦乾身子，記起昨晚的夢，夢見一個人，非常矮小，却有一個大壺似的肚子，走起路來搖擺的樣子很可笑。

必定是個變性的人。

她在吃過早點後，步出家門，邁可正在前面的車道上練習倒車。

「媽！快來呀！好了。」他跨出車子說着。

「邁可，謝謝你。」她坐上車子，踩離合器，車子發出吱吱聲音，滑出車道，離開家門。邁可在後面歡呼。

房裡伊利聽到車子離去的聲音，立刻從床上跳了下來，打開櫥子。外星人嚇了一跳往裡面退了一步。

「嗨！出來吧。」伊利說着，伸出他的手。

外星人不自在的從櫃子裡出來，看看四處。他看到的東西樣子都是古怪的，而且大多是塑膠的，比較熟悉的是桌子，但是對他而言，他的腿短，桌子顯得太高了。他想或許該寫封信到月球上吧？

「我該怎麼叫你呢？」伊利看看怪物閃着光的大眼睛，眼睛一閃一滅的，他正在感覺他四周的環境。伊利往後站，給外星人更大的空位。「你是外星人嗎？」

外星人動了動眼睛，伊利感到這也許是回答了他吧！但是這種訊息只是在他腦中嗡嗡的作響，像一隻蒼蠅在腦中飛着。

伊利也打開了臥室，怪物却往後退了，因爲那顯得不乾淨的哈威正在門邊垂涎的流着口水，眼中充滿疑惑的好奇，舌頭也不友善的伸出來。

「哈威，不要吵，不可以咬任何東西，乖狗兒，哈威……。」

「伊兒嗚……汪……；伊兒嗚……汪汪……。」

狗兒的語言比男孩更不容易溝通，像是一枚倒彈的飛彈。

「你看，哈威，他不會害你的，他沒問題的，你看不是嗎？」

老怪物的趾間冒出一股煙霧。哈威不停的嗅着，以狗的視野而言，他沒料到會有這一招。一根像骨頭的光劃過夜，閃爍，閃爍，夾着怒號，掉落迴響的太空洞穴中。

狗兒反而害怕了，牠的腦子旋轉着，口中發出害怕的嗚咽。牠退後了，鼻子垂了下來。

而怪物反而向前了。

「你會說話嗎？」伊利說。

老科學家眨一下眼睛，用銀河系智慧的形式，有着千萬年價值的宇宙生命的密碼來表示，比劃着他的手指頭。

對嘶嘶作響的指頭在描述精細的自然律的角度，軌道時，伊利用不解的眼睛看着他

。

老怪物沮喪的放下手來，發覺自己簡直是在對牛彈琴，於是想到他只不過是個十歲的孩子罷了。

好吧！我該怎麼做呢？老怪物研究這個情形。他的智慧超越了這孩子所能理解的，所以他只能想如何開始。

我太專精了，怪物心想着，讓我再想想看。

他試着想把自己的程度降到地球上心理狀態的劣質，但是也只能拼命轉指頭。他是如何能把那些偉大的方程式，一個在時間中游着走的特級思想，如何能藉此比手劃脚表明呢？願能說的清楚想討顆M&M吃吃便好了。

伊利走到收音機旁，打開收音機的開關，立刻有了音樂。

「你喜歡這支歌曲嗎？或者你喜歡搖滾樂嗎？」

這是外星人從未聽過的聲音，由收音機傳送出來，透過心電感應，他所感受到的是岩石滾下山坡的影像，於是他用雙手把自己靈敏的耳朵遮蓋住，然後蹲下來。

伊利四處望着，想找到外星人要知道的東西或事物。他從錢筒中取出一枚硬幣，「這是我們用的錢幣。」

外星人看着伊利，想弄清楚他說的話語，然而，對他來說，地球人的舌頭只是一個發音所構成的模糊事物。

「嘿！你看，這是兩毫五分的硬幣。」

伊利給他看的東西，是一個體積很小，又平又圓，表面光亮的東西，顏色和M&M巧克力不同，也許是更有效的營養食品。

他把硬幣放入口中咬了一口。

眞是一塊又硬沒用的廢物。

「嘿！你知道吧！」伊利說：「你不能吃那個，是不是肚子又餓了？我們去吃東西，哈威！」伊利警告那隻狗兒「走開。」

哈威發出低吟的聲音，心不甘情不願的走開了，隨着伊利和外星人走到樓下，往厨房走去。牠蹲了下來，靠在專用的碗邊，向伊利示意也要一點食物。若想安定這隻狗兒，最好是給一罐狗食，牠可以一口氣吞下整盤的食物。然而，伊利並沒有理會牠的要求，哈威只好牽就着，在盤子邊舔了幾下子。

伊利打開了食物櫃子，取出他所認爲最好的早上食物，「蛋餅」伊利說着，然後開始用蛋和麵粉，用牛奶拌成糊，「這是我最喜愛的食物，你可吃過嗎？」

老植物學家對眼前這怪異的東西，竟是和他的太空旅遊全無關係。轉動着他醜陋的大眼睛不停的轉動，看着伊利莫名其妙的動作，甚至還有從桌上濺落地面的麵糊，更讓他覺得地球人的怪異。

在旁邊的哈威很快的把飛濺出來的麵糊很快的舔乾淨。伊利把其餘的麵糊倒入烘蛋餅鐵製的模型中，麵糊加熱後很快成形。「喏，你看，烤好了。」

老植物學家的鼻子輕輕的抽動，搖搖擺擺的走向烘蛋的鐵模型。他可以聞得出來的確是很香，好像很大的M&M。

伊利又打開另外的櫥子和大型的抽屜。「裡面有…糖漿、奶油、水果罐，加一點新鮮奶油在上面好嗎？」

那是一陣稍臭的氣味，傳到老怪物的鼻子，他慌忙的舉止，鮮奶油從伊利的手中流着，那是白色的汁。

「嘿！別怕，這個很好吃的。」伊利在一片M&M上面沾上了鮮奶油，然後送到老流浪者的面前。「這裡是叉子，你可知道怎麼用？」

老科學家看着那發着亮而有尖刺的叉子。他認爲這是他在這房間中所看的最好的機械物。柔和的光線閃入他的腦海中。他想到那是有四個尖叉的東西……可以連接……着

什麼？他立刻感覺到這可利用成爲逃亡的器械，於是這般的形像便隱約的出現在他腦中。

「嘿，你用這個這樣吃，看着，像這個樣子，像我一樣用……。」伊利說着。

老科學家一雙遲鈍的手脚，不過總算也叉起一塊M&M。吃下去，也吞下了白色的鮮奶油，品嘗這美味的食物，在體內發生化學作用，他感到當他叉入口中時，食物的成分互相交錯的向他發出了信號，太好了，多好的東西呀……。

「再來一點牛奶好嗎？喝一杯吧。」

液體的流動，灑到他的手指。不妙的是他的嘴唇樣子並不適合杯子的形式，所以大部份的牛奶都灑在他的胸前，像小河一樣，順着流過他的心光。

「天啊，你什麼都不會啊，是嗎？」

老生物看看叉子，叉着鬆垮的食物，四個叉尖處，發出吱哩唔，吱哩唔，……的響聲來。

「怎麼了？你讓我突然覺得感傷和難過。」

伊利坐立不安的亂動着，似乎一股強烈的力量，擁抱他的心情，充滿着一種無法很快理解的感情，好像突然間他失去了一個一直是屬於他自己美好的而又難以捉摸的東西

聲音繼續，吱哩唔，吱哩唔……

老植物學家閉上眼睛想着。在遙遠的星河裡，會有一隻耳朵，聽見這支叉子的呼喚嗎？如何能夠？如何能使這個小的工具通過偉大的宇宙？他希望自己以前是多麼的注意導航人員和聯絡人員的對話。因爲這些人比他更懂得這些東西。

「我們輕鬆一下好了。」伊利說。藉此丟掉內心的感傷，拉起老怪物的手，「來吧！」

長的很像是樹根的怪手被伊利的手牽着，伊利感覺到他像是在帶領一個比他年幼的孩子，然而就在此刻外，星球的秘密和宇宙間的微波又傳遍他的身體。他更明白這是比他年長的生物。伊利的身體裡輕微的轉變，像是一個神秘的旋轉機器，會自己右轉一樣。他眨着小眼睛，更奇怪的感覺是，他覺得自己也是一個外星球的小孩子，而沒有傷害過任何人。

他帶着走起路來搖擺不停的老怪物回到樓梯，哈威一直在後面跟着，口中還咬着狗碗，說不定路上會發現一些掉落的碎餅乾。

伊利帶他走進浴室裡，前面就是鏡子，他懷疑這個怪物是否曾看過自己的模樣，「看，這就是你。」

這個形像居下風的太空流浪者，看着地球粗劣製造的玻璃鏡子，照出他的外在形像，卻照不出超高波的傳達形式，看不見他頭頂上細緻和精密的腦波紋，發着亮光，那是他形像中最好的部份，卻不易被看見。

「好！，這是手……。」伊利舉起手臂來，這個太空怪物也跟着舉起自己的手臂來，他的手指發着亮光，那是高速火箭研究的方程式，是星際的捷徑和宇宙的預言。

「天啊！你的手指多奇怪呀。」伊利不停眨眼的看着，用地球上緩慢的思想和反應，研究他的手指本身，而卻忽略了手指所傳出的信號。唉呀！這星球天才嘆了口氣，地球人的確是好笨。

「我們的手是這樣流出來的。」伊利打開水龍頭說着。「你看，有冷的，有熱的，如何？你住的地方也有自來水嗎？」

老植物學家捧起了一點水，靠近臉上，他的眼睛立刻變成極小的焦點，他習慣的用心來搜尋微小的水生物世界。

「你喜歡水是嗎？你看，這個更神奇呢！」

伊利把浴缸的水龍頭打開，示意要外星人過去，「進去玩，我不會害死你的。」

古老的流浪者靠近浴缸，這像是太空船的研究用水箱，在那兒一個科學家可以藉着

它來探索水宇宙的內部。他在憂傷的心情下走進浴缸。

突然鈴聲響了。老怪物機靈的從浴缸跳了出來，大脚把水花弄的浴室到處都溼了。這是水在檢視他嗎？這間屋子是科學家實驗室嗎？那麼他爲什麼要受測驗呢？

「不要那麼緊張，那只是電話的鈴聲。」

伊利離開浴室，古老生物沉入水中，在水中安靜的坐着，在水的微生物的波動中他感到很舒服。他關上他的呼吸儀器，讓備用的呼吸系統在工作，然後他完全的沒入水中，他進入原子焦點，開始觀察水分子。看看水分子中潛在的熱能，有多少是他能加以利用的？

哈威悄悄的走回浴缸，想想自己曾在這裡度過最惡劣的時刻，那就是一年一次的跳蚤浴。牠在外面偷看在浴缸裡的外星人，他似乎很喜歡泡在水裡面。這使哈威想起了自己曾想勒死一隻大鼈的事，那次交戰的結果，損失慘重，因爲他的鼻子被狠狠的咬了一口，因此，這時牠只想在一旁觀看，伊利會給他塗上肥皂嗎？

伊利走回浴室，看了一下浴缸，馬上把外星人拉了起來，「嘿，你會淹死的。」

哈威發現伊利沒給他擦肥皂，看來這個怪物身上是沒有跳蚤了。

「你是生長在水裡的侏儒嗎？」伊利說。

哈威心裡嘀咕着，只要他不是大髑就好了，管他是什麼。不過下意識的仍是把爪子放到鼻子上，以防萬一。

「這裡有毛巾，你知道如何用毛巾嗎？」

這個太空超級天才，呆住了，這毛巾是幹什麼用的，他自己的皮膚上有防水的作用。他拿過毛巾，看看毛巾，再看看男孩子。

「喂，把你自己擦乾，笨蛋。」

伊利的手碰到他，地球人的指頭微微的碰到，有種治療的成分進入他酸痛的背脊。謝謝你了，年輕人，你眞是太好了。

「你看，我們每個人都有條毛巾，這是我的。」伊利指着說。「那是邁可的，那是吉娣的，那是媽媽的，這裡以前是放着爸爸的，他現在在墨西哥。你去過那兒嗎？」

外星人一臉茫茫然。然而卻可從男孩的心靈接到哀戚的波動。伊利走向前一步，把手張開，像大鳥的翅膀一樣。「你的太空船一定去很多地方是嗎？你自己有一艘船嗎？」

船，發光的太空船，出現在太空人的腦海中，那是外殼散着淡紫色的光，上面刻有古老的碑銘。他自己的心光，也發出微光的反應，現在，伊利的悲哀，換成了他的哀傷

了。

「這條毛巾給你。」伊利說，「我們會在上面寫上E·T·表示是外星人的。」他又碰了一下怪物，他對他皮膚的構造感到興趣與好奇。又有一陣微波通過伊利，他知道眼前的這個生物比聖經中的祖先麥修撒拉還要老，老過任何最老的東西。「你的皮膚好像蛇一樣，嘿。你是好奇怪呀！」

老科學家感到伊利的能量正在嘟—嘟—嘟的通往自己的內心通道。有趣的是這些地球的能量，雖然粗糙却很親切，只要你肯給他們一點機會就成了。

老怪物用自己的手指解釋原子的構造，對星球的愛和宇宙的起源。

「你又餓了嗎？來吃點小餅乾好嗎？」

哈威點點頭，搖着牠的尾巴。即使是餅乾對牠而言也算不錯，雖然不是牠最喜歡的食物，但是，對一隻食量很大的狗來說是不該太挑剔的。牠咬着牠的盤子，伸到伊利面前，伊利卻帶着怪物走了。

哈威心想，我只要跟着你們去就是了。

伊利給老怪物吃餅乾。哈威在一旁咆哮着，敲着她的盤子。

「哈威，你太肥了。」

肥？哈威轉着身子，顯示牠的肋骨。

對伊利來說，哈威已經沒有吸引力了，現在，這個老怪物是伊利的新寵物。哈威只好啃着伊利的靴子過過癮了。

在房間的另一端，伊利打開衣櫃來對怪物說，『我們必須在衣櫃裡給你安排一個位置，像太空梭一樣，好嗎？我會爲你準備一切需要的東西。』

然而，這個老怪物卻不理會的瞪着房間的天窗。上面有條畫龍，有伸出的兩翼，柔和的陽光從其中透進來。

「你喜歡嗎？這兒還有呢？」

伊利在地上攤開一本書，和老怪物一起看着。

「這是妖怪，這是地神……。」

外星人的眼睛不斷的改變焦距，觀看一連串清晰的畫片，其中包括一個表示由紙張構成的材料——纖維的來源，他又翻回一幅挺着大肚子的小動物的圖畫那一頁，這小動物並沒有完全像他，視線離開畫頁，他抬起頭來。

他想很久以前有其他的旅行者來過地球嗎？

伊利留下怪物看圖畫書，他開始在櫃子中放了枕頭和毯子。他不停的問自己爲何要

收留這怪物，或者這意味着什麼，他沒問他任何問題，也沒有其他懷疑，也不逃避。他想着他知道這個東西是星星交給他的，他必需跟着他或是爲他而死。

「你爲喜歡這兒的。」伊利的聲音從櫃子裡傳出來。他的思想和身體在沒有用的情形下傳動着，體內有信號鼓勵着他，他不知道有一種宇宙律已經接觸了他，使他徘徊在一個新的方向中，他只知道他比以前的感想好的太多了。

哈威並沒想到這樣的改變，咬靴子的確使牠好過些，不過對於牠的肚子並沒有太多的幫助。牠只有把主意往郵差身上放，這樣的自我滿足，因爲郵差大多是在中午的時間到來。

伊利向走道的另一邊走去，回來時帶了一碗水回來，這碗裡的東西使哈威存有一線希望，可是，伊利卻把水放在櫥子裡，他對老怪物說，「這是給你的，由你自己處理。

伊利在櫃子的門口堆了幾個動物玩偶，「這是保護你的一種掩飾，你和他們並列在一起，沒有人會輕易發覺的。」

老怪物全然不知的看着他的安排。

哈威在一旁看着，他有些想咬下那隻玩具熊的腦袋來。

伊利拿來了一個抬燈。「這是光線，看見了嗎？」

他把抬燈打開來，刺眼的強光射入老怪物的眼睛。他退後了一步，碰上後面的一座唱機，他的手讓唱針刮過唱片，發出聲音，儘管它發出一種令人不愉快的嘎嘎聲，使的他內在的溫和光線熄滅，但却讓他充滿了逃亡計劃的腹案。若是用叉子和像剛才碰到的東西。它會因摩擦而發出一種聲音……一種信息……。

他目不轉睛的看着唱機，尋找能爲他解決的方法。他心中的輪子轉着，載着所有他所知道溝通的裝設。

他脚步有些不穩定的四處繞着，尋找其他的金屬。於是他打開抽屜，把裡面的東西全倒了出來，分撒的滿脚旁都是的。

「嗨！」伊利說：「不要亂動，我這兒是要保持乾淨的。」

太空流浪者探尋房間的其他部份，把東西倒出來，擲扔着、翻滾着。他得檢查所有的東西，要從這麼一個不進步的星球去掌握住創造力是不容易的。而他該從那兒去找他的靈感呢？

他看看貼在牆上的一張海報，一個半裸的火星太空公主，身上披着一些鬆碎的亮片。

MMMM……。

外星人看着火星公主有好一會兒，她的雷射槍，頭盔，以及電子長靴。

「你喜歡她嗎？」伊利問道。

外星人垂下手來，然後又抬起手來，用來形容一種古典美的樣式，是向下垂的梨子形狀。

「我們這裡沒有多少這種東西。」伊利說。他把他的手放在怪物的肘彎，溫柔的把他帶進櫥子裡。「你就待在這裡面好嗎？待着……。」

老流浪者慢吞吞的搖擺的走入小櫥子中。曾在廣大的太空中指導植物生活的專家，現在竟然和一個滑溜板關在一起了。

他垂頭喪氣的坐了下來。他的太空船現在在何處？宇宙中的奇蹟，現在正是他所需要的。

突然他從太空接到一個光的信號，朝向他掃射，從一個無法估計的遠處尋找着地球。

「看。」伊利說。「這兒還有一扇子窗戶。」他指指怪物頭上的一小塊方玻璃。「這是給你看書用的枱燈。」他把燈扭亮了，「好了，我等會再來看你，我必須去多買些

餅乾回來。」

櫥子的門關上了。因爲枱燈的光線太強，流浪者瞇起眼來，他從架子上找來一塊紅色的大毛巾蓋在燈上。燈光馬上變成柔和的粉色，像是太空母船發出的光線一般。

他想他必需發出信號來，讓他的同伴知道他仍活着。

刀叉的形狀又闖入他的腦子，四個叉齒發出吱哩唔，吱哩唔的聲音。

5

瑪莉把車子開進車道來，擋泥板稍微撞到幾個垃圾桶子都倒成了一堆。他想沒什麼關係，反正她已經回到家中。熄掉引擎，在車中坐了好一會兒，身心覺得疲累萬分。或許她需要吃一些人蔘，或是杜松子酒也行。

她打開車門，正要下車時，看見伊利緊閉的衣櫥窗子，也就是他藏他的玩偶和妖怪的地方。這年頭連給孩子做的東西，都會引起她自己的幻覺。

走到前廊，哈威口中叨着碗，在門口迎接着她。

「哈威，別那樣看我，我已經夠難過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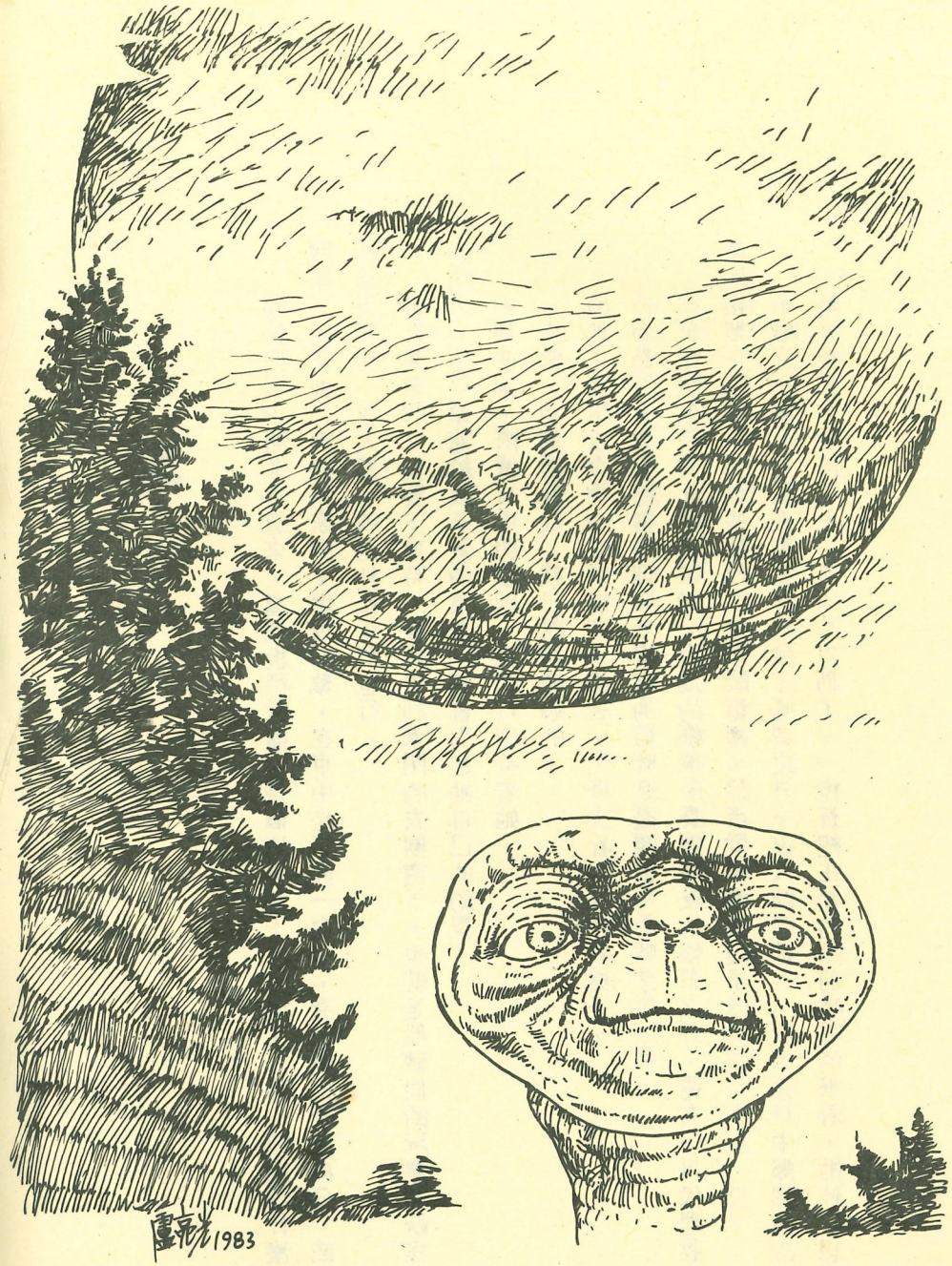
她把正在請求食物的哈威推到一邊去，然後去看放郵件的桌子。

看看是否有來自秘密的仰慕者寄來的信嗎？是流浪怪物嗎？

結果什麼也沒有，除了帳單、過期的帳單、長期超支的帳單之外，還有一封代理收款的帳單，她順手把那些信件扔進字紙簍裡，然後脫下她的鞋子。

她喊了一聲「有人在家嗎？」除了哈威之外，沒人回答她。「放下你口中那個碗。」

她坐在廊下的椅子上，累的不想動了。一隻蒼蠅在她的額前嗡嗡的飛着，她伸手想揮



外星人知道要立刻獲得回音是不可能的，或許他根本接不到任何回音。

掉它，連揮了兩下，才發現並沒有什麼蒼蠅，而是自己腦中在嗡嗡作響。

再來的就是門鈴聲了，然後是人的聲音。

「今天是沒太多的休息時間。」他站起來，走進厨房。她發覺伊利給自己做了豐富的早餐，弄的地上，櫃子，門邊都是的，她立刻清理乾淨後，給自己泡了一杯濃咖啡。她休息了很久，想到她的雙腿。經過一天的工作，疲累的雙腿。經過一天的工作，疲累的雙腿，都幾乎要罷工了。「喂，有人在家嗎？」

孩子們當然不會回答她。或許他們又在討論他們的秘密計劃；也許他們正在計劃；也許他們正在計劃推翻政府。

反正只要他們安靜就好了。

後門像是被爆炸開一樣「砰」的一聲打開。邁可進來了，樣子像是個剛騎過一隻大象一樣邋遢。「嗨，媽，妳今天可好嗎？」

「很好，妳呢？」

邁可聳着肩膀，「我現在要去踢橄欖球了。」他接着說。

「很好」，她說，「希望你玩的愉快，」她揮了一下手，表示許可，事實上，邁可並未要求她的許可。她又恢復到原來盯着咖啡的姿勢，集中起她的精神。如果有個陌生

人在樓上床上等着她，他得先自娛一番，等她有足夠的力氣爬上樓梯再說。

◇　◇　◇

邁可穿上護肩墊之後，抓起來他的頭盔，他今天非常的激昂與興奮。他飛速的跑上樓去，伊利卻站在那兒，擋住了他的路。

「邁可……」

「你怎麼了……。」邁可從他身邊走過去。

「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什麼事？」

「記得那個怪物嗎？」

「怪物？嗨，別擋住我的去路……。」

「邁可，等一等，這次是眞的，他回來了。」

「伊利……。」邁可懶的理他這個弟弟，伊利一向偷偷摸摸的專做一些偷雞摸狗的事。「走開點兒。」

「我一定要給你看，不過他是我的。」

邁可猶豫不定的，一會兒之後，「好吧，快一點。」

「先發誓。」

「好了，好了，讓我看看，是臭鼬還是什麼的？是放在你的房間嗎？媽會宰掉你的。」

伊利帶着邁可到他的房間，「把你的肩墊拿掉，你會把他嚇壞的。」

「不要拉我，伊利。」

伊利帶他到衣櫥前，「閉上你的眼睛。」

「爲什麼？」

「邁可，你閉上就是了。」

在櫥子內，老生物正在研究每件有關他知道如何溝通的設計。他必需要建立起來。他似乎聽到兩個人進入房間的聲音，但他並沒有理他們，集中心智在發報機的設計圖上。他們接近他後，櫥子門突然打開了。

伊利把手臂放在外星人的肩膀上，好教外星人能安心的點點頭。「出來吧，來看這是我哥哥。」

他們走出來，吉娣正好從幼稚園回到家，跑進房間，看到怪物，嚇的尖叫起來，怪物和邁可同時也驚叫。邁可張大眼睛。一陣孩子們的吵叫聲傳到樓下的中心處，瑪莉正

坐着養神的地方。

「喔，天啊！」她從厨房邊站了起來。她樓上的家又在演什麼野蠻的鬧劇？聽起來似乎是他們把吉娣的褲子脫下來似的。再過二十年後，吉娣可能會因爲這一段而坐在心理醫生面前的椅子上。

瑪莉有氣無力的爬上樓。她疲累的走到伊利的房間。白天在辦公室忙了一整天，回來還要解決孩子的創傷，對她而言，這是生活中的一個挑戰。

她在伊利的門口停了一下，安慰的是至少門口是乾淨的。

她打開房門，伊利的每件東西都扔在地板上。瑪莉看着伊利，臉上出現的是一種無辜的表情，「怎麼一回事呢？」

「什麼？」

「什麼？這裡弄的亂七八糟，是怎麼弄成的？」

「你是說我的房間？」

「這那像是個房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櫥子裡，老太空科學論者畏縮在吉娣和邁可之前。吉娣看着外星人幾乎準備着想咬他一口，而邁可則因看了怪物發呆而張着嘴，外星人畸形巨大的身體佔據了這小櫥子大

部份的空間。太空科學家希望目前三個人同處的安排不是永久的。否則實在是擠了一點。

他從門縫看出去，那母親正對着他剛才爲了找尋發報機零件所丟的一些東西而生氣。他試着去探找這地球女人和善的一面。她沒帶任何金屬飾物，也沒有武裝，和海報上的火星公主一樣美麗動人，雖然她缺少那像垂下的梨子一樣輪廓的特點，更沒有長長的足趾。

「伊利，剛才我聽到吉娣的尖叫。是不是你和邁可打她了？」

「唉呀，媽……。」

「伊利，你不可以這樣，你知道嗎？」

「媽，我沒有。」

「那她爲什麼那樣的尖叫？」

「我不知道，她一下子進來，尖叫後就跑掉了。」

瑪莉想了一想，她小時候是否也是常常沒理由的尖叫，跑進屋裡，再跑出去？她是常有這種情形的。現在她自己就想尖叫。

「媽，對不起。」

「我並不是喜歡罵你。現在你把房間弄乾淨，否則我就宰了你。」

「好，媽，我一定整理乾淨。」

瑪莉轉身離開了房間。當她的脚步聲在樓梯響着時，橱子的門打開了。邁可、吉娣和老怪物都出來了。

在短短的時間內，邁可完全改變了。他感到自己像是被關在一個烤熱的滾桶內中。他的身體麻木，更以爲自己是在作夢一般，或許他已經去踢橄欖球了，被別的人踢中大腦，踢昏了。然而這兒還有吉娣。也有被臭罵的伊利和老怪物。

「伊利，我們必需告訴媽媽。」

「不行，邁可，媽會立刻採取任何行動的，你知道後果會變成什麼嗎？」伊利指指老生物，「他們會拿他去餵狗的。」

哈威像是聽懂了而搖着牠的尾巴。

「他會說話嗎？」

「不會。」

「那他在這裡做什麼？」

「我不知道。」

兩個兄弟看着他們五歲的妹妹，她正張眼睛瞪着老怪物。

「吉娣，他不會害妳的，妳可以摸摸他。」

毫無依賴的老生物學家，做了更多的試探和分析，孩子們的指尖把他們的信息，藉着振動傳到他心靈深處與神經末端。雖然這些訊息是如此的混亂和吵雜，然而可確信的是，這些小孩子們並不笨，但是他們又是不是能把他們送回偉大的銀河系嗎？

「妳不會說出去吧？吉娣，甚至告訴媽媽。」

「爲什麼不行？」

「因爲，——大人看不見他，只有小孩子才看的到。」

「我不相信。」

伊利從她的手中搶去她的洋娃娃，「妳知道如果妳說出去會有什麼後果嗎？」說着他把娃娃的手臂扭向後面。

「住手，住手。」

「不許說，好嗎？」

「他從月球來的嗎？」

「是的，他是從月球來的……。」

◇　◇　◇

瑪莉躺在臥室地板上，看着電視做運動。節目主持人是瑞典籍的五十歲女人，臉上沒有皺紋，她的男友，一個低級的低能兒，只會以一種腹部運動作出挑情的色情動作。

「一……二……三……」

瑪莉試着跟着他們的指揮去做動作，但是一下子就弄混了，她關掉聲音後，以自己最喜愛的姿勢躺在地毯上，這個姿勢十分難看，就像是腹部被箭射中似的。

一會兒她又聽見孩子的聲音，從伊利的房間傳來，她知道三個孩子必定在打什麼鬼主意，她的耳際又傳來嗡嗡的聲音，四周的空氣也變得森冷起來。該不會是她剛才把脚踝放在耳後，跟隨電視做健身操，恢復活力所引起的吧？老天！她想最好別再做那種運動了。大腿的肌肉還在振動着，但不帶任何激情。

她仍看着電視中的低能者，他正不聲不響的爲她提供指導，雖是智商很低的低能者，但她還是有些嚮往着他，幻想與他一起跳進游泳池中，瑞典籍的女人，不停的利用兩個手指轉着她的大脚趾。

夠了……，夠了……。

她立刻關掉電視，是該到要吃飯的時候了。「喂！」她喊着，然後走到走廊上說：

「出來幫我弄晚餐。」

當然，沒有人會理會她的，她只好自己走向樓梯。

今晚，我們可以吃火雞派餅——讓我瞧一瞧——洋芋泥，正好可配用，再來一些脆餅乾。

她做着這些想好的晚餐，偶而眼睛看過厨房的窗子，隔壁的院子，她的鄰居正在使用除草機，直像一個可怕的大巨人騎在一輛幼童車上。她自己的院子沒有草，是因爲哈威關係。牠每次總是扒着院子的地，爲了尋找不存在的骨頭。哈威正在看着她，耳朵一會兒上一會兒下的。「誰又在掃帚柄上咬了咬？哈威？是我熟悉的人嗎？」

哈威舔着牠的骨頭，牠的長舌頭直伸到鼻子上來。

「哈威？看到什麼了使你這麼興奮？是那隻母的獅子狗又經過了嗎？所以你才興奮的嗎？」

哈威似乎點了點頭，低叫着，然後變成嗚咽。一整天了都沒有吃的東西。每個人都忘記這件大事，餵狗。爲什麼？是因爲樓上的新怪物嗎？

哈威心想，我非把那怪物吃掉不可。

瑪莉走到樓梯口，大聲呼喚，「下來吧！」

最後樓梯終於傳來像是犀牛行走一般的脚步聲。她的一群寶貝出現了，看起來像是

一群神秘客。

「怎麼啦？過來，不要想騙我。」

「沒什麼，媽，」邁可坐了下來，吉娣坐在他旁邊。

吉娣看了一下派餅，「喔！難吃。」

「閉上嘴，伊利把鹽巴遞過來給我。」

「我今天把大櫥子裡面佈置了一下，有一個房子。」伊利對媽媽說。

「什麼樣的房子。」

「像是藏人的地方。」

「你那來那麼多時間把你的房間搞成那樣四不像的？」

「我能維持那個房間嗎？」

「你不能拿它來做爲逃避責任的地方，尤其年輕的孩子是不該整天躲在櫥子裡的。」

「不是整天，只是偶而的。」

「我會考慮一下的。」瑪莉說，他們都知道媽媽勢必要答應的，而且伊利也會一直要求到她投降爲止。她很巧妙而含蓄的想轉換話題，「這個洋芋泥好吃嗎？」

「嗯，」

「吉娣，妳還要不要再吃一點？我想妳是滿愛吃的。」

「我在托兒所吃的更好。」吉娣說「我們有好大的巧克力多福圈餅。」

「眞的，我必需和妳的園長談一談這件事。」

「他是個性變態者。」

「吉娣，別用妳不懂的字。」

「……一個性變態者，一個性變態者……」吉娣輕聲的唸着，瑪莉感到心煩的把頭放在手裡。

在樓上，老難民爬出了櫥子。屋內眞是一片狼狽，都是因爲他要找發報和零件所翻出來的，現在他還要繼續的找。

他轉動眼睛，掠過室內，以最好的焦距搜尋着。房子內的電子出現了，繞着軌道跳動着，但是這些對宇宙內部旋轉沒有益處。他需要的是固定的物體，像……唱機等。

他把焦距變成普通的視覺，走到那個機器前面。轉盤上是空的。外星人把手指放上去轉動着。

再加上叉子又如何呢？

他點了點頭。逃亡是要發出信號的，在夜間發出數百萬個希望，像柳樹生物垂下的

頭髮一樣。

樓下傳來叉子聲音，他能很清楚的聽見，還有玻璃杯、盤子和一種聽不清的低語傳入他的耳中。

「媽，爲什麼小孩子看得到的東西你看不到呢？」

「吉娣，你看到什麼了？是伊利的怪物嗎？」

「媽，爲什麼有些人不是人？」

外星人可以感覺到孩子不會是有意出賣他的，但是這小女孩會惹出麻煩的，因爲她或許不懂秘密的重要。

總之，現在總算安全了，晚飯就快結束了，他們一定吃了不少M&M了。希望他們多拿一點來給他。

「好吧，輪到誰洗碟子？」

那個長柳動特的聲音傳到他耳中，他可以感應到她的心理印象。頭頂上的頭髮，有放射纖維的波浪，比細絲還細，如果她的鼻子……能更像一個打扁的芽甘藍……。

他用手指又轉了一下唱機的轉盤。

伊利終於上樓來了，樓梯上傳來響聲，進到屋子裡來，帶來了一個盤子。

「這是你的晚飯。」他說的很小聲。也把盤子遞給他。

盤子上有生蔬菜、蘋果和橘子。老怪物拿起橘子沒有剝皮便整個吃了下去。

「你一向都是如此嗎？」伊利說。

老旅行者皺皺眉，他的內部系統分析器告訴他下次要洗過才能吃。

「你覺得如何了？還好嗎？」伊利注意到還在轉動的轉盤。「你要聽什麼嗎？」

老怪物表示了他想聽，伊利放上一張唱片，放下唱針。

……發生了意外……，

但這只是搖滾……。

老外星生物傾聽着發出來奇怪的聲音，看着轉動的黑色唱片，他的腦中在想着他的發報機。他的太空船是不會對山下滾落的岩石有所反應的，所以他一定要發出屬於他和他的同伴的話語，但是他如何來改變這種聲音？他如何能增加頻率來成爲微波範圍？

他的耳朵隱約的又聽見那柳樹生物在樓下說話。

「吉娣，你要做什麼？」

「我要去伊利房間玩。」

「別讓他欺負你了。」

吉娣拉着一車子的玩具來到伊利房間。車內放了一盆天竺葵盆栽，她把天竺葵放在老怪物的脚邊。

外星人看看吉娣帶來給他的東西，他的心光充滿感激的波動。

小女孩，眞是多謝妳了，太好了。

哈威也進來了。牠嗅着怪物，走向天竺葵，這需要再加水嗎？

「哈威，別鬧了。」

邁可進來，希望那怪物已消失了，但是他還在那兒，他必需和他打個招呼。他打量了一會兒，然後對伊利說：「也許他只是個絕種的動物。」

「邁可，別這麼說。」

「我不相信像這種……。」

「我相信，我一直都相信。」

吉娣又把其他禮物放在怪物面前。「這是黏土，你玩過嗎？」

外星人拿在手上，放進口中，準備咬它一口。

「不要，笨蛋，你要揉它。」吉娣教他如何做一個球。

「我想到了一個主意。」伊利說「地球儀在那兒？」

邁可拿給他，伊利把它放在老外太空科學家的前面，指着北美洲。「你看，我們在這裡……。」

老怪物點了點頭，那是他認出的地形，是古老的太空船上的角度看到的。是的，他太清楚這個星球了……。

「我們是從這兒來的，你從那裡來的？」

老太空人很快的轉過身去，望着窗外繁星滿佈的天空。

伊利打開了一本地圖，指着一張太陽系的圖片，「你是從我們這個星球來的嗎？」

怪物把黏土分開，分成了五個球放在太陽系的地圖上，繞着中間的太陽。

「五個？你是從木星來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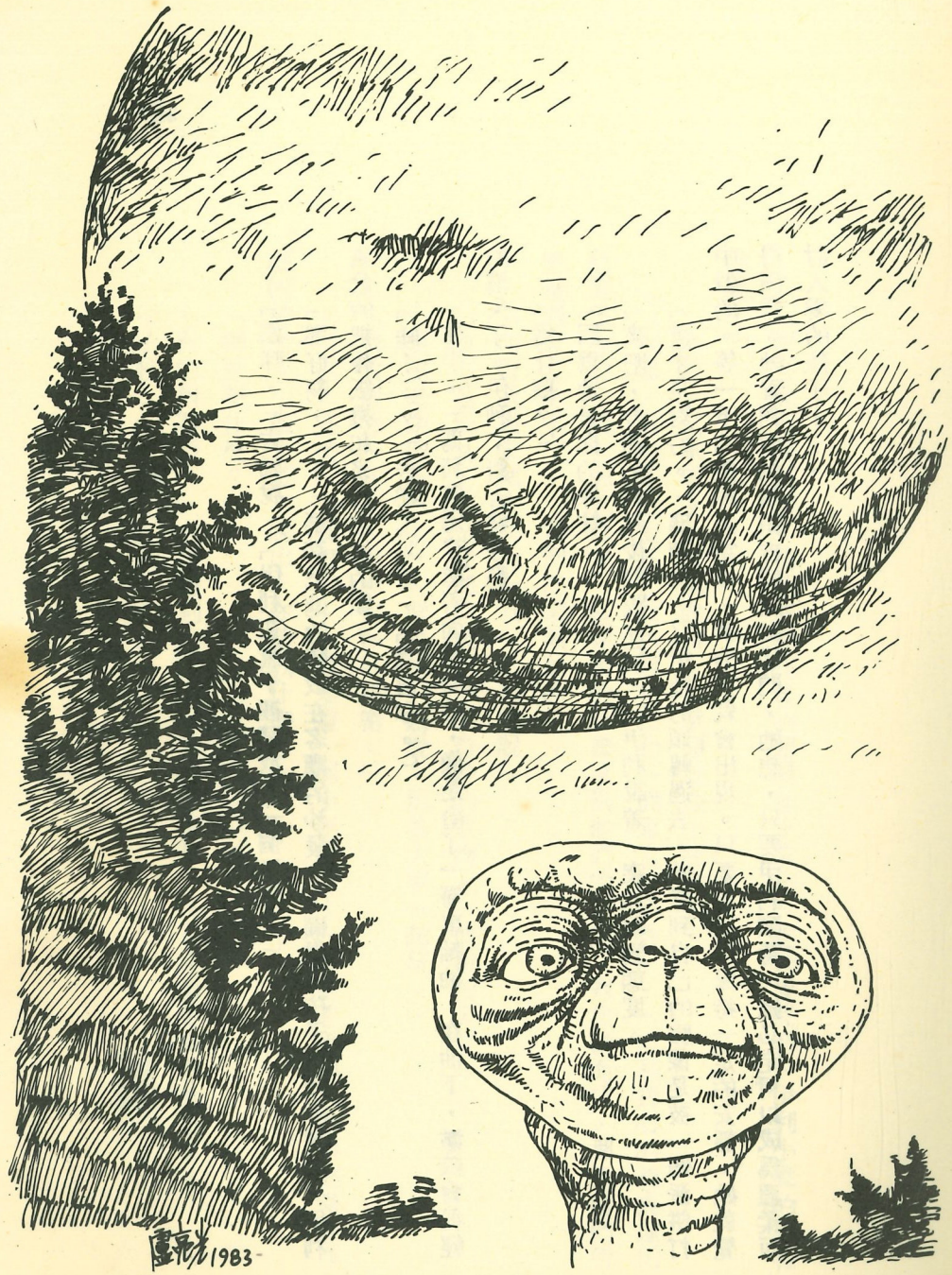
他不明他問的是什麼，他指着五個球，從指尖放出一種電子升高機。球升到空中，在孩子們頭頂上飄着。

球的運行形成了一個軌道，不斷的繞着，他們發出歡呼聲，一股力氣自脚上發出。

「啊，……天啊，……」

他觸怒了他們嗎？

他把電子升降器關掉，五個球掉落地下。



外星人知道要立刻獲得回音是不可能的，或許他根本接不到任何回音。

然後，他拿着天竺葵一起回到橱子裡去。

6

「媽咪，」吉娣說，「伊利在櫃子裡藏放了一個怪物。」

「那好啊，……」瑪莉把她的腿放在客廳的沙發上，懶得聽孩子們吵吵鬧鬧，伊利氣忿的把報紙捲起來打吉娣的頭。

「哇……。」吉娣尖叫着，「我恨你。」

「住手，」瑪莉轉過來塗着面霜的臉，像是塗了一層車軸油，在油下，皺紋會很輕的消失了。伊利，對吉娣好點。」

「爲什麼？」

「因爲她是你的妹妹。」

「來吧，吉娣，我到後院跟你玩。」伊利說着，突然改變態度。

「這才是對的。」瑪莉說，又把她的頭轉過去。她感到自己的臉像是被一個派餅打中似的。等一下她擦掉面霜後，新的我就會出現。只要這屋子保持一定的安靜，她就覺得滿意。她看到伊利帶領吉娣走出後門，她想，只要伊利願意，她必定可以成爲溫柔而討人愛的孩子……。

「如果妳再提怪物，我就把妳娃娃的頭髮扯下來。」走到後院時，伊利小聲的對吉娣說。

「你敢，試試看。」吉娣說着，小拳頭放在小屁股上。

「吉娣，這個怪物是老天爺送給我們的一個偉大的禮物……」伊利費心的想表達出他對怪物的心情，那就像是一些崇高的目標來到他們的生活，對他們而言，那是他們所經歷過最好的事了。「我們必需幫他的忙。」

「他對我來說個大型的玩具。」吉娣說。

「他不是玩具，他是從那兒來的一個奇妙的生物。」他指指天空。

「他還是像個玩具。」吉娣說。「媽說，玩具大家一起玩。」

「我會跟妳一起玩，但妳得保守秘密。」

「秘密，秘密，吉娣唱着，「我知道一個小秘密……」她看着伊利，眼中充滿惡作劇的神情。「如果我不說出，你給我什麼？」

「那妳要什麼？」

「你的對講機。」吉娣勝利的笑着，讓哥哥投降，沒有比這更得意的事了。

「好吧」他說。「給妳好了。」

「你還要跟我一起玩娃娃。」

伊利眼中閃過痛苦和無奈的表情。

「……所有的娃娃要喝水……」吉娣在她房間擺着玩具枱。四周坐着不同樣子的娃娃，假想它們是愉快的聊着天。

「……我的娃娃對你的娃娃說，「男生們不可怕嗎？」你的娃娃說……。」

伊利仔細的聽着他的娃娃該說什麼，然後再說一次，還要讓娃娃的頭動，讓它的手能動，甚至可以伸手拿茶杯。伊利想起以前的快樂時光，他常穿着溜冰鞋，衝到吉娣的宴會中，撞倒所有的娃娃、桌子、椅子，然後大笑一番，再溜走。那些快樂的時光難道就永遠消失了嗎？

瑪莉經過他們的門口，伸頭進來看。「伊利，眞是好孩子。」

「伊利以後每晚都要和我玩娃娃。」吉娣開心的說。

只見伊利的娃娃發出痛苦的呻吟，倒落在桌子下面。

◇　◇　◇

當泰勒過來找伊利玩地牢和恐龍的遊戲時，他看到一個奇怪的場面。伊利和吉娣一起在厨房裡玩她的小爐子，伊利圍了一條裙子，手上拿着一個小餅。

「哇，你發瘋了嗎？」泰勒把那個瘦長和過高的身體靠在門邊。伊利喊他塑膠人，泰勒手長脚長，對這類的名字很敏感，他很怕自己將來會長成七呎以上的高度。

「伊利，你在幹嘛？」泰勒彎下身子，看看小爐子，吉娣也正開心的玩着。她的小哥哥活像個奴隸似的，正在爲她攪拌泥巴和水。「看起來就像是個小怪物。」

「泰勒，你迷路了嗎？」伊利在裙子上擦擦手。

「嗯，我們今天晚上要玩地牢和恐龍，你忘記了。」

「他要和我玩。」吉娣說。「他一生都要和我玩。」

後門被打開了，瑞格進來了。穿着條紋襯衫，使他看起來像個快被溶化的彩虹棒棒冰，當他說話時流下了口水，更加的像是個冰淇淋。「嗨，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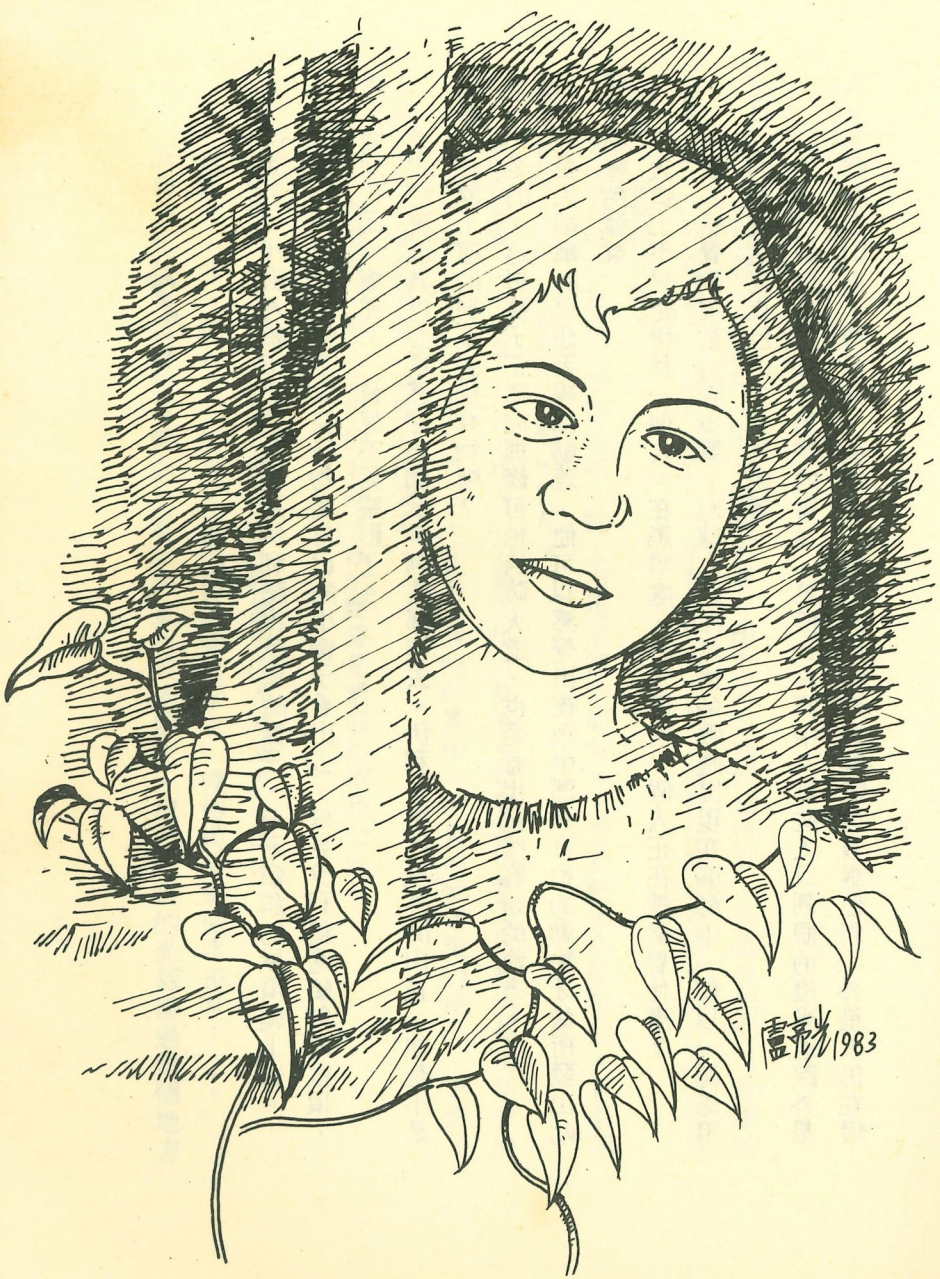
「沒什麼啦，流口水的。」伊利不客氣的說。

「伊利和我正在烤着恐龍派餅。」吉娣說着。

瑞格拉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不懷好意的笑着。他說話時口沫橫飛。「爲什麼不給她一點教訓或什麼的。」

瑞格的口水流到椅背。「我什麼都看見了。」他看伊利，根據他對伊利的了解，伊利和別的哥哥一樣，只有在特殊時候，例如對某種遊戲眞正感到興趣時才會跟自己的妹

外星人生命中的伊人在何方呢？



妹玩，比如說，搔她的癢，直到她忍受不了，他經常是這麼欺負他妹妹的。或是在吉娣洗澡時，和其他四、五個男生一起衝進去，當她尖叫時，站在一旁大笑。這些才是對的遊戲。而現在這算是什麼呢？瑞格口水又流下來了，流過他的下唇，滴到他的彩虹襯衫上。

最後一個參加玩地牢和恐龍的人出現在厨房的窗子外面。是史提夫，他戴着有翅膀的棒球帽子走進來。

「別說話。」伊利大聲吼道，他把做好小餅放到小爐子中。

「我能說什麼呢？」史提夫轉動他的帽翼，「這種事情總會發生。」他自己的妹妹也曾如此勒索過他。所以隨時都要小心，把門關緊，燈要記得關上，千萬要小心點。

◇　◇　◇

「伊利和我開了一家麪包店。」吉娣說。「每個人都要會買我們的餅，連聖誕老人也買呢！」她轉着爐子的門柄，把小門關上。然後再看着伊利，眼中帶着神氣的表情。伊利畏縮了一下，很快避開她的眼神，看着另一堆骯髒的餅。

7

夜深了，外星人躺在枕頭上看見伊利爬出臥室的窗子，沿着傾斜的屋頂爬上去。

伊利想到那裡去呢？太空怪物從自己的小窗子看出去，只見伊利爬過傾斜的屋頂，踩上通到花園的樓梯。一會兒不見蹤影了。

老太空流浪者以心電感應來測示伊利往那裡去。伊利正爬往屋外的山丘，他是不是去爲躲在櫥子裡的朋友去找食物嗎？

不是的，這男孩子正爬向那條可怕的防火道，也是惹出這些麻煩的地方。

外星人細緻的思想天線抽動着，他可以感覺出夜色中那串可怕的動物牙齒所發出咕哩、咕哩的響聲。

防火道上不只是伊利一個人。在黑暗處，另外還有一個人正在搜索着什麼？

外星人感覺到沉重的脚步聲，地球人森冷無情的眼睛出現在腦海中，他以一種能用它自己的感覺透視夜色的方式注視著。

於是，他無趣的關掉他思想的雷達，緊偎在衣櫥中。那些人以刺眼的燈光追踪外星人。他們爬上山丘，搜索每一個地方，他們自己的推測與雷達告訴他們，外星人仍在附

近，我們一定要找到他。

把他關在玻璃櫥窗中。

外星人拿着一片餅乾，緊張的嚼動着。絕不能教他們給找到，可是他們卻又是離的這麼近。伊利在那兒，偷看他們，如果他們發現了他，他會把躲在衣櫥中的外星人怪客的事，全盤供出嗎？

外星人轉向他的天竺葵盆栽，臉上出現求情的面容，天竺葵轉過來面對他。它緊閉的小花包打開了，綻放出美麗的紅花。

然後它嘆了一口氣，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吐出氣來。太空植物學家以他的長指頭撫摸它，和它輕輕說話。他的太空語言，在數不清的世界中，隨着經驗累積的精品，更新了這株植物，使他開放出美麗的花朵來。

天竺葵佩服的說，古代的老師，你的聲音是最好的成長公式。

是的，但不是英語。

老怪物抓抓他的頭，他需要英語，好使他的希望能表達出來。

吉娣曾給他一本ＡＢＣ的書。他把書放在膝蓋上，慢慢摸着那個字母Ｍ……。

伊利躺在防火道邊的草叢裡，看着調查人員走過去，他們強大的光線掃過每個地方

。萬一他們看到他了，他可以說是出來溜狗的。

哈威蹲在一旁，緊張的發抖。牠有種衝動，想衝過去，咬那個掛着一串鑰匙的人。哈威心想，任何一個掛有那麼多鑰匙的人都該被咬一口。

「今晚這裡一點收獲也沒有。」有一個他們的人說。

「我知道，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有人在看着我們。」另一個掛着鑰匙的人說着，並且手電筒照着路旁，「是誰呢？」

哈威想衝出去說，是隻半飢餓的狗，但是却被伊利拉住了。

「別胡鬧，哈威……。」伊利小聲的說，退到更深的草叢中。沒過一會兒，伊利便又偷偷的滑下山坡的沙地上，哈威也跟着。

夜裡，伊利數着空中的星星，伊利知道夜晚的大秘密就在他房間裡。但是他絕不說出這個大秘密，也絕不投降，即使他們抓住他，酷刑他。

如果是哈威，牠會爲了一根骨頭而背叛的，但好在沒有人會問牠。牠一路用爪子扒着，想要想出個辦法。

「哈威，」伊利靜靜的說，「你知道？我們擁有一個最大的寶貝。」

哈威看着路邊，牠只知道這世界上沒有足夠的好狗食。

「哈威，我喜愛他，他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小玩伴，」伊利說着，抬頭看着星星，想像他的新朋友是屬於那一顆星的

月光中傳來星星的低語，它們都是屬於他的。

哈威的耳朵突然豎了起來。

我聽到有人來了？是帶餅乾來嗎？

牠看看四周，街上是空曠無人的。

◇　◇　◇

瑪莉被一陣來自屋頂的聲音吵醒。她拿開了眼罩。

但聲音却停止了，屋子又安靜下來。她走到窗邊，往外看出去。花園是空的，除了哈威，牠正在挖着洞。

她把窗簾拉上，回到床上。她想或許發生了一些怪異的事。但又會是什麼呢？她的孩子們在幹什麼？

她拍打枕頭一會兒，又繼續入睡。剛剛做的夢又回來了，她正在跳舞，眞的……和一個身高只到她的肚臍的人。

她的眼皮垂了下來，奇怪的音樂又響起來——一種怪異、陌生的聲音，夾着尖銳和

曲折的聲音——她感到自己又轉了一圈，她的舞伴不見了，原來鼻子貼在她的肚子上。

◇　◇　◇

「伊利，我們要告訴媽媽，這太嚴重了。」

「不行，他要和我們在一起的。」

兩個兄弟往學校搭車的半路上走着說着。邁可在生氣，他的世界全變樣了。腦中已不在是最重要的跑回本壘和盜壘，而是不斷的出現怪異離奇的念頭，有關衛星道路和水星表面的。「伊利，他是外太空來的，我們並不知道他要的是什麼，又爲什麼來到這裡。說不定我們會驚動所有火星或其他的外星人，說不定那一天我們會被好幾百萬個像他一樣的傢伙包圍着。」

伊利不太聽，反而被早晨街上的一個陌生人影吸引。「那個人不是平常給我們送牛奶的人。」

「他一定是度假去了，才會換了別人。」

「邁可，聽着，這附近出現了一些從未見過面的人。看那邊那輛車，上面坐了人、正在看報紙。他們是來找外星人的。」

「他們？他們是誰呢？」

「這附近到處都是，他們還跑上山去。」

「伊利，你最好在他們找到外星人之前，趕快想出辦法來。」

「他需要時間來計劃他的戰略。」

「也許他並不聰明，也許他只是個蜜蜂，只知道按鈕。」

「邁可，他比我們要進步多了，是你無法想像的。」

「那爲什麼他住在我們的衣櫥裡？」

「他是難民，我們必需幫他的忙。」

「伊利，你和我都只是笨孩子，你不懂嗎？如果眞要幫助他，也應該是受過訓練的科學家，或是聰明的人。他們會測驗他，給他吃的更好。」

「我們給他吃的不錯了。」

「餅乾？這那算的上好，也許你還不知道你在害他。」

伊利臉色充滿緊張，他用很不自然的聲音說「如果我們把他交出去，邁可，我可以確定的是，他永遠也回不了家。」

「你怎麼能肯定？」

「我可以感覺到，就像烈火圍繞着我一樣，這種感覺一再出現我心中。因爲我們是

唯一會幫助他的人，所以才選上我們。」

「但又爲何找上我們？我們只是小孩子，又沒錢，也沒辦法，我們甚至沒有爸爸。」

「這沒關係，他知道的，我們可以爲他蒐集。」

「蒐集什麼？」

「一種東西，一種東西……」伊利喃喃的說，好像是才從夢中醒過來，那是個夢，他該記得但却給忘了的。那個夢是太空生物送給他的，是外星人需要的一幅圖畫。但那個圖畫已經從伊利腦中退去了。

車站就在眼前了。

泰勒、史提夫和瑞格都在，「嗨，伊利，今天麵包店生意怎麼樣了？有沒有水菓派呀？」

「去你的，泰勒。」

瑞格口沫橫飛的對伊利出主意如何整整吉娣。他的嘴角上沾滿了閃亮的口水。都是一些值得考慮的忠告。如「把她塞在衣服籃子裡。」

史提夫壓壓頭上的帽子。「對了，伊利，我忘記問你妖怪如何了？他是不是回來了

？」

由於大伙爆發了他和吉娣在家扮家家的事，加上伊利一直強制壓抑自己，於是他沒有經過考慮便脫口而出，「嗯，他回來了，他不是怪物，他是太空人。」

「什麼，誰是太空人？」一個紅髮的男孩走到前面來，大聲問道。

「你可知道天王星到地球有多久嗎？」

「去你媽的，南仕。」伊利憤怒了。但他是後悔他說了出來。南仕似乎感到有重要的事發生，兩眼發亮。

校車停下來了，男孩一個個湧入，經過司機旁邊，這是一個新的駕駛，「怎麼回事？喬治呢？」

「他病了，」新司機說，但是沒有任何學生看到他生病。

在家裡，吉娣沒等幼稚園的課上完，假裝生病，結果讓校工送回家。這樣她可以好好玩玩。

因爲伊利總是把怪物據爲己有。

她拿出她的玩具，把玩具用玩具車裝載起來，她知道怪物會喜歡。吉娣希望他能永遠留下來，和媽媽結婚。

她把車子拉到伊利房間，打開衣櫥的門走進去。老科學家抬起頭來，轉動眼睛。吉娣也轉着眼珠子，咯咯笑着不停，在他身邊坐了下來。「你是個大玩具嗎？」她從頭到脚的打量他。「如果你不是大玩具，你是什麼？」

外星人反而有點害怕，退到櫥子的角落。吉娣反而不害怕。因爲昨晚她夢見怪物帶她到一個很美的地方，是在很遠的星球那裡。她還夢見怪物拉着她的手，引導她看許多美麗的花，快樂的小鳥飛到他頭上，對他唱着歌，四周都是可愛的光。

現在吉娣拉着外星人的手。「別害怕。」她說「這簡直就是做夢。」她摸着他的手，拍拍它，像拍哈威一樣。「伊利和我會照顧你，你眞的不用擔心，就算你眞是個大玩具，我的車內所有的娃娃，它們的頭髮是不是很好看？你知道嗎？你沒有頭髮。」

外星人面對這個說個不停的孩子，或許她比哈威更好相處。但是這孩子對於他聯絡的計劃又有多少用處？他們只能一時的擁住他。而他需要的是高明的技術，而不是一車子的娃娃。

「……這是我的別針，這是我的牛仔背心，你說好看嗎？這是我的「說和拼」的玩具，你玩過嗎？」

外星人拿起這個長方形的盒子，他的思想突然轉進更高的焦點，他的心光鼓動着。

「它可以教你拼音，」吉娣說：「看……。」

她按着盒子上的一個鈕，鈕上寫着「A」。盒子便發出一個男人清晰的聲音來，「A……」

她又按B鈕，盒子說：「B……。」

老科學家按了M鈕，聽見「M……。」

「現在你看這個，」吉娣說，按了一個上面寫着「開始」的鈕。

盒子說：「拼「機械士」。」

吉娣按鈕，但她拼錯了。盒子說：「不對，正確的拼法是MECHANIC。」

太空生物凝視着這個小玩具，眼睛亮着。不錯可以教他說英語。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是一架電腦。

於是，老生物內部的思想開始掃瞄，透視其內部的構造，想動這個微處理機，語言的綜合機和記憶磁碟的腦筋。

「嘿，你好嗎？」吉娣碰碰他，而他的手卻正在發抖。

他對吉娣點點頭，但眼睛卻盯在這個有用的玩具上，他的腦筋正思考着。他想着發出解決方法，通往自由的道路，返回家鄉，都要靠着這個小盒子了。

吉娣又按了一下。

「拼「討厭」，」盒子說。

她又拼得不對，老科學家一直看着她玩，直等她累了。

「好了，怪物先生，該你拼了，我等下再來。」

吉娣溜出房間。老怪物把盒子放在膝蓋上把弄，打開盒子的後面。

奇妙，眞奇妙……。

他撫着電路。

這是他的發報機心臟。

他注視着它，手上又拿着一塊餅乾，往嘴裡放。一個圖解的、放射的「說與拼」出現在他腦中。儲存的方法原來是孩子的玩具，現在變成他的了。電腦原本就是他所熟悉的朋友，現在竟找到一個會說話的。

「拼「機械士」，……。」

他的耳朵張開了，靜聽着機器，他的思想立刻把握住語言的音階。

「拼「討厭」……。」

一道光閃過眼中，他的思想轉到更高的學習領域。他自己的電路嗡嗡的響，又是消

化，又是綜合。在別的星球上，死的星球，失去的星球——他曾研究過古代的語言，最後精通了。現在，在他膝上，是地球的「說和拼」，是他可以精通這個星球的信號和聲音的機器。

「拼「冰箱」。……」

字的細密輻射出現在他的內部掃瞄器中，他意會這是人類放置牛奶，餅乾和食物的地方，他也看出了它的外形。

「冰箱……」他的嘴動着，同時吸收了字的觀念。他的肚子似乎在說着，而且能。所有他的內在一致針對着這個寶貴的聲音。

他的超級腦子中的語言中心被刺激着，儲存的許多生語也慢慢產生和出現。他可以準確的抓住地球語言的基本，以及重點。

「糖果…餅乾…。」

沒有多久他就會有完整有效的字句了，這使他可以在這裡到處行的通，也可以說出重要的事。

「冰淇淋……。」

他不斷的按着鈕。這是個善意的計劃，可以學習，也可以加以利用，但是還有更勝

於這兩個的。

除了會說地球語言之外，這個機器內部還有電腦的裝置，可以說出其他的語言。外星人可以利用它說出自己的語言，然後再廣播到自己的星球上。

這一天他唯一的錯誤是保持和伊利的備用心電感應。他爲了「說和拼」全神貫注的，竟忘記了伊利，但是良好的心電感應關係仍繼續保持着。這使伊利很難過，因爲伊利正在上生物課，在做青蛙解剖的課程。

老師正要開始時，他的學生伊利卻正在接收白熱的信息，而全部的精神集中在圖解的「說與拼」上。

「首先，我們要剝掉它的皮……。」老師指着玻璃瓶內的活青蛙說着。「看看裡面。」他撿起一隻青蛙，在牠的肚子上劃了一道紅線。「我們先畫好切開線，伊利，你認爲我們在作什麼呢？」

老師看着伊利的實驗報告，伊利的報告紙上畫着高度精密的電子電路圖表，他的手自動的寫着，像是被鬼附身一樣。

這個鬼，當然是伊利櫥中的老外星人，他的思想以一種神秘的手勢語言和程式記憶語言將伊利的思想控制住了。

然而，老師並不知道這點。因爲這個他的學生，一向是個問題人物，經常不專心上課。伊利此刻竟那麼專心的寫着，額頭上全是汗水，教室裡每個人都在注意他。

「伊利——」

伊利寫着，寫着，已經寫到紙的邊緣了。而他的手臂卻仍在空中繼續寫着。他走到教室前面黑板旁，一把拉下青蛙的解剖圖，開始在黑板寫着。

泰勒、瑞格和史提夫驚訝的看着伊利。從椅底下，泰勒伸出他的長腿，觸了一下瑞格的脚踝，然後指了指伊利，而伊利正用手指靠近他的頭比劃着彎曲信號。

瑞格點了點頭，嘴角流出更多的口水，當他看着伊利像發瘋一樣在黑板上寫着，一些奇怪的圖表從粉筆灰中出現，就像是音樂從收音機中出來一樣自如。瑞格的嘴唇上出現一個緊張的泡沫，他從未能讓泡沫飛到空中去，當他想把它們吹到空中時，總是吹破了。然而現在突然飛出了一個，飛到老師的腦後爆破了。

老師正專注伊利，所以沒感覺到，他對伊利喊着，「立刻坐下去——」

他抓住伊利的手，但他的體內像是注入了另一個力量，竟不能讓老師移動他，仍是繼續寫着黑板，在教室裡造成大的混亂。

「我們下課吧！下星期再繼續，伊利。」

粉筆從伊利的手中突然落了下來，跌到地上，他面向老師，眼光朦朧，腦中仍是塞滿電腦結合的專門技術和有關知識，這些是一下子降臨在他身上，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從何處來的。

「…從相識物到數字的……」他喃喃的說，老師用力把伊利拉到走廊，伊利的鼻子滴下了一滴血。

史提夫從口袋拿出他的帽子戴在頭上，當他看見伊利被帶進校長室時，他搖了搖頭。「這下子他可能要被罰擦一個月的黑板了。」

「他簡直是瘋了。」泰勒說。

「也許他吃了他媽媽的減肥藥了。」瑞格說。

「聽着，」史提夫說「或許是因爲他做了太多泥巴派餅。我知道他妹妹吉娣是多麼的會折磨人的。」他摸着帽翼「她可以粉碎你的生活呢！」

◇　◇　◇

吉娣從着色本子中坐了起來，她奇怪的是自己爲什麼會在這兒着色，而不去和怪物玩。但是剛剛似乎有種力量把她引出老生物的櫥子，送她回自己房間。現在她突然醒來了，想跟怪物玩。

她又來到伊利的房間。一進去，便又想起更多她昨晚做的夢。她和怪物手拉手到一個很遠的地方，滑了一下瀑布玩。

她打開了櫥子門，老怪物正在玩她的「說和拼」，她看着老生物大又滑溜的眼睛，在其中她似乎看到夢中的瀑布，當水花跳動時，彩虹的每種顏色都在發光了。

老科學家把「說和拼」在一邊放了下來，他滿意於他的思想中有了整個複雜的電路詳圖的平面圖。這是自從他來到地球後，最好的一次精神安慰。

但是他竟完全的忘記孩子們，他不該這樣子，因爲他是絕對需要他們的。沒有這些孩子，他的工作是不會成功的。從吉娣的小手中，他接收到完全有力的「說和拼」。他還有什麼其他禮物可以給他的。

「來吧！怪物，沒有危險了……。」

吉娣牽着老怪物的手，她的小手指在他的巨掌中變得更小了，他的掌中緊握着一個星球人的命運——這三個地球孩子會協助他返回星球嗎？但如他所知，生命線是最難解釋的，而且他手上的皺紋却是縱橫交錯着，太多太多了。

吉娣走在怪物前面，經過房間，來到了走廊。「來！你一定會喜歡這個的……。」他幾乎已經能明白這女孩在說什麼了，尤其經過一個下午利用「說和拼」內部重複

語言的波形，理在正可以試試這新的語言……。

「拼機械士。」

吉娣看着他。「機械士……。」

「不對！」

「哇，你知道怎麼說話了。」她拉着他跑進瑪莉的臥房，外星人一進去便接到柳樹生物的全部波浪。這房間是可愛的，但帶着些寂寞。

年輕的柳樹生物，不能忘卻那個雷達顯示在墨西哥的黑點，而附近有個俊俏的愛慕者……。

雷達一直的顯示着點……。

從窗戶看出去，老生物正好看見瑪莉開車進來，把車停在菜園的附近。

一個類同的靈魂，她不是嗎？和他一樣愛蔬菜嗎？他想這是一個發展更進一步和更親密的關係基礎，他敢把他像茄子一樣的外形顯示給她看嗎？

不，這似乎是不正常的。她不知道他藏身在她兒子的衣櫥中。這實在是太難解釋了，就算他現在已能精通她的語言。

這個對了，現在拼討厭。

「媽媽在院子裡。」吉娣說：「她聽不見我們的聲音。」

吉娣輕聲走到電視機前，打開電視。出現一個高視闊步的傀儡出現，眼睛出現十分凸出的樣子，倒是頗像外星人。

他走進螢光幕。

「你能數到十？」凸眼睛的傀儡說。

「是的。」吉娣說。

「一……。」傀儡說。

「一。」怪物答着。

「二，」吉娣唱着，衝到前面。「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五十。」怪物重複着。

傀儡用長腿跳着。吉娣低下頭來看着這個銀河怪物的蹼趾。

「你是個傀儡？」吉娣問。

「不是。」

「蘋菓」傀儡說。

「蘋菓。」吉娣說。

怪物走到電視機旁邊，希望能看清楚其內部組織。他的掃瞄器在悸動。電視中超高頻率的調整器正是他所需要的，可以增加他的「說和拼」的信號，使其成爲微波頻率。這是對的。現在拼無線電信號發射機。

他想他只要把它拆除下來，不過這是柳樹生物的東西。他又感覺她對電視的忠誠，對其中的一個節目，裏面有個男生在練習肌肉，瘋狂似的跳着，臉上帶着白痴似的笑。他想無論如何，我都要暫時借用一下。

吉娣怪聲尖叫着玩，老怪物還未能來得及拆下超高頻率的調整器之前，她給他頭上蓋上一頂牛仔帽，來配合她的女牛仔的闊邊帽。

「現在我們都是牛仔了。」

「B。」傀儡說。

「B。」老怪物說。

「讓我看看你的打扮。」吉娣荒腔走板的唱道，「你是個牛仔……。」

「B，很好。」老怪物說。

這個活蹦亂跳又喊又叫的孩子一定會把她媽媽引來。老怪物走到窗口往外看出去。菜園空空的。

他推開牛仔帽，指指走道，又指指他的房間說：「家。」

「再說一遍。」吉娣說。

「家。」

吉娣開心的又叫又笑的。

聲音從樓下傳來，是柳樹生物的聲音。「吉娣，你要看看一個最大的南瓜嗎？」

「媽，我在玩，和——和——。」

「B，很好，B很好。」老怪物說。

老怪物拿走吉娣的娃娃，扭着娃娃的手臂。像是在扭開關一樣，他知道，這樣可以使她閉上嘴。

於是，吉娣立刻安靜下來。

外星人帶着吉娣悄悄的走過走廊，卻在半途停了下來，透過欄杆，可以看到瑪莉。她還站在玄關的桌前，翻弄着郵件。

瑪莉散發着溫和的氣氛，如彩虹一般，於是老怪物一直逗留在欄杆邊。

「來吧！怪物。」

「她把他拉過走廊，走進伊利不算乾淨的房子。櫥子打開後，吉娣把他推進去。這

時，伊利回來了，聲音從樓下傳來。

「嗨，我回來了。」

吉娣和老怪物走進櫥子，她撿起她的「說和拼」，按下B鈕。然而出現在螢光幕上是一個地球上未看過的字。而盒子裡發出的聲音也不再是「B」。它說——雷達顯示點。

總之，是很奇怪的。而這個老電腦怪物微笑着——一種鬼鬼祟祟的笑意。

「我的「說和拼」是怎麼回事？」吉娣說。

「沒事。」老生物說，他所做的信號重新安排令他十分滿意。他弄斷了細片的連結，以新的字彙做程式。

伊利打開衣櫥進來。

「伊利。」老怪物從枕頭上喊道。

伊利張開嘴巴楞了一楞。

「我教他說話的。」吉娣道。

「你叫我，」伊利大叫，「再說一遍。」

「伊利……。」

「外星人，你會說話了，你是外星人。」

「外星人，」外星人說着。

門上有了敲門聲，敲三下。「那是邁可，」伊利說。打開衣櫥，邁可進來時，他們正好走出櫥子。

怪物看着他。「拼機械士。」

「MECH——，什麼？」

伊利滿意的笑着。「我們教他說話。」

「是我教他的。」吉娣搶功的說着。

「你還會說些什麼？」邁可走向前一步。

「拼「討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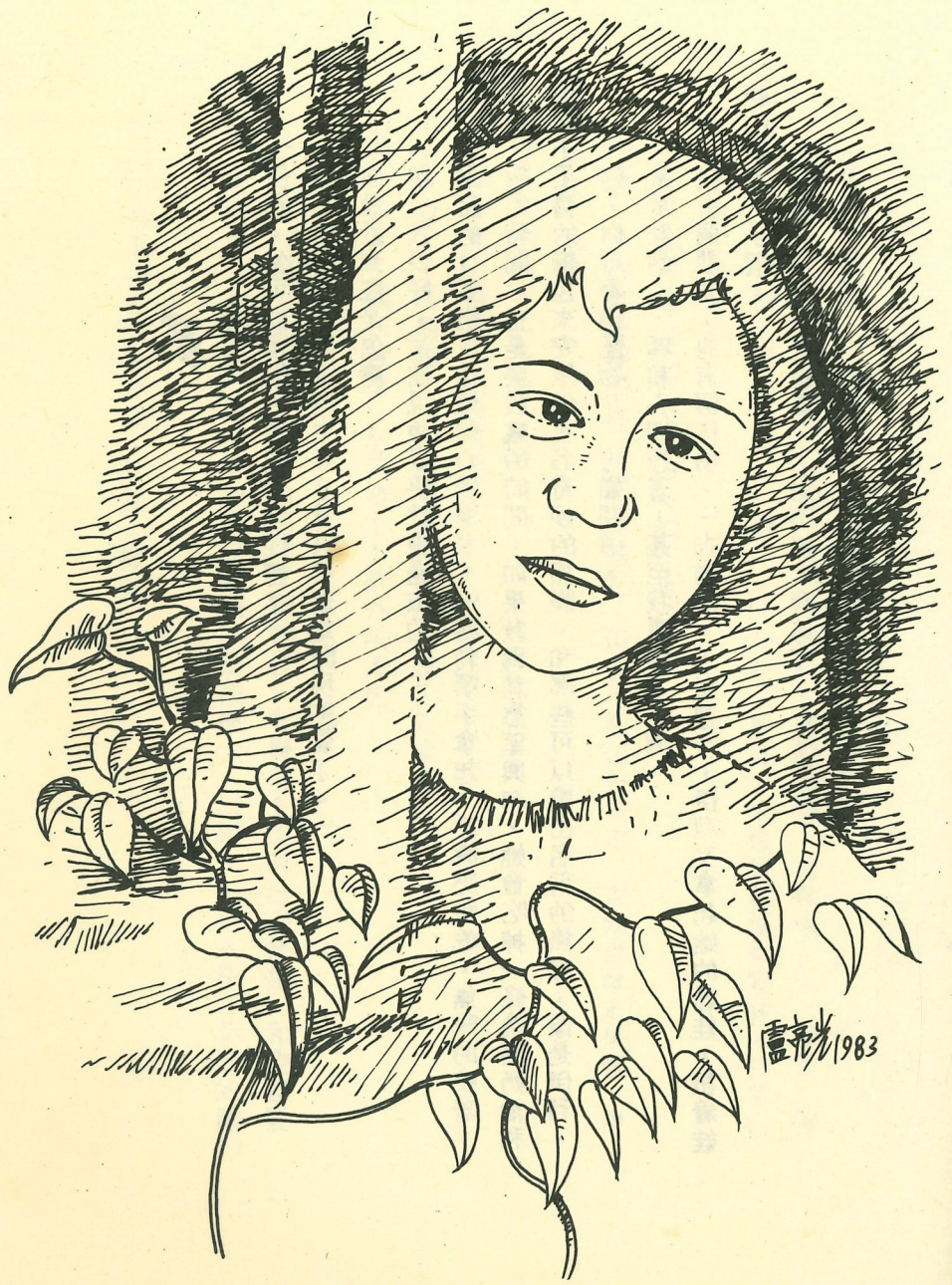
「他只會這些？教人拼字？」

老怪物莫名的望着。他還是不了解孩子們，但是他有把握可以和他們做重點式的溝通。他們必需幫他偷出瑪莉的超高頻率調整器，繼續供他餅乾。

電話鈴聲打斷了他們的話，傳來瑪莉的聲音，「伊利，電話。」

伊利走到走廊，拿起分機，然後拉着線走進房間。

外星人生命中的伊人在何方呢？



「喂，伊利，」聽筒一陣濃厚的鼻音。「我是南仕。」伊利感到南仕的電話隱藏着或多或少的打探。南仕一向都不會主動打電話給他，除了吹牛說他在小行星遊戲中得了高分。現在突然談起土星，還有火星上的奧林帕斯山。以及其他奇怪的太空東西。「……是的，伊利，太空……，太空，我整天都在想着，這不是很奇怪嗎？你不覺得有奇怪的事嗎？」

「嗨，我還有事呢……。」伊利很快的掛上電話。擦擦額頭。南仕已經慢慢發現了，伊利可以感覺的到。

老生物學家也用心電感應得知這個電話，震動在心裡，這是一個奇怪的孩子，這種應該是——拼「麻煩」這個字。

沒有太多時間可以浪費了。外星人指指電話，再指指窗外的天空。

「什麼，外星人你在說什麼？」

他指指電話和窗子外面的天空，「打電話回家。」

「你要打電話回家？」

他點點頭。「外星人要打電話回家。」

8

「伊利，怎可以稱你的老師是同性戀？」

「我不明白他爲何這麼生氣？我只不過是開玩笑罷了。」

「你最近到底是怎麼了？」

「媽，我很好，這種現象很快就會過去的。」

「說話的口氣別老是像個心理學家。」瑪莉順手拿起一片減肥餅乾，無味的咬着。這是吃飯的時間，也是要發瘋的時間。如果教瑪莉慾望興起，她會吃掉一條塗滿奶油和滿盆子果醬的麵包來安慰她莫名奇妙的焦躁，和那些可以說出名稱的焦慮，像是伊利。

「媽，你可看過怪物？」吉娣問道。

「常常看到。」瑪莉心裡想着，甚至我還嫁了一個。

「我有個朋友，他有個怪物，」吉娣說。正在這時，伊利又拿起她的娃娃，扭着娃娃的頸子，手臂。

「伊利。」吉娣尖叫道，「對不起，我忘了……。」

「伊利，拜託，」瑪莉說，「別像個虐待狂似的。」

吉娣吸吸鼻涕，撫摸着她的娃娃。伊利瞪着她。瑪莉拿起一塊麵包，在上面塗上厚厚一層黃油，又再加上幾匙果醬。一會兒，吃到肚子裡後，她感到發脹和發胖，於是她又吃了一片來安慰自己。

「媽，」邁可說。「你又在沒命的吃東西了。」

「閉嘴，」瑪莉輕輕的說，她想繼續吃，但邁可把麵包拿走，吉娣也拿走果醬，伊利把黃油藏了起來。

她看着孩子們。「多謝。」

「吃掉世界的母親。」邁可說。

「對，對，」瑪莉說，「別讓我靠近這些東西，放遠些。」

他們拿走了，藏在背後，拿到樓上去給外星人吃

◇　◇　◇

打開「說和拼」的裡面，它的內部裝了新電線，有幾段上面還沾着果醬。和機器發出的聲音是嘟普——嘟波、司奇格和布拉克而不是機械士、討厭。不是人類耳朵聽的懂的。

男孩子都坐在老生物身邊，外星人按鈕。

「外星人，那是你的語言嗎？」

「外星人打電話回家，」他指着橱子的天窗。

「你的同伴會回來嗎？」

外星人點點頭。

然而這只是發報機的一部份，這只是訊息的製造，它必需放在星星下面，日夜發動，不需要人在那兒按鈕。因此，老生物需要一種發動的力量，一種可以使它一次又一次重複發動的東西。

於是外星人帶着他們走出衣橱，走到唱機旁邊，外星人比手劃脚，用不完全的句子啞啞的表示他的希望。

孩子們仍是茫然的看見他。

外星人又指指轉盤，以手勢表示想要聽唱片。

他們仍是不懂外星人的意思。

外星人無奈、不安的來回走着，然後轉過身來，張開嘴，試唱着……。

這是嗚咧……。

搖滾……。

外星人知道這聲音在宇宙的範圍內是動聽的，但是對孩子們來說只是一種嘻笑聲和吱吱聲。他瞪着他們。「外星人要唱歌。」

他們依然不解的看着他。

「歌，外星人要唱歌。」他拿起一張唱片轉着。

「你要自己做一張你自己的唱片嗎？」

「是的，是的。」

「要什麼？」

「要——要——」外星人不知道是什麼，他只能大略的形容那是圓形的物體，他用手比劃着。

邁可走向前去。「如果要灌唱片需要很多錢，而且這裡也不是錄音室。」

外星人指指自己的頭。「拼機械士」。

「M——E——C——H——等一會，這什麼意思？伊利，他說的是什麼意思？」

伊利看着老怪物。「你是說你是機械士？」

「對的，是的，拼機械士。」他轉向唱機，拉出一根電線來。

「好了，」邁可說，「我們不要呆在這裡了。」

外星人拿着電線。「更多。」

「你要更多？」

他點點頭。

「他要更多電線，」他們彼此看看，想想用什麼辦法使他們的客人愉快，然而他卻用有蹼的脚在屋內踱着，在想更好的解決辦法。

要做一張自己的搖滾唱片，他要的東西還很多。

他的計劃與精神一再顯示給他這種設計，每次增加一點，他需要……

……一件大衣。

他走向櫥子，拉出一件大衣穿上。

相當合身，只是扣起扣子以後有點緊，對他那個加肥彈的肚子而言。不過……

他轉身過來，心想他穿上大衣和信號發射機有何關係。

不是的，老生物，不是大衣。

是衣架子。

他看着衣架，眨眨眼睛，滿腦子轉着。木頭衣架的樣子似乎在發光和搖擺，它的樣子使他入迷。他可以拴着唱機，然後再……

他抓住衣架，手指指着夾縫釘，出現火花，燒穿了一個洞。這個洞可用來做每根電線與「說和拼」的連接。

「外星人，你的手指像火炬。」

他還穿着大衣，又急急的回到衣櫥中，他的火炬手指輕輕的溶掉鍵盤接觸的焊接處，然後綁上他所有的電線。「更多……更多……」

兩兄弟們爲他找來更多的電線，一只裝餅的錫盤子，一面鏡子，一隻包裝車軸的金屬碟子。

他留下了電線，其他的都不要。那些不能做成他的搖滾唱片，一定要平的、硬的、圓的。難道一點也不懂嗎？

外星人轉身向他的天竺葵。

天竺葵說，他們是地球上的孩子，很好，只是遲鈍。

「好呀，外星人，我們再給你找其他的東西。」

「嗯，有不少廢物……。」

外星人看着他們走開，然而，對他們不能不耐煩。他必須是機械的，把電線焊接到「說和拼」上，把它們伸出衣架的夾縫釘處的洞中。還有更多的小金屬做成的彈簧，其

接觸指一定要通過這些洞。

他曾看過他想要的這種小金屬，在這個屋子裡，但是在那兒呢？

突然這些地球孩子的母親，柳樹生物的輻射波傳向他。他閉上眼睛，集中思想的在她她的形象上，她以前也曾盤據在他的思想上。

對了，她有小金屬彈簧，頭髮上的金屬夾。她是誰？深入記憶中，他搜尋了好一會兒，找到了。

「是吉娣。」

正巧吉娣跑了進來。外星人用手指指着她。「拼，髮夾。」

「髮夾———」

「不對，」他指指自己光滑的，沒有頭髮的頭。

「你需要嗎？」

外星人點點頭。

吉娣牽着老生物的手。

他們一起來到瑪莉的臥室。老生物看了一下窗外，柳樹生物在菜園處理她的蔬菜。

當她舉起一個巨大的瓜時，她的頭四周有着一層奇異的氣氛困惑着。

窗台上的花盆，綻放着不屬於季節花的花朵，向老植物學家彎腰鞠躬。

你好嗎？古代的老師，你在找什麼呀？你在從事什麼樣的科學任務嗎？

「髮夾。」

「這裡有，」吉娣打開一只白瓷做的小雞甕中。

老怪物把髮夾拿出來，在瑪莉的鏡子中出現的就是老怪物自己。他想，如果他把褲子也穿上，柳樹生物是不是因此而嚇倒？

「走吧，外星人。」吉娣說，拉着他的手走出臥室。回到伊利的房間，回到自己的衣櫥內。

「你要媽媽的髮夾有什麼用處嗎？」

外星人在他的枕頭上坐了下來，把髮夾綁在衣架的夾縫釘處，垂下一排金屬的接點，越過他的搖滾唱片的表面。他將髮夾和接連「說和拼的電線相接。」

「這東西看起來很好玩，」吉娣說，「你常做這種好玩的東西嗎？」

「是的。」

「幹什麼用呢？」

「外星人打電話回家。」

「你家在那？」

他指着天空，吉娣從小窗子望出去。

「就是我做夢時，你帶我去的很遠的地方嗎？」

「很遠。」

「他們會聽到你的聲音嗎？」

地球孩子們問了不少問題。

「他們會拿起電話說，「喂，外星人嗎？」

「拼「討厭」。」

「N——U——S——」

「不對。」

「我拼不好是因爲你把我的「說和拼」拿走了，它現在只說哥里普嘟普——。」

「哥里普嘟普。」

「總之，它不再拼討厭了。」

吉娣離開怪物，開始玩她的小爐子，她把爐子帶到衣櫥來。開始又在烤一批新的餅，是用泥巴和瑪莉的面霜混合的。

老機械士自己辛勤的工作着，口中哼着他從伊利的收音機聽來的似懂非懂斷斷續續的抒情歌。他全部的精神都投注在他的工作中。吉娣也專心的在玩她的烤餅，所以沒聽見瑪莉走上樓來，當她打開伊利的房門時，他們才聽到。

老生物急速的站了起來，躲在掩飾用的動物和眼睛會轉動的傀儡以及玩具太空機器人後面。他的身體和四肢僵硬的站着，他的眼睛，變的遲鈍和看不見，是相當進步的視覺設計，矮胖的身子比他旁邊的玩具機器人更沒生氣。

瑪莉進來了。她的眼睛環視了一下各種玩具，也和外星人的眼睛互視一下，然後又轉向天竺葵，「吉娣，是妳把它弄到這裡來嗎？」

「月球來的外星人喜歡花，他使它們長的很大。」

瑪莉摸摸茂盛的葉子，搖搖頭，「家裡每件東西都像發瘋似的長大，眞使人不懂。」

「媽媽，吃一塊餅乾好嗎？」

「嗯，這餅看起來很好吃。」瑪莉看着放餅的模子。心想太好了；然而她卻發現泥巴裡有着一種她所熟悉的味道……。

「老天啊，吉娣，這裡面有我的面霜嗎？」

「是香蕉面霜。」

瑪莉瞪着眼前的東西。「吉娣，我實在不想生氣，我知道妳是不懂，但是這是我花了二十五元買來的，現在我竟然要和着泥沙和小石子的面霜來塗在臉上。」

「對不起，媽媽。」

「我知道，或許換上另外一天，我也許會一笑置之，但絕不是今天。」

她的眼光又掃過僵在那兒的外星人和那些傀儡，爲那弄髒的面霜，他心裡又煩又亂，再也沒有心情去理會別的了。於是，轉身準備離開伊利的房間。外星人鬆了一口氣，但這是十分悲哀的嘆氣。他如何才能使她愛他，對她而言，他和玩具青蛙沒什麼兩樣。

他看着她走出房間，然後從那些玩偶中站出來，他的心情很沉重。對瑪莉來說，他只不過是個玩具罷了，和那些其餘的掩飾物是一樣的。

不快樂的外星人，拼寂寞。

拼拒絕。

他蹲了下來，爲了發報機，用他的火炬手焊接更多的線。

外星人呀！當那柳樹生物，溫柔的瑪莉爲她失去的丈夫感到憔悴時，近在咫尺的衣櫥裡，有一個宇宙的天才。他正在感傷，看着自己像冬瓜似的大肚子，垂到地上，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認爲自己是怪異的。即使今後他不再吃餅乾，大肚子也不會消失，

這就是他。

「外星人，你爲何這麼傷心呢？」吉娣問着。她望着他的眼睛，看見流動的瀑布，流呀，流呀，流進一個沙漠中的大裂縫中而消失了，這是吉娣所看過外星人最孤寂的一刻。

外星人眨眨眼，沙漠也不見了，他又拿起「說和拼」，按着上面的鍵盤。

……哥里普嘟普希臥克希克斯納分歐哥姆泥泥普泥……。

這些高智慧聲音撫慰了外星人悲哀的心靈。那是一種語言，可以用心來說的。外星人可以對夜裡的天空說話，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只等那兩個爲他做事的地球男孩從五金行把東西買回來。

當他離開地球時，至少他訓練了這兩個年輕人走入更高的途徑。

如何他會離開地球。

他看着自己用髮夾和衣架所製造的發報機，感到懷疑。但腦中的腦波卻又向他保證，他是做對了。他只能隨着腦波的指導和希望去做一切了。

但是如果孩子們沒給他偷來一面圓鋸子……。

樓梯傳來一陣脚步聲，伊利和邁可進來了。他們巧妙的打開外衣，拿出他要的圓形

鋸子，還有一些大頭釘和各式的連接器。

「喏，外星人，這是你要的嗎？」

「拼搖滾……。」外星人用手指興奮的撫頭刀鋒的表面。把它放在圓形轉盤上，用手指轉動着，有鋸齒的刀鋒也跟着轉着，從小窗戶射進來的光線，照着鋸齒，閃閃發光。

「你如何能用一面鋸子做唱片呢？」

「拼油漆。」他指着準備塗油漆的表面。

「塗什麼顏色？」

外星人指指天空。

「藍色的？」

外星人點點頭。

「媽媽剛才來過。」吉娣說「她沒看到外星人。」

「是嗎？是掩飾成功了嗎？」伊利興奮的指着那一排掩飾物。

「出去，出去。」外星人說，把孩子們都趕走。這一天之中，有太多的委屈，幾乎不是一個有尊嚴和優秀的宇宙科學家所能忍受的。

◇　◇　◇

瑪莉坐在化粧台前，面對着鏡子，手指伸入瓷雞甕中找髮夾。

在空甕中沒摸到東西。

「到那去了——」

她心裡明白到那去了。自然是吉娣拿走了。她已經在化粧了，沒有髮夾是不行的。

「吉娣，」

女孩跑了進來。「什麼事，媽媽？」

「把髮夾還給我。」

「沒法子了，怪物已經用了。」

「喔，他做什麼了。」

「用在他的機器上了。」

在他的機器上，瑪莉想了又想。爲了找回她的髮夾而對小孩追根究底的，更何況孩子又是如此的富於幻想，她覺得不太值得，還不如讓頭髮垂在臉上好了。

「吉娣，謝謝妳，算了。」

「媽，我告訴怪物，妳問他好。」

「嗯，代我問他好。」

外星人仍是在衣橱中，努力的工作。圓形鋸子已經塗好了，晒乾後，經驗豐富的機械士開始在油漆過的表面上燒出一個洞來。

「喂，」伊利說，「我明白了，這像是個音樂盒子。」

邁可從伊利的肩膀後面看過去。「這是全自動的鋼琴。」他說，外星人以火炬手指在刀上打出一串像打卡的洞來。然後把打過程式的刀片放在轉盤上面，用手指一轉，放低衣架。原來上面的髮夾滑過轉動的刀片，正好從上面的程式孔進出移動。

「哇，外星人……你是……。」

刀片轉動着，髮針走着，利用電線推動「說和拼」的鍵盤，於是發出聲音了，那是星球語言，一遍又一遍的。

哥里普嘟普希克——希臥克，斯納分歐哥姆泥泥普泥……。

「嘿，外星人，你成功了，你做成你的唱片了。」

吉娣走進來。帶着她新得手的對講機。她正在和她房間裡的娃娃通話。「娃娃，回答呀，這是吉娣……。」

外星人看了，立刻伸出他的長手臂，把對講機拿了過來，不到一會兒，便把她的麥

克風拆了下來，放在「說和拼」的揚聲器上面。

「外星人，你弄壞了我全部的玩具了。」吉娣尖叫着，全屋子都可以聽見。

她的哥哥們耐心的向她解釋，也扭者她的娃娃來警告她，要她能大方一些。

「好吧，」她抽噎着，吸吸鼻子說，「他最好別再弄壞我的東西。」

老生物學家向吉娣保證，再也不弄壞她的玩具。他們現在只要他們母親電視上的同軸電纜和超高頻率調整器。

於是，兩兄弟又溜到走廊。

當天晚上，瑪莉回到臥室，順手打開電視，脫掉鞋子，躺到床上去。精疲力盡的打開報紙看，才發現電視沒影像了。

「邁可。」

屋內靜悄悄的，沒反應。

「伊利……。」

瑪莉想着，憑她做母親的直覺，她知道是兩個兒子搞的鬼。但這種直覺更深思後的念頭，她又轉向吉娣身上。

「吉娣？」她喃喃的對夜晚尋問。是吉娣弄的嗎？

困惑的皺着眉尖，她閉上眼睛，想像小女孩偷偷的帶着一個大傀儡走進臥房。

他嘆了嘆氣，或許是自己工作太辛苦了，於是把報紙蓋在臉上，伸伸懶腰。

一陣短暫而煩躁的小睡過後，她被飢餓促醒了。該吃一大片黃油加果醬的麵包嗎？

墮落的時刻又來了？

她輕聲的從床上溜了下來，悄悄的來到走廊。一個不能控制食量的母親，會給孩子們豎立一個壞榜樣，所以不能讓孩子們看見。這一刻，他滿腦子想的都是果醬。

在走廊上停了一會兒，聽到伊利和邁可在遊戲間玩耍，眞好，孩子們不會看見她成爲一隻人見人厭的小豬，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會阻止她。

他們是我設想週到的兒子，他們不願見到痴肥的母親。

但是我忍不住飢餓。

我怪餓死了。

果醬捲餅，一碗軟凍羹。布丁，再來一客香蕉船如何呢？

她悄悄的走下樓，站在樓梯口，看看有沒有人？

客廳沒人，餐廳也是一片黑暗。

走到廚房，轉過角，才看見光線透過來，她看見吉娣坐在桌子前面，桌上放着牛奶和餅乾。她竟沒看到外星人，……他正坐在冰箱旁的一個椅子上。這可憐的小太空怪物縮在那兒，無處可躲。

瑪莉和吉娣說話。指指桌上的兩個盤子。「這一盤給誰？」她問道，飢餓地看着面前的小餅乾。「給妳的娃娃？」

「給太空人，」吉娣說，「他喜歡小餅乾。」

「我吃一塊他會在意嗎？」

「不會。」吉娣說。「他愛妳。」

「他眞好，」瑪莉說，拿起小餅乾來。

哦，天啊，糖。

餅乾使她上隱了，她知道自己輸了。「我要果凍。」

她轉身面向冰箱，打開，結果冰箱門竟打中了外星人，把他從椅子上打落下來，又正好落在垃圾筒內。坐在裡面，脚伸了出來，瑪莉仍是沒看見怪物。

「……蘋果牛奶……果凍……冰凍的橘子捲酥，我可吃下這四個……。」

「媽，」吉娣說：「妳又發作了嗎？」

「是啊，……」

突然，強壯的手臂從後面拉住她。

「媽，控制一下妳自己。」

「伊利，邁可……別再管我。」

「媽，拜託，」邁可拉開瑪莉，「妳告訴過我們，絕不准妳這樣的。」

「當我沒說過好了。」她又去拿吉娣盤內的餅乾。

「來吧，媽，」伊利說着，也擋在外星人的前面，他的腿仍是伸在垃圾筒外面。「我們陪妳玩。」

瑪莉看着伊利的眼中，有着焦急和緊張，他在她的面前不安的動着，想把她從冰箱拉開。「伊利，你眞是個好孩子。」

「妳要我們提醒妳的。」伊利說着「如果妳再吃甜食，妳會發覺穿游泳衣，會像香腸似的。」

兩個男孩把她從怪物身邊拉開，推出厨房，他們一邊一個又拉又拖的走出去。

「你們是好孩子……太嚴格了……不過很好。」

他們把她送上樓去。

「媽，別回頭看，你知道回頭看的後果。」

瑪莉乖乖的上樓去了。

第二天下午，下雨了。

瑪莉到雨傘架拿雨傘，結果沒找到，到處都找過了。因爲它早就被樓上的老怪物拿去，用作拋物反射器。

「哇，」伊利說，「那……。」

雨傘連着反射器；傘柄連着一個咖啡罐，另外還有超高頻率調整器，以同軸電纜連接着吉娣的對講機上的麥克風，麥克風連着「說和拼」，哥里普嘟普希臥克——希臥克現在倍增爲微波頻率。老怪物又表示他仍需要一些瑪莉車上的東西。

「警車明示器？你要媽媽的示警器？」邁可搖着頭，伊利卻點點頭。

「那是爸爸唯一留下給媽媽的東西，她很珍惜的。」

老航行家用圖畫表示給他們看，示警器是如何安置在咖啡罐上，這樣微波頻率才能送出去。

那天晚上，瑪莉超速回家，她的示警器沒顯示出警察正在用雷達偵察。結果被罰了二十五元。

然而，發報機快完成了。

「現在如何發動它呢？」伊利轉着轉盤上的鋸片。「如果我們帶這些到山上去，那兒沒有電。」

老太空人正好吃過晚餐，他用火炬指頭在抹有黃油的刀上穿洞。先軟化它，把它折彎，綁在衣架子上，還有叉子，做成軸齒輪形。刀子和叉子在鋸齒中移動着，一齒順一齒的前進着。

「不錯，」邁可說，「但是我們不能整夜在外面，拉着這個玩意。」

外星人微笑着，他現在完全了解了，最早這個小叉子在盤子跳動時給他的暗示。他要做的就是這個東西，它一定會成功的，放在山上，不需要手、人或其他東西來操縱。

◇　◇　◇

「這是誰？」

「我的新人物。」

「他是什麼？」

「專門變魔術的，第一級。這是他的圖表。」

「讓我們聽聽吧！」

「智慧十八，力量十四，本能二十，聰明二十。」

「名字？」

「外星人。」

外星人隱約的聽到樓下厨房傳來玩地牢與恐龍遊戲的聲音。然而他最有興趣的是每天晚上聽到這屋子裡其他的動靜，他只要把耳朵貼在吉娣的門上。他蹲着，頭向前面望着，繼續地球歷史的研究。這是瑪莉的聲音帶來的。

「彼得說，紅人被打敗了。溫蒂和男孩被海盜捉去了嗎？我去救她。小叮噹發出警告的喊聲。哦，那正是我的藥，有毒嗎？誰會下毒？我答應溫蒂要喝下去的，我會的，只等我磨尖我的小刀。當彼得伸手去拿時，小叮噹高貴的把它嚥下去。」

「哦，不可以。」吉娣說。

「哦，不。」老太空航行家對自己小聲的說。

「爲什麼，小叮噹，你把我的藥喝下去？它是有毒的，你喝了救我的命，小叮噹，親愛的小叮噹，你快死了嗎？她的亮光變弱了，如果熄滅了，表示她死了。她的聲音這麼微弱，我幾乎聽不見她說什麼……。」

老生物低下頭來，這的確是可怕的故事。

「……她說她會再好的，如果孩子們相信神仙的話，你相信神仙嗎？如果你相信，快說，」

「我相信。」吉娣說。

「我相信。」太空生物也說着。眼淚在他的眼角出現。

正在此時，伊利上樓來，要找一片繃帶，因爲手被絞碎乾酪割傷了。老生物見狀，很快的伸出他的長指頭，對着伊利的傷口。他的指尖發出粉色的亮光。伊利嚇了一跳往後退了一步，他知道只要自己願意，外星人的手指會把鋼穿成洞。然而，只見外星人的指頭發出溫暖的粉紅光。當他的手指接觸伊利的傷口時，血便止住了，傷口也立刻痊癒了，就像沒被割過似的。

伊利吃驚的看着傷口。他想開口向外星人道謝，但宇宙醫生卻要他別出聲音，把耳朵繼續貼在吉娣房門。

「……如果你相信神仙，拍着你的手……。」

老太空人輕輕的拍着怪異的大手掌。

◇　◇　◇

半夜裡，外星人站在他的小廚子的窗子旁，對外看着。皎潔的月光帶給他難言的渴

望，銀河以溫和的星光向他低頌。遙遠遠大的星群在轉動着，他聽見星球飛過時的神秘音樂。感覺到它們在黑暗中的談話。從遠處傳來巨人們嚴肅的聲響。

他把前額貼在窗枱上，思想和心境都浸入悲哀中。他曾參予這偉大銀河系的工作，親眼看見宇宙的奇蹟，看見了一顆顆星星的誕生。而現在，他卻站在寬四呎，長近五呎的廚子中，和一把偷來的雨傘，一個掩飾用的傀儡玩偶在一起。

他轉身看着玩偶，而它卻只會瞪着玻璃球，陷入它自己的思想中。

宇宙中的寂寞擁着外星人的四肢。他身上的每個毛孔都渴望着星光，在星際間親密的範圍內，在那兒，獵戶星座的美麗使人忘魂，星雲充滿了燦爛的色彩。在金牛七星群中，一顆年輕星星的直射中心射出藍色光環。星雲的外貌攏着面紗向外飄浮，輕訴那壯觀的秘密給那些在太空中飄蕩的人聽。

他被這些和其他的回憶所苦，最後終於離開了窗子，慢慢打開了廚子的門。

輕悄悄的經過睡夢中的伊利，走到穿堂。悄悄的下樓去，他畸形怪異的形像，在牆上留下了影子，像是一個正在走路的冬瓜，一個滾動的瓜，在一個陌生的土地上，一個畸形的身影。他的視覺變成地球的眼神，他吸收了他們對漂亮和各種式樣的看法，而認爲自己是個眞正的怪物，這對他的眼睛和思想來說，無疑是一種迫害，一種無法置信的

醜陋。

他偷看吉娣的房間，看了一會兒，這小女孩已經睡着了。對吉娣來說，老生物是迷人，但是，就算是玩偶青蛙，吉娣也會認爲是個瀟洒的傢伙。

他走到瑪莉的房間，向內窺視。

柳樹生物也睡着了，他注視她很久。認爲她是個女神，是她見過最美的東西。她發亮的頭髮，分散在枕上，像月光般的細柔，她表現的那麼自然的外貌，動人和可愛。緊閉的眼睛，像夜晚盛放在水仙上的蝴蝶。兩片唇瓣是蔓斗菜花瓣。

老生物的心裡喚着，瑪莉、瑪莉。

用他有蹼趾的雙脚走到她的床邊，可看得更清楚些。

她是宇宙間最美的生物，他又能給她什麼呢？

什麼也沒有。

竟然他還偷了她的示警器。

睡眠中的她也許做了許多夢，但是老生物知道，在她的夢中，是沒有一個從外太空來的，有着大肚子的老植物家。

他輕輕的把一個M&M放在她的枕邊，悄悄的走出去。

在走廊的盡頭，哈威正等着他。

哈威看着這個奇怪的生物一搖一擺走向牠時，牠的舌頭伸出來一點。

外星人拍拍哈威的頭，一股清脆的聲音傳送到狗的脊椎骨裡，使得牠的尾巴捲了起來，像個掛衣服的鈎子。牠轉過身來看着，再看着外星人。

把我的尾巴弄直好嗎？

外星人拍拍狗的鼻子，尾巴就打直了。

他們繼續穿過屋子，在夜晚中潛行着，這是他們在夜晚其他人都睡了之後例行的公事。哈威跟着這個外來客下樓梯。外星人來到放電話的角落，順手拿起電話來聽裡面的聲音，然後把聽筒放在哈威耳邊。大狗也豎耳聽着。牠看過伊利用指頭撥號碼之後，講話，過一會兒，比薩餅就送來了。

哈威把鼻子放在撥號的地方轉，希望會出現一客牛排三明治什麼的。外星人隨便撥了幾下，然後他們聽到一個充滿睡意的聲音。

「……喂……喂……。」

一份牛排三明治，哈威說，再加一客肉骨頭好嗎？

當外星人把電話放回去後，他們走進客廳。

一張伊利的相片放在電視機上面，外星人拿了起來，在瑪莉的唇上留下了一個吻。隨後又給哈威看照片。

哈威毫無感情的看着鏡框的照片。玻璃已經弄髒了，每次室內有任何東西沾上口水，牠便會得到挨罵，因此牠舉起爪子來，要外星人放回去。但是，外星人卻把它夾在手臂下帶走。

哈威心想着，他們會以爲是我把它吃了。

牠總是後悔咬了浴墊，掃帚，瑪莉的帽子，高雅的手套，致使牠惡名不朽。

在客廳裡他們踱着，桌上有一盆花，外星人和氣的撫摸它們，用他自己的語言和它們喃喃說話。

哈威總是懷着希望抽着牠的鼻子。在牠的狗夢中，牠只知道有一處是漢堡樹叢，從那以後，牠便一直在找尋。

外星人把一株玫瑰花放低，哈威急切的去聞，結果不是牠的漢堡樹叢花，只是一朵愚昧的玫瑰。

外星人把花輕輕的放進瑪莉的照片裡，把花莖塞進金色的鏡框邊，使玫瑰和她結合在一起。成爲地球上最美的東西了。

他繼續走向厨房。

哈威的尾巴開始搖着，舌頭舔舔鼻子，這間房間是狗的希望中心。

外星人指着一個大物體說：「冰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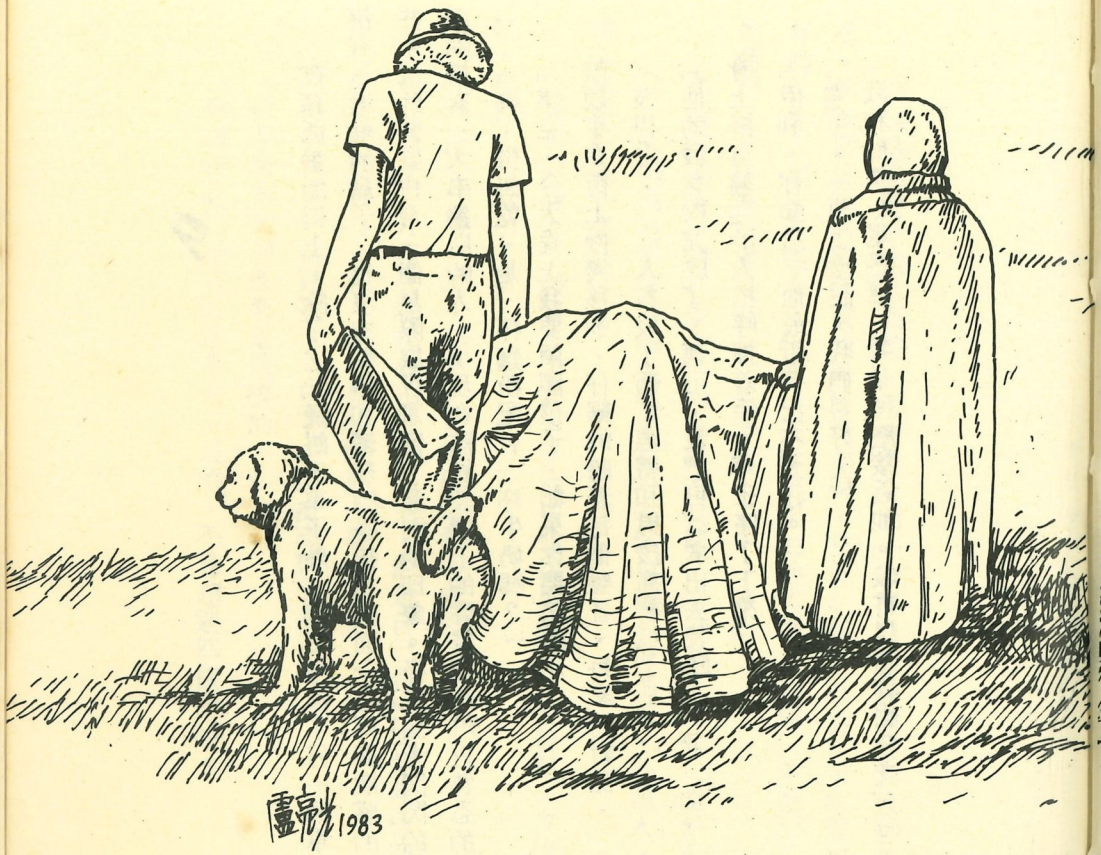
哈威熱心的點點頭。並發出嗚咽的聲音，多年來牠一直想使用這個大盒子，但是牠沒有能耐打開它。

外星人打開冰箱，拿出牛奶和巧克力蛋糕。哈威不停的搖着尾乞求，流着口水，於是，老怪物給牠一些碎肉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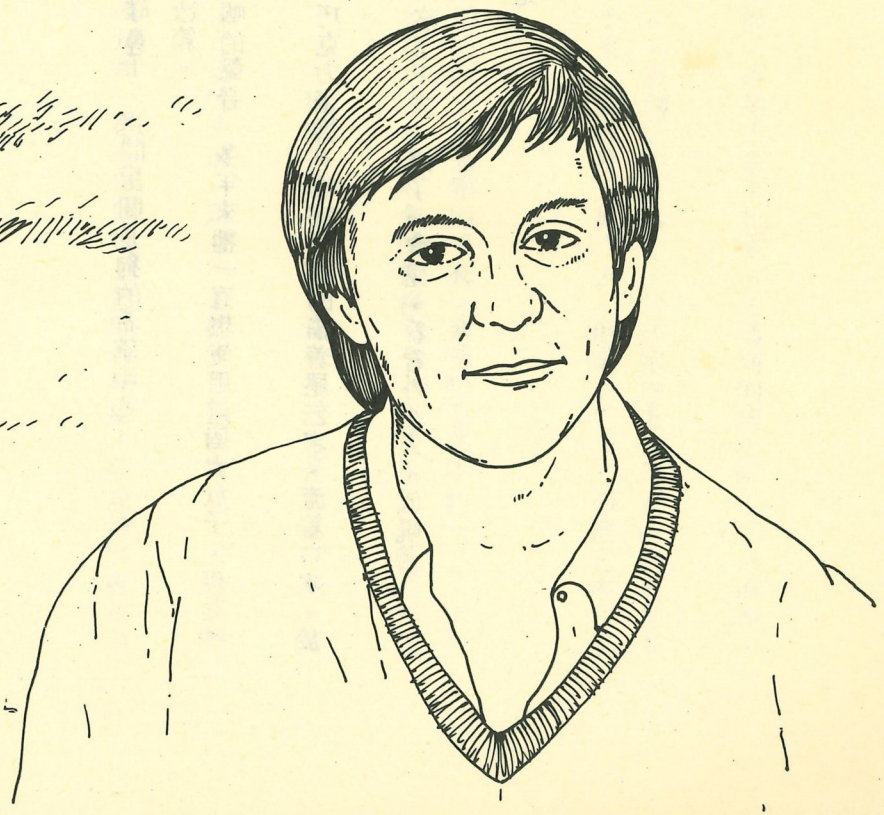
哈威又快樂，又滿足，撕開肉吃了下去。停了一會兒，看看外星人，低吼着。

我是你的狗。

如果有任何麻煩，請讓我知道。



這眞是我所見過最怪異的裝扮了。



9

夜暮低垂的街上，除了迄比薩餅的車子外，同時出現了另一輛車子，但是這車子上沒有一堆堆的盒子，也沒有乾酪和蕃茄的香味。裡面全是高度敏感的監聽系統裝置，這些系統的裝置會令一個星際旅行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坐在金光閃閃的控制盤前面的正是腰際掛有一大串鑰匙的人。出現在監聽裝置上的聲音都是附近熟悉的鄰居的聲音。

「媽，做餅乾，是一杯麵粉配合一杯牛奶嗎？」

「傑克，今天晚上我要照顧孩子，如果你要來的話……。」

監聽車在街上慢慢移動，仔細的聽着每個聲音、每家的對話。

「彼得說，「紅人打敗了嗎？溫蒂和男孩都被抓……。」

「他的發報機完成了，邁可，我們可以拿出去裝好……。」

身上掛有鑰匙的人招呼揮着手，車子停了下來。

「伊利，你知道，他最近情況不太好。」

「邁可，不要這麼說，我們很好。」

「我和他是心電感應，我是那麼接近他。我可以感覺到我就是他……。」

對某些監聽的機器而言，這些個對話一般都會被認爲是孩子們的幻想，而不會被理會，然而對這個特別裝置的監聽器來說，它就如同來自火星般的信號一樣重要。身上帶有鑰匙的人把市街圖拿了出來，在瑪莉家的地方畫上記號，並在房子畫上一個紅圈。當比薩餅的車子轉彎過來時，這車子轉入了下一條街……。

萬聖節到了，伊利盡力的向外星人解釋，這是外星人唯一能外出的好機會。

「……因爲差不多每個人都要打扮成怪模樣。很抱歉，外星人，我不是說你是怪模樣，只是不太一樣。」

「拼不一樣。」外星人說着，伊利在他頭頂蓋上一條被單，又給他穿上一雙大毛拖鞋，再戴上一頂牛仔帽。

「很好，」伊利說，「我們可以帶你到各處去了。」

伊利爲了使外星人看起來不那麼奇怪，於是自己打扮成駝背怪物來配合外星人。邁可在樓下和瑪莉在一起，他的化粧頗費一番功夫。

「不可以，」瑪莉說，「你不能打扮成恐佈份子。」

「但是所有的男孩都是這樣的。」

「你這樣的打扮在附近是去不遠的，不會超過四條街的。」

「拜託。」

「不行，吉娣呢？」

「她在樓上和伊利在一起。」

事實上吉娣並沒有跟伊利在一起，她早已爬過窗子溜出去了。

伊利轉身對外星人說，「媽絕不會看出異樣的，只要你安安靜靜的走在街上，好嗎？你現在是吉娣，知道嗎？」

「吉娣，」老怪物說，披着被單和伊利走下樓。

瑪莉在樓下等着他們，爲了響應這個萬聖節的瘋狂熱潮，瑪莉自己也穿了一套豹皮的衣服，配上獨眼的面具，手上拿着一根星棒。

「哇，媽，你看起來眞不錯。」

「謝謝你，伊利，你眞好。」

認爲她漂亮的不只是伊利，就連躲在被單裡扮成吉娣的老怪物也很欣賞她，好奇的看着瑪莉，他覺得她好像是個星球怪物，非常美麗，甚至比平常更是美麗。

「吉娣，」她說，走向他，「妳打扮的眞不錯，肚子是怎麼弄大的。」

她拍拍那個類似大瓜的肚子，老流浪者對自己輕聲的嘆了嘆氣。

「我們裝上了枕頭，」伊利緊張的說着。

「這效果相當的不錯，」瑪莉說着，「不過牛仔帽要戴得更流里流氣一點。」

她用雙手輕柔的摸摸外星人像烏龜似的頭部。當她的手指碰到外星人時，他在被單內的臉都紅了。一股美好的朝氣從她的手掌心傳到他像駝鳥似的頸子。他的心光發亮了，趕緊用手遮蓋。

「這樣子好多了，」瑪莉說着退後一步對伊利說，「好好照顧吉娣，不要吃沒有外面包裝的食物，也別跟陌生人談話……。」

邁可這時進來，他的恐佈份子的裝扮改正多了。「別吃……任何蘋果，因爲裡面會夾有刀片，別喝菓汁，因爲裡面會有大蒜。」

瑪莉傾着身子，吻吻她的兩個大寶貝，然後吻了她的小女兒——太空妖怪。他像鴨子一樣的膝蓋彎曲着，他內部的電路震動着，腦中像獵戶星座一般美的光熄滅了。」

「好了。」瑪莉說，「好好去玩吧……。」

老怪物在瑪莉的面前楞住了，像是觀看一顆新星的降臨，伊利費勁的拉了他一下。外星人穿着便鞋依依不捨的走向大門口，還不時的回頭過來看着瑪莉。

「再見，小甜心。」瑪莉說。

再見，小甜心，外星人默默的說。宇宙的愛在他的腦海中澎湃洶湧，不能遏止。

他們把外星人拖往車房。因爲吉娣披着被單坐在那裡等他們，還有外星人的信號發報機——摺起來的傘，以及其他的東西，都裝在一個紙盒中。外星人看了盒子一眼，卻懷疑自己是不是眞想用它。能住在櫥子裡，接近瑪莉度過他的餘生不也很快樂嗎？

「好了，外星人，上來吧，」

他們把他放在脚踏車前面的車籃裡，他的發報機綁在後輪上，駛離家門，來到了街上。

外星人坐在籃子裡，看着地球上的孩子在街上遊行。公主、猫、小丑、流氓、海盜、魔鬼、猩猩、吸血鬼和科學怪人。地球眞是個有意思的地方。

「坐好，外星人。」

伊利載着外星人，他感到籃子內這個外星生物份量雖小，却是很重要的，是從太空迷航到地球上的。而今天晚上要去從事的任務，給伊利的感覺是前所未有的。當他雙手把着龍頭，踩着脚踏車，載着外星人時，他感到自己不再是個粗俗的人。他的粗俗已經離他而去了。在夜色蒼茫中，在黑暗中，即使他是個大近視眼，粗心大意、情緒頹喪的。但他是完成這件任務的工具。他踩着脚踏車，感到快樂和自由，外太空人手接觸到他

的手。他看着邁可，邁可也笑着。牙齒上矯正牙齒的套子閃閃發光。他又看看吉娣，吉娣揮着手，咯咯咯笑着外星人擠在籃子裡，穿着拖鞋的脚伸出來的樣子。

伊利心想，我們一定要把他送回家去，眼睛看着銀河。整個天空在電話線和汚染的空氣中發光。似乎在輕輕的唱着歌。

「哇，這是我看過最奇怪的打扮。」站在門口的人說，他的太太也站在旁邊。眼睛張的好大，他們的孩子站在他們身邊也呆住了，從他們的父母腿縫中望出去，看着外星人。

外星人已除去他的被單，戴着他的牛仔帽，穿着拖鞋，一雙怪異的眼睛，垂到地上的肚子，像是癩蛤蟆，他現在是以本來的面目出現，他們每經過一個人家，都引起了不少的騷動。外星人很喜歡，他已經在櫥子裡關了好幾個星期，現在他伸出他的籃子來，要了不少糖果。

「……太奇怪了，」那個人輕輕的說着，當他陪着他們回到門口時，眼睛盯着外星人長的拖到地毯上像根的手指。

外星人在人行道上走着，籃子裝的滿滿的。他眞是滿載而歸呢，夠他帶到太空去吃好幾天了。一堆堆的M&M，還有一種名叫銀河的特別糖棒，是很適合長途旅行的。

「外星人，你眞是轟動。」伊利說。騎着他的脚踏車，沿着人行道邊走着。太空人慢慢的走到他旁邊。伊利可以感到這老生物是快樂的。伊利能瞭解一個怪物被人嘲笑的滋味，他一向是這樣的小孩，好像他的鼻子是被打扁的芽甘藍。但是此刻他再也沒有這種感覺了。他感到自己成熟了，也聰明了，和一個遙遠世界有關連，偉大的思想像有着火一樣尾巴的彗星，在他腦中閃過去。

他們悄悄走過草坪地上，在窗外偷看，一個男人穿着內衣在屋內走着，手上拿着一罐啤酒，口中含着一根雪茄。老太空人笑一笑，下巴架在窗台上。如果他能在每天晚上和他的朋友出來偷看人家窗子，那麼在地球上過活是值得的。

「來吧，外星人，」吉娣小聲的叫，「和我一起去……。」

她帶着老生物偷偷的繞過屋子，來到前廊，到門口，他們按了一下門鈴便跑開了。外星人的一隻拖鞋掉了。牛仔帽也扔了。他高興的叫了起來，他現在是個正常的地球人了。

「快點，快點，」吉娣說，他們閃入草叢中，喘息着，外星人的脚趾又散出煙霧來。老流浪者太興奮了，他的手指又工作起來，整排樹叢都着迷了，盛放着。但偉大的老植物家已經走遠了，到下一家偷看去了。

他們一家挨一家走着，在快樂興奮中，吃了不少糖果，老生物人表示還要收集更多的糖果。

「好吧，」伊利說着「讓我們去試試那一家。」

伊利領他們走上人行道，他想着身邊這個人突出的打扮，會被人認爲是穿了一件橡膠製的衣服的另一個小孩。至於外星人，他不再認爲自己是奇特的外形。在內心，他是人類，吃糖果，按電鈴，叫着要糖，轉動他的鼻子。

但是，當門一打開，這是今晚他第一次感到害怕，他眼中充滿着恐懼，因爲站在門口的是個紅頭髮的小矮子，他立刻知道他是一向對他懷疑的南仕。

果然，南仕懷疑的看着外星人問道，「他是誰？」他並不認爲那長手臂，以及垂到台階的大肚皮是橡膠做的。

「這是……我表弟，」伊利結結巴巴的說着，恨不得踢自己一脚，竟沒想到這是南仕家。現在眞是自找的麻煩了。南仕站在他們的面前。

「他的樣子很奇怪。」南仕說，向前靠近一步，被一種他不了解但卻與這奇怪的流浪者有關係的力量吸引着。

這男孩，認爲這個宇宙論者是個卑鄙的小人、

他往後退，伊利跟他一起後退。南仕繼續往前，當他們跳上脚踏車時，他也跳上他的。

「拼快，」外星人說，伊利很生氣於自己，因爲自己竟然很自信的把外星人展示給別人看，如果你想把他顯示給每個人看，讓別人看得目瞪口呆，這樣又能保守外星人的秘密呢？

尤其不能給像南仕這種小人看，因爲是沒辦法欺騙這種人的。小人一看便知道他是外星人。

外星人坐在脚踏車前的籃子內，頭低低的，脚伸出來。他在想南仕會做什麼？去向政府報告？然後把我關起來？

伊利轉個彎，回過頭看，不見南仕，可能他騎的不快。

「好了，」他說：「把他甩掉了。」

但是，他們並沒有甩掉他，他正加速在夜間騎着抄近路，他又怎麼知道何時該轉彎，如何抄近路？就是有種心電感應吸引着他。他和外星人的系統有了接觸。他騎車子像瘋子一樣，速度是作夢也想不到的快。紅髮被風吹平了，耳朵豎起。他在月光下像個瘋子一樣騎車，一條街又一條街的跟隨着伊利。

他的車燈熄了，只有反光鏡在黑暗中發光，但沒人看見。身爲一個小人，什麼都不對勁，誰也不會理他，每次都是他自己獨自玩電子玩具。今天晚上，他的脚踏車像充滿了力量一般，他騎起來也像是個職業騎手。他的暴牙作興的喀哩喀哩作響。

他跳上路邊，正好看見伊利就在前面。伊利的尾燈在路燈下格外的發亮。

南仕想，伊利必定是想逃到山上去，他不禁得意地微笑起來。

伊利朝着山上騎去，他緊靠在龍頭上，脚踩着。腦中想着太空的事。他感到自己像是滑翔一般，幾乎可以滑上天去了。他高興的笑了。想起，同學們都嘲笑他，因爲他是唯一吃瑞士乾酪的。但是又怎麼樣呢？現在又有什麼關係呢？他現在正沉於一種難以置信的力量中。

他經過最後一盞路燈，開始爬上山路。

伊利回頭看，看不見追踪的人，他爬車子踩着離開公路，爬上防火路。

車籃子在行進中顛簸着，太空人手中抓着籃子。現在距離登路的地方很接近了。外星人想着，他必須安裝他的發報機，開始打信號。太空無限大，時間無限長，不能再誤了時間。但是，伊利現在卻騎的好慢。

「伊利——」

「嗯？」

「拼緊抱。」太空生物學者移動他的手指，放出低度的反引力公式，脚踏車離開地面。

跳過草叢，樹頂，飛向森林。

好多了，老流浪家想着，坐正在籃子裡。

伊利儭儭的握緊龍頭，張着嘴，頭髮豎了起來。車輪在空中，迎風慢慢的轉着，當飛越看到下面的森林時，外星人思想轉得好快。他可以看見防火路，還有森林的小徑，在月光下，滑行雲中。

底下，一隻貓頭鷹醒了，懶懶的張開翅膀，尖長嘴喙着，想抓一隻老鼠或一隻蝙蝠吃吃。牠漫不經心的飛了起來，突然來了個大轉彎落下來，凸出大眼……。

這是怎麼回事——

伊利和他的車，還有坐在籃中的太空怪物，飛過傾斜的貓頭鷹身邊，牠正好落下牠的翼，落到地上，驚惶失色的蹲在地上。就在此刻，南仕衝了過來，貓頭鷹一轉身，差點被他撞上。

這森林是怎麼回事？這隻困惑的鳥奇怪着。但南仕沒工夫回答，他往上衝，車子跳

過草根、石頭、樹枝。他的腦子滿佈喇叭聲，隱隱約約迴響着。他很知道上那兒，彷彿有秘密的信號指引着他，這森林是接受他的，而道路也爲他完全打開，但是伊利在那兒呢？

月光透過樹稍，照在蜘蛛網上。伊利的脚慢慢緊張的踩着，車鍊在空中發出喀哩聲。以前當他爬上山頂時，他知道這個脚踏車會飛，但是直到今夜才實現了這個遐想。外星人就是那個施行魔術的人。他的魔術是一種如此進步的太空科學，只有遠古時代的人才會了解的。這種科學能控制他們偉大的船，自然可以把脚踏車送到登路的地方來。

當脚踏車落地時，這老太空老物從籃子裡窺視着。他用他精細的接觸來做密切的控制。脚踏車滑進草叢，慢慢的下來。但是在最後一刻，卻把老流浪者的長趾卡在輪軸中。

「嗚……。」

車子倒在地上，最後壓在外星人的身上。從籃子爬了出來，外星人脚趾發疼，但是他太興奮而不再乎了，伊利也站起來，開始打開發報機。

老生物環視一下空地，看看第一晚追捕他的人是否還留在附近。他敏銳的內部雷達轉運着，掃視森林表面。他察覺到南仕，出現的位置點。但由於他的發出物不同於外星

人本身，那是一個流浪者，一個孤獨的人，一個不適合環境的人。當外星人掃過他，感到沒有威脅。

他對伊利表示可以裝上發報機了。

◇　◇　◇

圓形的鋸片像是一個魔鬼附身的盤子，刀、叉在鋸齒間前進。是什麼力量引起這種着魔似的轉動？一個附有彈簧的電鈕，吊在另一棵細長的樹上。當風把樹吹彎時，繩子就會拉緊，吊起刀叉轉齒輪，齒向前動着，鋸片轉着，髮夾滑過它，便推動了「說和拼」的程式。而眞正發動「說和拼」的是什麼？是數百條電線，老植物學家把它們連接在樹中。這些電線與葉脈、樹枝、樹根相連，吸出生命的電力。如何的吸收，只有老植物學知道。伊利可以感覺到森林的生命流過電線，集中力量發動發報機。

翻過來的傘，上面連着錫箔，在月光下發着亮光，它不只是反射月光，示警器的微波信號，由超高頻率調整器，以拋物形向太空發射。

……哥里普嘟普希臥克—錫臥克·斯諾分歐哥姆泥泥……。從這個設計眞正發出的聲音，是優雅而嚴謹的，但我們的字母無法發出外星人從「說和拼」中所調的那些音的微妙差別。

伊利站在流通的信號中，希望他能成功，然而這麼微弱的東西怎能在浩瀚的宇宙中搜索，信號流通似乎太少了。

外星人似乎看出伊利的疑惑，拍拍他的肩膀。「我們要找到一扇窗子。」

「我們？」

「我們的頻率是那扇窗子，它會到達他們那裡的。」

他們站在發報機前有很長的時間，兩人都默不作聲。星星似乎也在聽。當然，包括南仕也正躲在灌木叢中側耳傾聽着。

◇　◇　◇

在家裡，這時，瑪莉正使出全力來對付拜訪她的一羣小鬼。

「是的，請進來。老天呀，這群小鬼眞教人害怕……。」

他們唱歌給她們，跳舞給她看，唱到一半時，口香糖竟掉在地毯上，棒棒糖的黏液粘得牆上都是。哈威竟然咬了其中一個小鬼。正亂的一團糟時，樓上瑪莉房間的一扇窗子打開了，一名政府的人員手持一個電子儀器翻窗而入，電子儀器的閃光及指示羅盤引導他走出瑪莉的房間，進入走廊。

這名政府人員走入伊利房間時，電子儀器開始受到反應，當他走近外星人待的儲藏

室時，電子儀器竟發出反應的聲音。這人又走了幾了幾步，似乎覺得很滿意，於是沿走道走回瑪莉房間，再由窗子安全地爬了出去。這時哈威的嘴巴被瑪莉用手帕綁了起來，而那被咬而大哭委屈的孩子，正塞了一嘴的巧克力糖。

◇

「哥利波　杜波　查我查我……」

伊利和外星人坐在發報機旁邊，一面傾聽，一面遙望夜空，南仕則全神的注視他們。夜空寂靜無聲，並沒有任何回答。

幾個小時過去了，伊利疲倦的睡着了，南仕則已經回去了，因爲若是九點鐘沒趕回家就不好了。於是只剩下老生物獨自和發報機等在一起了。

他將信號發出去，進入太空黑暗中。

外星人覺得不舒服，是不是吃太多糖了？

他在林中散步着，拜訪各種植物，他的脚步有點沉重，比平常重多了。也許是因爲偷看別人的窗子和一時跑的太快了，他不習慣這樣。

他來到一條小溪旁，坐了下來，流水的聲音令他覺得很美妙，他把頭放進水裡，浸了好幾個小時，聽着地球動脈中的血液流着。他最後也睡着了，頭仍是浸在水中。

「我想他大約四呎高，」瑪莉對警察說，「穿了一身駝背裝。身子矮小。」

她開始哭泣。「他一定是吃下刀片了，」她說，「我知道的。」

「現在，現在……」警察說，「有不少小孩子在萬聖節時失踪。我相信伊利沒事的。」

◇　◇　◇

吉娣和邁可在十點就回來了。伊利的床是空的。瑪莉的心情低落而傷心，她淚眼汪汪的看着警察。「我最近對他很不好，我要他清掃他的房間。」

「這沒什麼不對，」警察說。

哈威想叫出來，但是嘴上還綁着手巾。他用爪敲門，發出嗚咽聲。

「伊利，」瑪莉跳了起來，伊利從後院回來。她高興的解開哈威的手巾，狗放鬆的嚎啕叫着，爪子抓上抓下的。

「這算是人口失踪嗎？」警察笑着，合上本子走了，留下重聚的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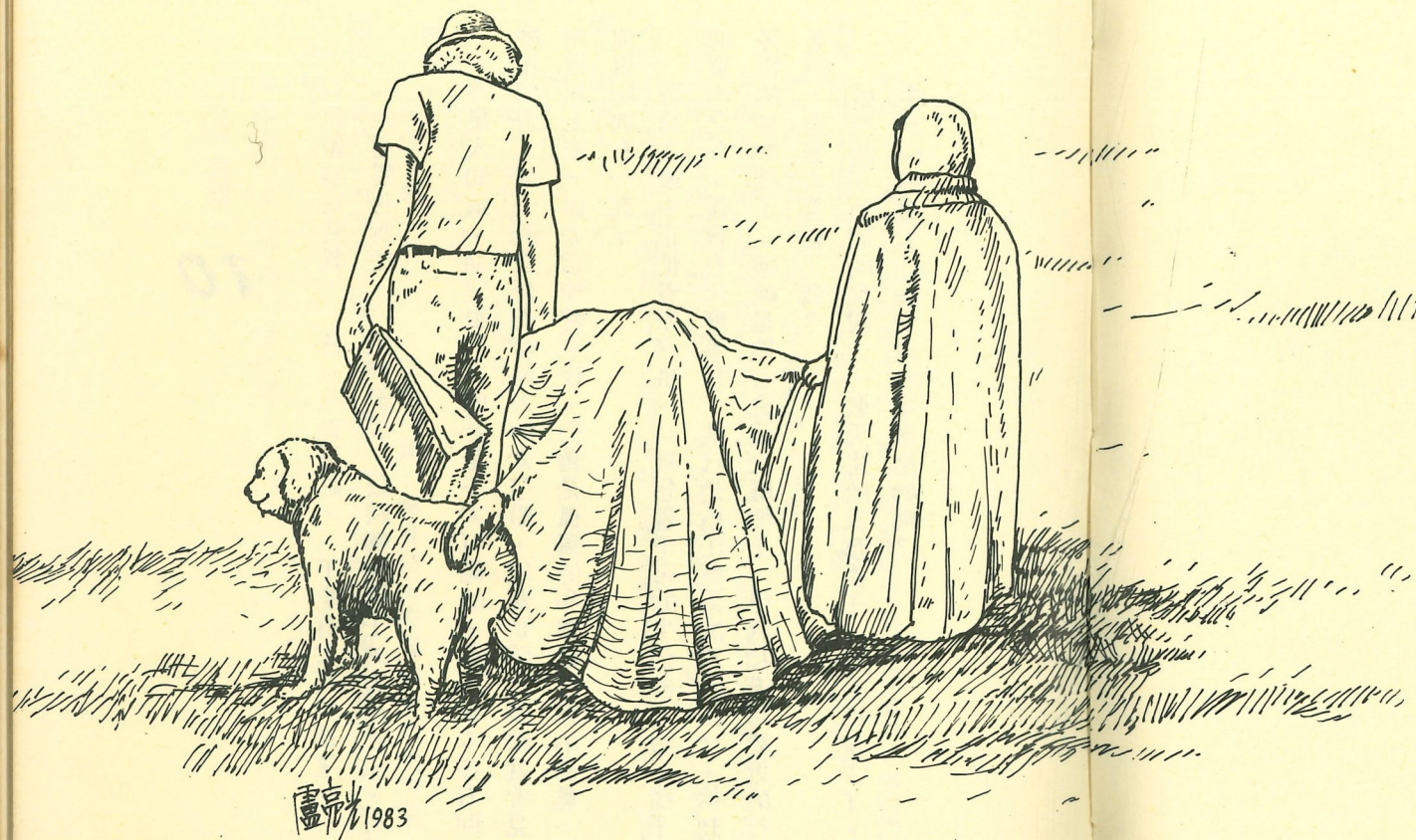
「邁可，你一定要找到他，在森林中，靠近空地……。」

瑪莉把伊利安頓好在床上。現在外星人才是失蹤的人了。邁可溜到車房，拿出他的脚踏車。他騎了出去，後面一輛車跟着他。

他回頭一看，車中有三個人，似乎都在注意他。他急速轉入兩家中的小路，擺脫了車子，逃往山上騎去。

他找到了外星人，頭仍是浸在溪中，這個老航家看來不太好，但他堅持他很好，只是在聽地脈的聲音。

他指指溪水，指指天空還有許多東西，但邁可只覺得他很蒼白，脚步遲緩。



這眞是我所見過最怪異的裝扮了。

10

「發報器只裝置了一會。」邁可說，「不能有太高的期望。」

「你必需告訴他。」伊利說着，眼睛轉向櫥子的方向看去，外星人正坐在櫥子裡沉思着。

外星人知道，期望很快有回音是不太可能的，或許根本沒有回音。但是仍忍不住這麼希望着。他一直在想那艘偉大的太空船，只要是閉上眼睛就看見它，那美麗的飾物降到地球上來。但是當他醒來後，仍舊是孤獨的和那盒吃剩的餅乾，以及一些只會傻眼的傀儡玩偶在一起。

瑪莉在家中正忙着家務事，心裡想着平常的生活裡，除了孩子們喜歡溜到冰箱找吃的東西之外，還會有什麼事呢？她只是擔任疲累的清除工作，拾起零落的吉他絃，奇奇怪怪的植物種子，她總是擔心會是大麻種子。伊利和邁可最近的行爲怪怪的，連吉娣也是的。全家人都變了嗎？

她想起了他們的父親，一個天生的放蕩浪子，到墨西哥去了。

生活中還會有什麼驚訝的事留給她嗎？

每件事不都是好好的嗎？除了臉上的皺紋外有增無減外。所以她只有購買胎盤素或是其他的東西製造的昂貴的面霜來和他們作戰，把它們消滅。

把吸塵器關掉之後，才聽到有人在撳門鈴。

存着某種奇怪的理由和莫名升起的希望。她知道這是瘋狂的，但是這房子最近不是每個人都在發瘋嗎？她走到門口，突然盼望也許是那個迷人的浪人丈夫想念她這個老情人的站在那兒？或是其他人，爲了尋找這新的愛慕者。讓他是一個高大、黝黑、具有征服力的男人。

她打開門。

竟是一個小矮子、紅髮的人。

「伊利在家嗎？」

「南仕，等一等……」她嘆口氣，轉身爬上樓梯到伊利的房間，房間和平常一樣是鎖的。他們在裡面幹什麼？是什麼非法可怕的事？或是要讓她再去買一瓶胎盤營養面霜，在她……。

她敲敲門。「伊利，南仕來了。」

「叫他滾開。」

「伊利，我不能這麼做呀，我去讓他上來。」

瑪莉下樓，感覺到孩子們只是她生活中必需做的一項單調的工作。難道她的生活中就不會有任何新鮮的事發生嗎？

「多謝，」南仕說，經過瑪莉的旁邊上樓去。在南仕的生活中倒是出現了許多不可能的新鮮事，而他正在找尋它的來源。興奮的情緒之下，他的招風耳更靈敏了。他敲着伊利的房門。

「讓我進來。」

「走開。」

「我要看外星人。」

房間裡立刻安靜了下來，南仕對自己這句話的效果十分滿意，臉上露出微笑。門打開了。他走了進去，一付包打聽的樣子。「聽着，我先把話說清楚：我相信的確有外星人，昨天晚上我在森林中看見一個外星人，和你在一起。」

「我告訴過你，他是我的表弟。」伊利說。

「那你眞是有個極爲醜陋的表親，伊利，我是親眼看見他。」

「沒有，你沒有。」

「我並不想爲難你，因爲現在街上正有個人，正挨家挨戶的在打聽消息，問有沒有人看見這附近有任何怪物出現……。」

「又怎樣呢？」

「我會去告訴他們我所知道的事。我知道的還不少。」南仕看着伊利，他的瑞士乾酪臉發光。他想伊利實在不是個壞人，只是天生是個小人。小人只會在別人心情不好時出現，使人感到更不舒服。「我也可以一個字不講，那就全看你的了。」

伊利嘆了口氣，南仕知道他投降了。他開始發問一些問題。「你是在那兒找到他的？你知道他是從那裡來的？他會說話嗎？他有超人的力量嗎？」

邁可插嘴，「如果你告訴別人，他會把你分解掉，讓你消失不見了。」

「他能辦到嗎？眞的能嗎？他做過嗎？」

伊利走到櫥子裡，把門打開進來。

老生物迷惘的看着，因爲他聽到南仕的聲音，這一次他的思想威脅並沒有消失，而且這次是眞的威脅來了。

「他只是個人，但是他不會傷害你，我保證。」伊利說。

外星人遮住臉搖搖頭。現在已經不是萬聖節了。他的臉不能再任意給別人看。

這時門鈴響起，暫時解除外星人的困境。伊利和邁可都感到門鈴聲在他們的神經中震撼，像一個走火變熱的電線。伊利從櫥子走出來，正好看見邁可溜到走廊。

邁可輕手輕脚的下到樓梯的轉角處，從那兒可以把下面的情況看的清清楚楚。瑪莉從沙發上起來，她在那兒找到一堆紙團和一本雜誌，幾乎都是滿本的色情圖片雜誌。

「我的孩子們，」她疲倦的想着，「我的一群無知的孩子。」

她走向鈴聲不斷的大門，知道這絕不會是一個高大，黝黑和具有征服力的人。但是——他瘋了。

他說：「我來調查有關不明飛行物體的事……。」

她看見他的腰上掛着一串鑰匙。不管他是誰，他一生中必定打開了不少門。

他出示給她看證件，表示是政府人員。

「對不起，我不明白……。」她結巴的說。

「距離這裡不遠處，有不明飛行物體降落過。我們相信它曾留下一個人……。」

「你在開玩笑。」

「我保證不是。」他的眼睛盯住她的，「我不是開玩笑。」

她更爲驚訝的看着他。她，一個離了婚的婦人，有三個孩子要撫養，日子過的寂寞而沮喪，好不容易現在來了一個迷人的，可能是單身漢的男人，可是他卻在找什麼飛碟。

她有點支持不住，用手撥弄了一下抹布，「沒有，我們家沒有什麼可疑的東西。」

他看看她之後，眼光轉到屋內，環視了一周，彷彿他早已知道裡面是什麼樣子。今天的登門造訪，只不過是爲了一項複雜的計劃而探視一番。她想，要是他走到她背後，她就用雞毛撣子打昏他，然後再溫柔地好好照顧他一番。

他向她道歉後，離開了。她看着他沿着人行道走，心想，他是不是也像她的孩子一樣看多了太空漫畫書，或是他曾跌壞過腦袋瓜子。

她注意不遠的路邊有一輛公務車。司機對那帶鑰匙的行了一個禮，那人坐了進去，還有其他人也坐後座。他們都跌壞了嗎？

她從窗子走開，又開始使用她的吸塵器。也許是誤會這個人了。也許他是個認眞的人，是眞有任務在身的。

的確，櫥子裡是有個太空人。

她打開櫃子，整理凌亂的鞋子、雨衣、帽子、手套。雨傘依舊是不見了。她知道是邁可和伊利拿去了，只希望它不是被用在色情方面。

邁可潛回伊利房間，「他是個調查員，他拿證件給媽看。他說有不明飛行物來過……。」

南仕跳來跳去的，像是裝了彈簧似的。「你看過不明飛行物嗎？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

伊利打斷了說話，「媽說了什麼嗎？」

「沒有。」

「他知道發報機嗎？」

南仕跳的更是厲害了：「是他從其他世界帶來的嗎？像一架未來的機器嗎？」

「他用髮夾做成的。」

「髮夾？」南仕想了好一會兒，然後十分令人討厭的發問：「他想回到他的星球去嗎？噢，天啊，伊利，他會再降落一下嗎？在什麼地方？是什麼時候？」他認爲自己幾乎要失去優勢，於是再度威脅着：「你必需立刻讓我看外星人，否則我就去找那個帶證件的人，我說的是眞的。」

伊利沒有辦法，只好打開門來。

外星人走出來，他很冷靜，口中吃着小餅乾，腦子空空的，什麼也不想。他看着南

仕。

南仕的雙手無力的垂在兩邊，臉上毫無血色，楞住了。額頭的後面響起各種嗶嗶聲，和那天晚上騎車追逐時所聽見的聲音一樣。「我今天就可以死了，」他輕輕的說：「可以上天堂去了。」

邁可說：「現在你要發個血誓。」

「什麼都可以，」南仕說，根本不管邁可、伊利或這個世界。因爲站在他面前的是地球上最難以置信的生物。「我一直……在作夢……夢見你……」南仕說着。

邁可抓住南仕的手腕。「跟我說一次，我發誓決不把今天看見的事告訴任何一個生物。」

邁可用小刀割破他自己的手指和南仕的，南仕慢慢的跟着唸：「我發誓……」血從他們的手指流出來，邁可抑兩人的血結合在一起。外星人困惑的看着他們，舉起他的手來，手指開始發出粉紅色的光。

「不，」伊利說，「不要。」

太遲了，那粉紅光向外散出，碰到邁可和南仕的手指，他們手指的傷口立刻停止流血，皮膚也迅速痊癒了，一絲疤痕也看不出來。

伊利使勁的踩着，痛恨自己爲什麼這麼不小心，
爲什麼要帶外星人出來炫耀？

11

在他的單位中，同事都叫他是「鑰匙」。他有名有姓，但是鑰匙卻成爲他的標誌。他的鑰匙可以啓開像倉庫一樣普通的建築物，許多倉庫中房間的鑰匙，全都繫在他的腰間。他現在便是站在這些房間中的一間，前面是一幅工作圖，上面畫上一個個同心圓正逐漸集中向一點。

他吩咐他的助手：「前幾天，我在收音機聽到一些宗教的民衆談到我們所看到的東西，他們說那艘太空船是撒旦的化身。」

助手一邊喝咖啡，一面繼續整理前面的人名卡。名單上是一些名望的科學家，生物學家、各科實驗室專家。「你知道嗎？一旦我們動員這些人，別人會把你當成白痴的。」「現在已經是時候了，我們應該動員他們了。」鑰匙說着。眼睛仍是注視着地圖，看着伊利家那一點。

他的助手抬起頭來看他，「如果只是孩子們的幻想該怎麼辦？如果我們收聽到的只是孩子們的把戲呢？」

「太空船在這裡降落。」鑰匙指着地圖上的最外圈。接着他的手指又指向較內圈的

圓圈：「我們是在這兒收聽到有關迷路的外星人。」他用手指着伊利的家：「這兩個地方，這麼近，不可能是巧合。」

鑰匙伸手按了一下錄音機的按鈕，伊利的聲音響了起來。

「……他從很遠的太空來，邁可，從一個我們不瞭解的地方來的。我們一定要幫助他……」

鑰匙按了停止的按鈕，房間又再度安靜下來。那天晚上，他在追踪螢幕上看到太空船的降落；星際間一股駭異的強大力量，落在地平線上。這條船的出現是他熟悉的景象。只是這次，船來的太突然了。

他的助手站了起來，與他一起面對地圖。「好了，」說着，用手指彈了彈人名卡，「你要的人全都在這兒，像是一串諾貝爾獎宴會的名單。」

「統統都請他們來。」

「在我們把科學界都找來之前，你再聽我一句話好嗎？」助手指着地圖說：「假使眞的有一個外星人迷失了，他不太可能藏在任何人家裡。」

「爲什麼？」

「因爲他是個太空怪物，他會像游擊隊一樣躲在山上。」助手指着他認爲可能藏身

的地方說：「你以爲他們沒有受過「外星求生訓練」嗎？你以爲他們從來沒有預先設想過這種意外嗎？」

「我們會當場抓住他的。」鑰匙平靜的說。

「或許，如果你是外星人，你會去敲附近住家的大門嗎？」

「他已經在那房子裡了。」鑰匙說。

「還是讓我們把這些專家找來之前，先找到外星怪物好嗎？」助手再度用手撥弄人名卡片。「一旦這些人都到了，可眞是會驚天動地的。那樣想堵住消息的洩漏都不太可能了。假使你沒猜對，那房子裡只有一羣滿腦子星球人的幻想的小孩子以外什麼都沒有的話，你就會被炒魷魚的，因爲你花了一千億美元來玩追踪的遊戲。你可知道？政府已經在削減預算了，我們得省着一點。」

鑰匙指着人名卡說：「請你還是把他們都請來吧！」

助手嘆了一口氣，「如果你錯了，我們就完了……。」他指着地圖上森林和小丘的地區說：「如果有你所說的怪物，他一定在這些山上，過着原始的生活。」

「我想是和魯賓遜差不多。」

「對了，絕不會坐在某某人家的厨房喝牛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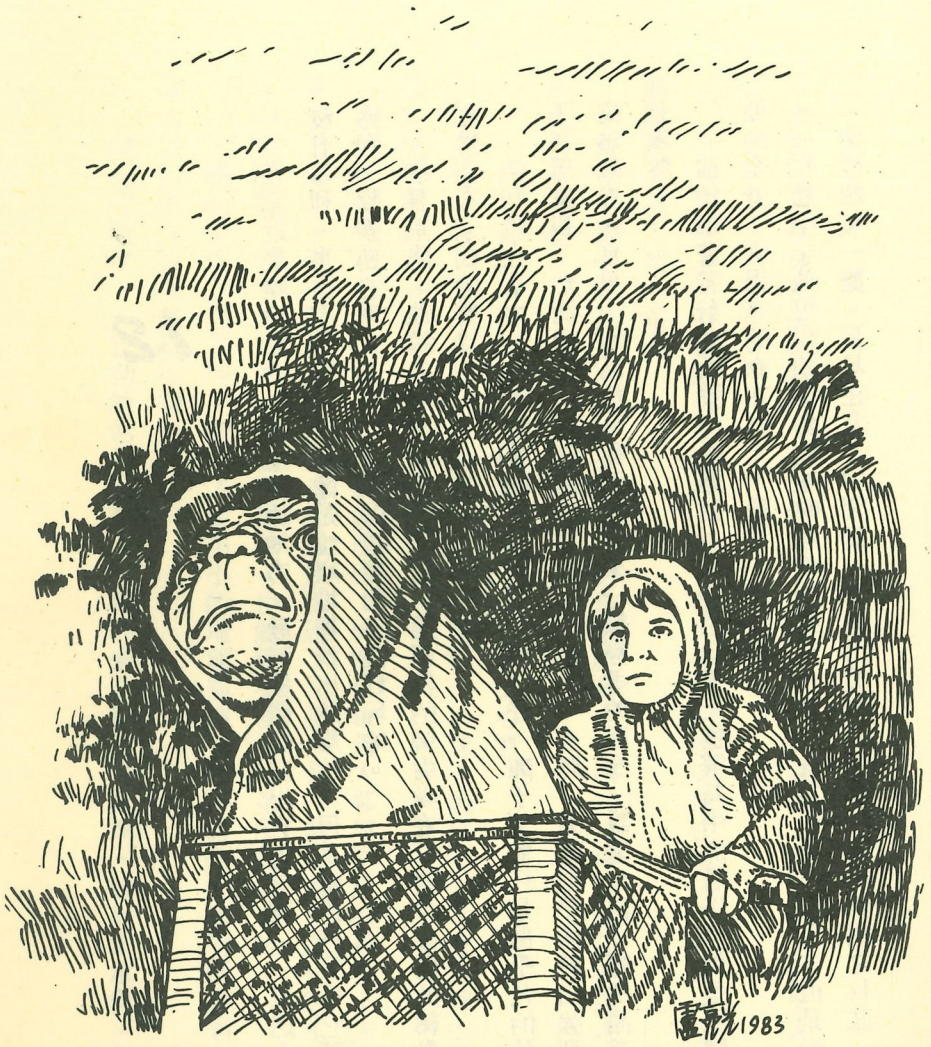
在家裡，外星人正坐在厨房用麥管吸飲奶泡。他覺得麥管是地球上最好的發明，使人容易吸飲東西。

「你喜歡喝奶泡嗎？外星人。」伊利坐在對面問他。

外星人點點頭，美味的液體在他杯子裡唔唔作響。

助手按照名單一一打電話給那些專家。這羣科學家是經過詳細安全的調查，並簽字同意組成備用人員，提供專長服務。當時他們有點覺得好玩，有些人不太高興，認爲荒謬到家，所以簽字李都不用心。他們沒有一個人認爲他們的專長會被用上場。

當他們接到電話另一端傳來的聲音時並不感到奇怪，然後沉默的放下電話，心想不知是誰瘋了——是他們，還是政府。



伊利使勁的踩着，痛恨自己爲什麼這麼不小心，
爲什麼要帶外星人出來炫耀？

12

在靠近登陸地點的一個隱密的地方，發報機繼續發出它的信號，一直送入太空。它沒有專利，也沒有執照，樣子像是垃圾堆裡找出的廢物。但是當伊利接近它時，却可以感到一股強勁的電力，他馬上明白這廢物不是好玩的。

夜幕垂臨，他獨自和發報機在一起，通訊器的棘齒輪在草叢中微弱的轉動着，像是蟋蟀正在求偶的聲音。

伊利躺在草中，看着繁星滿佈的天空。躺了好一陣子，他只是個平凡的孩子，滿腦子胡思亂想，然而現在卻沒理由的喜歡上了星光。有時，月亮似乎能發出強烈的光芒，成爲飄浮在星星上的面紗。從天空傳來一種輕柔的聲音，說着無法了解的語言，或者只是風聲。

他傾聽着發射器所發出的訊號：他一點也不能瞭解其中的意思，但是訊號却貫通了他的全身；翻過來的傘在月光下發光，照射着他。

在腦中，他可以聽見媽媽在喊叫他的聲音，這麼晚爲何還不回家？但是他不去想她，索性四肢一攤。星星在月光中閃動，放射出柔軟的光輝，他不禁爲之目眩。躺了很久

，伊利被一種他無法抵抗的力量吸引着，是他從來不知道的，在地球上也無人能感覺到的。

伊利發抖，但不是因爲他怕冷。而是他感覺有一股感情在他週身傳遍。宇宙的孤寂感深深的進入他的體內。

他在草叢中飲泣，因爲被一個沉重的負擔壓着。也因爲這種星際間的渴求是一般地球人所沒有的。

一種聲音對他細訴着，慢慢地拓展了他年輕的心靈。

金鈴般的耳語來自長空的盡頭，柔柔的迴響，地球人因爲受到本身星球的限制，所以無法嚐到這種宇宙的渴望。

伊利凝視着夜空，幾乎靈魂脫竅而出，神遊到每個人都摸不清的星星上去了。他在草地上滾着，清冷的星光沐浴全身。訊息貫通了全身，是一個比他更進化的生物帶來的，一個生物，他的本性是一種去愛星球，也能被整個太陽系所愛的本能。

天體的音樂吞噬了他，帶走了他小小的地球靈魂，被宇宙的狂喜所壓抑過，這是地球人從出生以來就無緣接觸的。

他忍住悲泣，一股勁的站了起來，慢慢的走向他的脚踏車。他無法承受，無法應付

一連串的影像，那些屬於四度空間，令人不能招架與想像的曲線。

他踩着踏板。反光條不斷的轉動，形成他脚底下的小月亮。他在防火路上，騎着車，身體不停的抖動。

◇　◇　◇

鑰匙的辦公室四面牆上都有照片，從每張照片的下面鉛字說明上，可以知道這些照片是屬於空軍所有。有的圖片只是模糊的光——美麗的光呈地平線的移動，或垂直的橫過天空——有些很清楚，特別是一些空軍偵察駕駛員照的，他們都是一些極少會產生幻覺的人。沒有任何一張是暗房變出的花樣。

在鑰匙的桌上，有一外星脚印的模型，是從登路地點上的軟泥地上收取到的。脚印模型旁還放着一個公事包，裡面有從太空船降落的地方採取到的燃料分析。

由此可見，鑰匙並不是月光下的醉鬼，也不是愚笨的警伯，更不是騙人的。他是個理智、達理的政府高薪人員。這時，他正與一位階級很高的人物通話，他極力的向對方保證，他所領導的情報處是值得給付這麼多薪水的。

「還要再花幾天的時間……，不，時間的延遲是無法避免的……我們依照最初的指示，給予這活標本完整的維生系統……」

鑰匙一邊聽着，一邊點頭，手指敲着桌子，再度的保證。「我們已經派人監視這個地區了，沒有一個人或是一樣東西會逃過的……是的，很好……。」

他掛上電話。這是晚上，是暴風雨即將來臨前的寧靜。他喝着咖啡，如果他錯了，如果什麼也沒抓到，他一定會丟掉差事，不過不需要太過擔憂的這應該是光榮的勝利。

門開了，他的助手走了進來。「隔離和防止汚染的範圍太大了，整棟房子都應該用螢幕監視。」

「那又如何了？」

「難道你看過一個有房子那麼大的，而且又有管道突出的塑膠帳蓬嗎？那將會是五個村子中最怪異的景象，我敢打賭會有成千上萬的民衆圍着看熱鬧。」

「他們是過不去的。」

他的助手又低着頭看着外星人的脚印模型，「我們爲什麼不溜進去，抓住外星人就跑開？這樣可以不驚動群衆，而且更省事呢。」

「我也寧願是這樣。」鑰匙說：「但是他們却不是這麼想的。」他指了指電話。

「當然，如果眞有太空人，他們一定是要公諸於世人的。萬一他不是的，那我們就得用那些裝備來防範那附近地區民衆的攻擊。」他敲着另一綑文件：「我們將會傷害到

許多人，他們一定會向政府提出控告，最好心理上要有所準備。」助手說完轉身離開了。

鑰匙並不會太在意他所說的話，因爲他確信外星人在那屋子裡。他點燃一根煙，向天花板吞煙吐霧的，然後又將熄滅的火柴丟進外星人的脚印模型中。

◇　◇　◇

政府的車子一部接一部來，那個貨倉門打開了，穿制服的人員把裝備抬進倉內。

鑰匙仔細的檢查一遍，也檢查了那些負責裝置和操縱這些設備的人。倉庫內逐漸成爲一所軍事醫院。

◇　◇　◇

外星人打開櫥子門，伊利跌了進來，倒落在枕頭上，眼睛腫的好大，嘴唇抖嗦的吐出一些星球字眼。他坐了下來，獨自的啜泣，太空老生物坐在一旁看着他。

老怪物摸摸伊利的額頭，星河的影響力消失了，伊利頹喪的吐了一口氣。不到一下子就睡着了。睡在一個星星照不到的繭中。

老流浪者看着睡着的孩子，心裡一種又不忍心又愛的感覺，一種無法理解的心酸和渴望，隨後他明白了這種感覺是什麼？就是他愛這個孩子。

我是他的引導和保護者，可是我又引導了他什麼？只是引着他晚上精神不振的病態

，我又教給他什麼呢？

去五金行偷東西。

但是伊利－他又摸着孩子的頭額－我的心光因爲你而更加明亮。你是我的老師，指導和庇護。這樣的孩子到那去尋找呢？

這樣無私的奉獻。

願每個星星都賜給你無限的祝福，是一種你可以接受，應用和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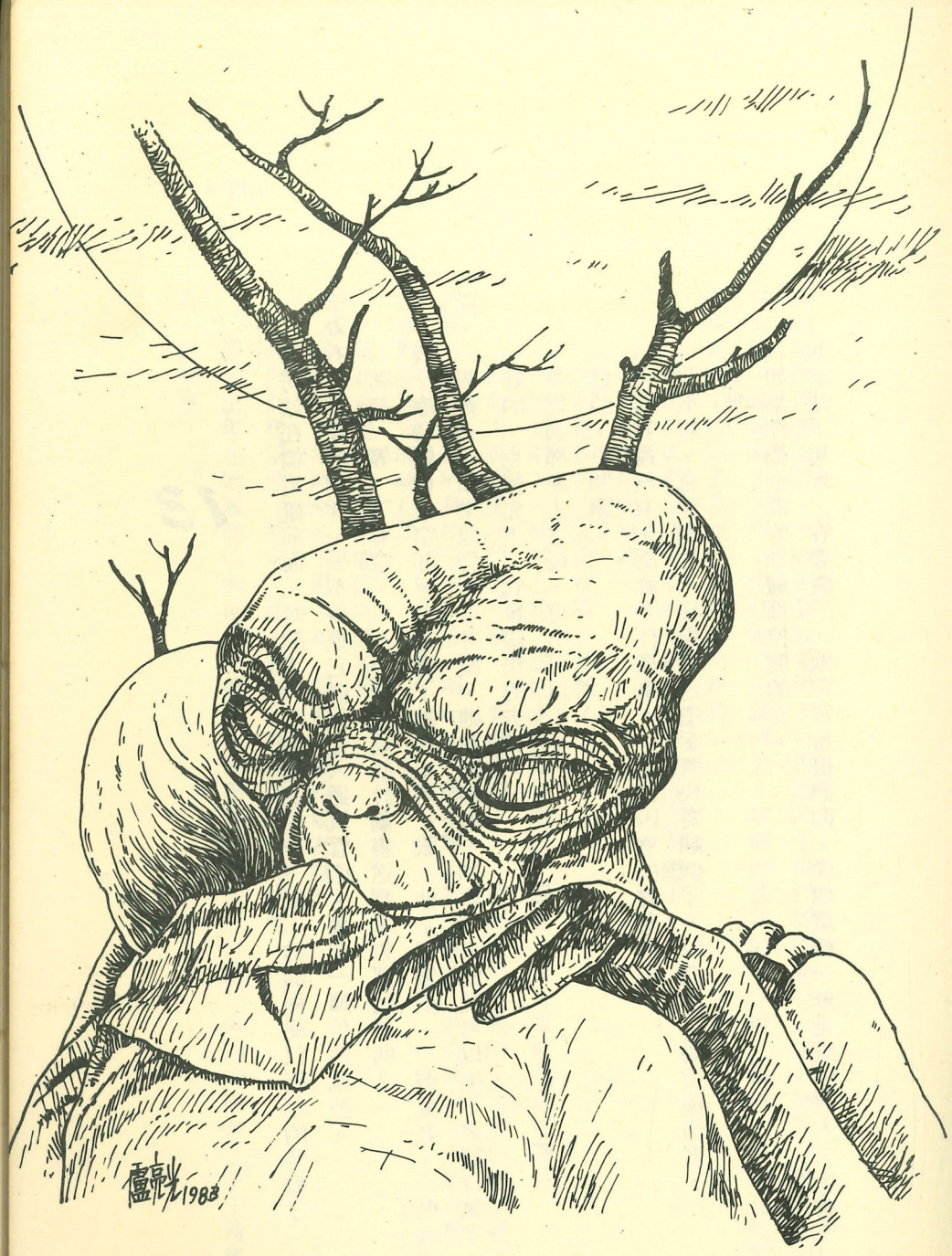
他對稀疏的月光和星光比劃着命令的手勢，然後要他們溫柔的圍繞着睡覺的伊利。

門口傳來鼻子咻咻的聲音，這表示哈威來了，他幾乎每晚都借宿在外星人這兒。

外星人打開門，哈威跳了進來，嗅着正在睡眠的伊利，又繞着枕頭轉了幾圈，最後坐在外星人面前。

外星人看着哈威，哈威也看了外星人一眼，他們彼此的目光互相交會在一起。哈威的舌頭慢慢的伸了出來，一隻耳朵垂了下來。在牠的狗思想中，彷彿是看到了太空骨頭，飄浮在太空的濃湯中。牠的舌頭在兩頰舔了一下，發出低吟的聲音來。

外星人把牠我前進些，用一束光線，把自己的思想傳到牠的腦中，告訴牠一些當一條狗對着月亮嚎叫時，應該有的體認。



老航家擁抱住男孩，一種宇宙的孤寂襲上心頭。

13

瑪莉站在檔案櫃前面，時間才只不過是上午十一點，她的兩腿已經站的發酸了，她望着有待整理的文件，恨不得把它們都丟入通風管中，激起一陣信件風波。

「瑪莉，等一下有空，可不可以把這些計劃書送到銷售部門好嗎？」

我什麼時候會有空閒呢？她瞪了她的上司一眼。他是個笨蛋、一個暴君、一個虐待狂、一個莽夫。如果他仍是單身漢，她會嫁給他。如此一來她就可以坐下來喘口氣了。

「好的，克德先生，我會儘快的去做。」

「等妳到那兒去之後，可不可以——」

「好的，沒問題。」

「可是我還沒有告訴妳是什麼事。」克德困惑的皺着眉尖。

「對不起，克德先生。我覺得這檔案櫃快要翻倒了。以前也有過這種情形。」

「是嗎？」

「如果你把全部的抽屜都拉開的話。」

克德站了起來，看着櫃子。她常常會很納悶，像他這樣一無是處的男人，怎會在公

司裡爬到這個位置。不過更讓她覺得不可思議的是自己居然能待在這個職務這麼久而沒有瘋掉。她想辭去工作，也許她今天就辭去，找個加油站的工作做。機械士似乎比較富有幽默感，特別是當他們在修她的車時。

「妳是說如果打開所有的抽屜？」克德檢查着櫃子。

「我可沒勸你這麼做。」

「我們應該把它固定在牆上是嗎？」

「也許是吧。」瑪莉心想，該把克德先生固定在牆上，並且用來作公告欄。

「我會告訴修護部門這件事。」克德走開了。一直到中午吃飯時，瑪莉仍惦記着這件事。她在公園的長椅子上吃着三明治，一面按摩着她的脚背。她旁邊坐了一個老婦，正在對購物袋喃喃自語。

瑪莉看着她，她可能做過檔案員。

這可能是我將來的下場，和一個紙袋維持着友誼。

他伸直雙腿嘆了嘆氣。閉上眼睛去想白馬王子的出現。

但是出現在她腦海中的卻是一個比雨傘架還矮的人，一搖一擺的走向她，手上還拿着一根糖菓。

「業務考察嗎？」在三千呎的上空，一位同機的旅客問道。

「噢，是啊，」微生物學家回答：「我去開會。」

在學校裡，伊利打開學校地下室的存物櫃，把書本扔進去，報告的書稿散的到處都是，他頹喪的注視着這一堆混亂，他想振作起來學習，但是學校的功課不是星光，而是淤泥。他把櫃子門關上，沿着走道，走向門口。學校灰色的牆有如監獄一般。而那卑鄙的小人南仕正迎面而來。

「你一定是在這兒等人，是我們認識的人嗎？是粉紅色，有藍眼睛的嗎？」

這種無聊的談話，眞不愧爲是典型的小人，讓人感到渾身上下的嘔心，伊利火的恨不得想踢南仕一脚。

南仕露出微笑，認爲自己總算是在世界上佔了上風。他的長相如果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就可以從五年級直接跳到參與大氣層的太空計劃，擔任與外星人連絡的顧問，他的腦子裡不就是打着這個如意算盤嗎？

「伊利，他一直就在和我說話，他喜歡我吧！」

「我實在是想不透。」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用的，伊利——」南仕抓着伊利的袖子。「你可知道嗎？我們現在是全校最重要的人物了，因爲我們跟外星人有接觸。」南仕的斜眼斜的更厲害了，簡直就像是夜間的老鼠，白天的光線照大了他的大眼睛一樣。

伊利看着他光亮的眼睛，不得不承認在那眼光之中——有外星人的光輝在。他雖是想重重的踢他一脚，但是却不能這麼做。

「嗯，南仕，對了，這倒是眞的，我們的確是重要人物。我得走了……」

他往前走了，南仕也走了。兩個人都走的很快，但是伊利走的更快，臉上還帶有愁緒。太空中寂寞的波動穿過校園的牆傳到他身上。追踪這小波動的來源並不困難，只要離開學校，穿過小鎮，右轉上山，回到一小堆房子中，其中的一幢。走進去，在樓上的儲藏室裡，一個老外星人和他的天竺葵坐在一起，慢慢的陷入絕望之中。

「外星人……」微生物學家喃喃的說着，當他經過走廊被請到簡報室途中，他轉身向走在身邊的一個同事說：「我眞後悔在這個要命的名册上簽了名。」

一起來的科學家說，「我需要去度假。」

「政府眞是會想法子浪費我們的時間和精神……。」微生物學家說。

他們走進簡報室內，位子都已坐滿。室內煙霧瀰漫，科學的、軍事的、醫學的人才都到齊了。彼此低談的聲音不絕於耳。

一串鑰匙聲響起，這意味小組的召集人來了，他走到桌子的最前面，室內立刻安靜下來。

「各位先生女士們，我們不會讓你們久留的我知道你們經過這趟旅行，已經十分疲累了，而且明天又是一大早就必需起來。我們所用的檢疫系統十分複雜，要有相當的準備。」

◇　◇　◇

鑰匙到底是那一號人物？這個冷靜的男人，在暴風中心竟是平步青雲，直搖而上。當他還是孩童的時候，有過稀奇古怪的幻想：有一艘太空船飛到地球上來，特別授給他高深的知識，由他將這種知識傳給人類。

孩童時代的夢，沒有實現。然而鑰匙的夢想卻依舊是推動他進入更深奧的監視領域，現在他終於成爲專門尋找最隱晦的東西，一種出現在天際的閃光，或是掃過地平面的氣體，或是出現在雷達幕上的怪異形體之一。

鑰匙成爲一名熟悉沙漠和山頂的專家，因爲他往往要花上數月的時間在那裡度過，企圖在滿天星雲中，找出不明飛行物體的蛛絲馬跡。

就像是所有追而不捨的獵人一般，鑰匙對獵物移動的型態，逐漸可以捉摸的到。他開着吉普車，以地球的技術去尋找慧星，而飛行物似乎乎超越人類的優雅飛行；然而鑰匙也發現習慣是宇宙一致的天性，連外星的船長也不例外。而他和地球的生長環境又是息息相關的。

鑰匙慢慢的發現，當植物盛放時，就是偉大的太空船來到時。

也因此鑰匙恪守着開花的定律——現在，他辦公室的牆上有一幀太空船的照片，這照片是太空船在伊利家後山升空時的特寫。

在他的辦公室外，倉庫中因爲有更多的專家、技術人員和他們的支援隊伍來到而熱鬧起來。這是一個緩緩關閉設施，對鑰匙而言，尤其是小心異異的，以免把這個勝利的物品弄壞了。

在倉庫中有各種方式的生命供給系統，因爲他不希望抓到的是死的太空人。他們要的是活生生的勝利品，鑰匙將會盡全力的讓他活着。不管太空人長期是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中所受的驚嚇是什麼，鑰匙都有解毒方法。所有的醫學科學已準備完善了。地球

是盡了全力來提供一切給這個迷航的太空人。

鑰匙並未料到太多專門的東西，可能會造成危險。試想一個吃到M&M巧克力豆，就感到興奮無比的小太空人，怎麼會需要靠打點滴來維持生命，更別提需要移植器官了。

然而鑰匙拉緊他所設計的唯一的網，一張巨大的網，每個結都有一個專家負責，整個設備可使一個死人復活，也可以凍死外星人，如有必要的話。它也可以喚醒任何器官，使任何細胞返老還童，支持從宇宙間任何大氣層來的生物。

「我不要一個死的太空人。」鑰匙不斷的提醒他的屬下和聚集的人員。

那兒現在已經聚集了不少裝備。如果每一條試測的電線吊在外星人的身上，他會像一架電話總機。這幢倉庫中的每個人都要和這個他們聽到的生物搭上關係。誰又不想呢？

鑰匙的大網是張電網——白熱的——準備網住躲在櫃子中三呎高的生物。而這生物已經隱約感覺到了。

◇　◇　◇

天竺葵垂了下來，外星人的頭也垂了下來，雙手放在膝上，互相交錯着，像是大腿上的兩隻死烏賊。他對他的發報機所持有的希望都幻滅了。它已經進行了好幾週，但太

空沒有回音。偉大的太空船上的船員距離太遠了，速度太快了，叫喚不到的。

主人，我快不行了，天竺葵有氣無力的說。然而老植物學家愛莫能助，這植物是吸收他的感情而生存的，但他現在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宇宙的寂寞已深入他的骨髓。

外星人靠在傀儡的身上，從櫥子的窗子往外看。凝視着天空，以望眼的焦距看着藍天，卻沒有船的光亮，沒有精力的光圈，沒有氣體的拖痕。一架飛機飛過去，它是爲附近的一家購物中心做廣告，因爲那天下午在那家購物中心要展出一頭巨猿。

他轉身過去，他想不久，他也將是展覽品，被塗上油漆，放在架子的上面。可能他身旁還會有一些餅乾，讓人家知道他吃的是什麼？

他打開衣櫥的門，走進伊利房間，萎靡不振的走過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在沮喪的心情下，走出房間，來到走廊。

當他走下樓梯，鴨脚在地毯上噗噗作響。

他站在樓梯口，感到房子在振動，這是一個混亂，瘋狂的地方。但是他卻偏又愛上這裡。他多希望能給這個家帶來財富，給每個人實現夢想。然而，他所能做的只是使這些傢俱飛在空中，這又有什麼用呢？反而令人坐立不安。

他走進櫥房，打開冰箱。

他不知爲什麼突然想吃瑞士乾酪。

嗯，乾酪發出誘人的聲音。

「嗯，」老生物說，給自己做了一個三明治，塗上芥茉。

他又想，喝些什麼呢？最後他決定選一個亮亮瓶子的喝。

他的舌尖對那喝的飲料作了一個分析。它的成分有溶化的大麥、蛇麻草，還有玉米和白米，應該是對他完全無害的。

他喝下一口，覺得很合於他的胃口，於是他又喝了一口。

陽光照耀在厨房的桌子，他看着窗子。似乎窗子在轉動，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好奇怪的感覺。

他又開了另外一瓶，從喉嚨直灌下去，他喜歡那液體經過喉嚨的咕嚕咕嚕聲。

然後他站了起來，才發現他走不動了。

他抓着桌緣站立，他對自己說，這事終於來到了，地球的引力終於把我拖住了。

他的膝蓋也彎曲了，他一直擔心會有這一天來到，當他身體不能承受這麼大的壓力時。他的兩腿已經不聽使喚了，兩個足踝軟綿綿的。向爐子走過去，一會兒又轉回來了，倒在門口。

雙手沒有力氣的在空中抓着，手腕關節處似乎也衰退了。

慢慢的走進客廳裡，肚子在地板上拖過，此刻他希望他的肚子下能裝有輪子，兩邊各有一個，最好上面還有反光條。

他扭開電視機。

「……伸出手臂來……」電視唱道，「伸出手來觸摸一個人。」

他無神的看着電視螢幕，眼皮緩慢的眨動着。

電話鈴響起，他伸出像烏賊的手，學伊利抓起聽筒。聽筒的那邊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似乎是那柳樹生物，不過或許更老些，而且也顯得愛說話，更有點古怪。

「喂，瑪莉嗎？我只有一點時間，我要告訴妳一個食譜，我知道妳會喜歡的，而且當妳營養不良時，對妳是有相當的好處的……」

「……伸出手來，」電視還在唱：「……伸出手來說嗨。」

「說嗨，」喝醉的老怪物說。

「伊利？是我的小天使嗎？你怎麼沒有去上學呢？生病了嗎？我是外婆呀！」電話傳來。

「拼機械士。」

「伊利，你該回床上去，立刻回去，叫你媽打電話給我。」電話又傳來。

「等一會兒打給我。」

「你快去，被子要蓋好。」頭腦笨笨而又茫然的老生物對電話筒做了一個親嘴的聲音。

老植物家把話筒放了回去。

他又開了另一瓶啤酒，蹺起雙腿，繼續看電視。

他醉昏頭了，拍打着他的腿。早就忘記自己的心電感應器，正向外輸送，混沌的腦子裡也發出了醉波。

電波在房間裡轉來轉去，撞上牆壁，又曲折回來，越過城市街道傳到學校，它停了一會，開始發生了作用。

當醉波擊中正在上生物課的伊利時。

老師正在講課，「每個人位置前面有一個玻璃罐子。我會繞一圈，在每個罐子中放一團浸過乙醚的棉花球，然後把青蛙放進罐子中，等牠斷氣了。」

「喜劇演員，」老師說，「請你安靜下來好嗎？」

伊利想安靜下來，但教室似乎變了形，連自己也變了形。他儘量想保持鎮靜，看着隔壁坐着的女孩，她似乎很欣賞自己這種鬧劇，她對伊利微笑，伊利也回給她一個微笑。

「很好……」老師正在準備棉花，浸在乙醚中。

伊利看着瓶子中的青蛙，青蛙也好奇的看着伊利。伊利第一次覺得外星人很像瓶中的青蛙，一個矮小、半蹲的太空生物在瓶中，無助的對外瞧着。

「你該不會殺死這個無助的小東西吧？」伊利說着。

「我會的。」老師說。

同一個時間，這個矮小的太空生物正在看午間的連續劇。哈威走了進來，坐在外星人旁邊，但願他能以沉默的狗思想，能給予牠更多的啓示，還有一些放在旁邊正在吃的三明治。

電視上正演着一個男演員擁住一個女演員，給她一個熱烈的吻。

外星人看着哈威。

哈威發出一陣低低的嗚咽。

喝醉的老生物伸出手來，擁抱這隻不算乾淨的混血狗，在牠鼻子上吻了一下。

學校裡的伊利，竟也轉向那女同學，把她壓倒，在她唇上落下一個熱情的吻。

老師快發瘋了。因爲伊利正在把每個瓶中凸眼的青蛙放出來，那些小青蛙囚犯自然是毫不遲疑的跳出來，跳到地上，跳出教室門口。

「總算是自由了。」伊利神經失常的說，也許是他正轉進另一個波動，是來自電視頻道的。總之，他從教室的這邊跑到那邊。大聲的喊着：「出去，你這有毒的魔鬼。」

泰勒伸出他的長腿，感傷的搖搖頭，這是自從他認識伊利以來，第一次爲他感到悲傷。伊利變了。不再是像以前一樣吝嗇和小氣。事實上他深信伊利是個好孩子，除了有些不禮貌之外。「老師，老師，」泰勒想說，想分散老師對伊利的注意，「有一隻青蛙跳到你的午餐袋中了。」

老師轉過身來，抓住袋子不停的搖着，裡面的三明治散了出來，掉到乙醚的溶液中，火腿、乾酪立刻沉下去。却看不見青蛙的影子。連最後一隻也被瑞格從教室內扔出去了。他興奮的又冒出口水泡泡，青蛙飛到空中時，後面還跟着一個圓的飄浮泡泡，在陽光下閃亮。

老師憤怒的把伊利拖出教室外面。史提夫拿出他的帽子戴在頭上，也扭着帽翼。「一定會被退學的。」他說，他將會爲被妹妹控制自己的生活一事而做更深的反省。

而眞正控制伊利發瘋的是喝的醉醺醺的外星人，而他正在轉着電視頻道。他的思想

已亂了，坐在客廳的椅子上，稍短的腿放在墊子上。電視新聞開始了，報導礦坑坍方的事，破壞了整個下午的安靜。

「……南方的坑道崩落了，」一個灰頭黑臉的救難者正對着麥克風說，「我想我們把所有的人都弄出來了，不過這些人受傷不輕。」

受傷的工人出現在螢幕，而喝醉的外星人舉起他的手指，發出粉紅光。

受傷的人從擔架上跳了下來，他們互相擁抱着，舉起他們痊癒的手和脚，高興的哭了起來。

外星人又打開了另一瓶啤酒。

◇　◇　◇

伊利的老師把伊利拖出走廊，他受夠他了，簡直是忍無可忍。生物老師的生活並不是很好過的，每天和一羣正逢青春發育時期而滿臉都是青春痘的青少年相處，足以令他的神經衰弱；有時候，他甚至想把自己的頭浸在乙醚中。當然他現在最希望泡在溶液裡的人是伊利。他抑制了自己這股殺人的衝動，決定將伊利交給校長處理，心裡暗暗的希望校長會狠狠的揍伊利一頓，或者是叫校長讓他來修理伊利一頓，然而，在現代的學校制度之下，這樣子可能嗎？於是氣瘋了的生物老師轉身衝出校長辦公室，心裡卻仍惦記

着那孩子完全打敗他，把他殺死在他自己的生物枱子上，他死的時候，鼻孔塞上了棉花，軀體肌膚上有一道流着鮮血的傷口。

在校長的辦公室中，校長想造成一種互信的氣氛，他說：「孩子，怎麼啦？吸毒品嗎？」校長是一個思想新潮的教育家，手中拿着煙斗

他熄滅了火柴，溫和的吐煙霧，「你們的年齡正是情緒不穩定的時候，你對自己的生活應負起責任來……。」

校長對自己的口氣很滿意，伊利是個被完全俘虜的聽衆，他一動也不敢動，這樣使的校長說的更起勁了，於是他用陳腔濫調來訓他，一連串的言詞，都是來自電視上、報紙上、專業雜誌上學來的，還有他自己腦中想的。「……你要了解，在今天，一個人必需靠自己，尤其是在你這個年齡……。」

他不停的抽着煙斗。世界總是安穩的沒變樣。叛逆的少年會明白破壞現狀是沒有益處的。「……孩子，你不能反抗制度，它不會使你有任何進展的。這是沒有意義的……」他又敲了敲煙柄。他的前任是一位涉及性事件的人，結果在學校被公開後提早退休。現在，校長的地位是穩固的，四周也散佈了穩定的氣氛，教育的基礎如高山，地球被征服了，而制度終經勝利的。

伊利開始從椅子上飄浮起來。

這自然是外星人造成的，他的醉波仍是在運送，在校長室跳動着。最後竟然讓伊利給浮了起來，像是鬆開的瓶塞。

伊利盡力的抓住椅子，想使自己坐回去，儘管他彎曲而不安，但是校長並沒有注意到他。

「……把這種神仙故事帶到生活中，你和你的服友都浪費了寶貴的時間。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校長繼續嘮叨着。而對伊利來說，他似乎陶醉在自己的醉意中。……「這世界是個知識的大寶庫，孩子，別再浪費生命了，停止做白日夢吧，去想一些不存在的事，我想，這就是你所有的問題癥結所在。」

伊利的眞正問題是他失去了地心引力。醉波在他的屁股下，把他往上捧着，使他抓不住椅子。他飄上校長辦公室的天花板。

校長正在擦他的眼鏡，把鏡片放到光亮處清楚看着，繼續他的言語，「……孩子，你知道人類因爲發現行爲是可以斷定的而引起更多的進步嗎？」

他看着伊利的椅子。

伊利不見了。

福利

他已經飛到天花板上了。校長吃驚的看了一會兒，他的眼珠突出來了。坐進他的旋轉椅子中，手指因爲緊張而壓碎了一個鏡片。瞬時，腦中嗡嗡聲響，像是打雷般。他的鼻子開始發脹——也許是快要流血了——他心中的感受就像是被翻過來的襪子一般。僅僅是一個飄浮在天花板上的男孩，卻令他產生了耳鳴，有如砧板的分離了，彷彿有許多人在吶喊，又好像有火車轟隆隆的駛過，車輪框框的作響。

他完全崩潰了，在椅子上，像哈威一般，口中發出嗚咽的聲音。

伊利慢慢的又落回到他的椅子上。

「校長，我可以走了嗎？」

「是的，是的，請你走吧……」校長揮揮手，把椅子轉向窗子外面，那兒有陽光的照耀。然後他又轉回來，打開抽屜，吞下了一些，他所沒收來的藥片。

◇　◇　◇

回到屋子來，醉波更是強烈，這個老太空怪物在屋裡噗噗的走着。已經喝下第六瓶啤酒了。對一個地球人來說，這樣的酒量並不算多。但對這個矮下的、年老的太空生物而言，卻像是太多太多的酒精一般。

外星人在屋內行走，把東西撞的亂七八糟，又蹦又跳的，而哈威總是忠實的跟着他。

事實上，哈威也因爲牠自己的心電感應而不成體統了。牠正常的狗步伐已經變的不對了，這可憐的動物從椅子上滑了下來，用力的爬行着，最後仍是四肢張開的橫臥在沙發下。

「你怎麼了？」老怪物問道，「你不會說話嗎？像我一樣走路嗎？……」外星人一面說着，一面表演，滾過平坦的坐墊子。

狗一向是對愚蠢的行爲有興趣，哈威看到小骨頭在牠四周飄浮着，牠去咬它們，才發現它們不在那兒。外星人在墊子上滾來滾去，然後又學吉娣教他的狄斯可舞步，嘴裡還唱着，「意外會發生……。」

他五音不全的唱着，但至少在音調上是有作用的，音調響徹空中。哈威小聲的汪汪，彷彿有小怪物在一個大洞中，進進出出，在很遠的地方。

「……但這只是搖滾……。」

怪物搖擺着，肚子像保齡球般的急速滾動着。要不是瑪莉回來了，這種奇怪的舞蹈表演還會繼續下去。她從前面進來，拿起一本雜誌，然後走向厨房。

老生物決定在這個時候來向瑪莉表示愛意。他幾乎可以聽見她，感到她的每個思想的波動，瑪莉和他一樣是成熟的生物。

他走進穿堂。

儘管哈威被一些奇怪的思想所圍攻，但是，這時，牠也明白這是危險的。牠在外星人的背後不停的跳着，正當瑪莉轉身向他們時，牠跳過去擋在怪物前面，伸出舌頭，做乞求的模樣，牠用身體擋住老怪物，以免被瑪莉看中。外星人的個子不是很高，哈威擋的正好完全遮住。

「怎麼了，哈威，」瑪莉說「我還不知道你這個動作做的這麼好，是伊利教你的嗎？」

狗兒點點頭。

「哈威，等一下再給你飯吃。」瑪莉說，離開了，走到花園去了。

哈威因爲做這種乞求的姿勢而累得崩潰了，牠的思想從未這麼操勞過，牠看着老生物，牠並不完全欣賞自己的表演。

老生物也看着牠，然後眼光又轉向門外的花園。外星人認爲把自己內心的一種親密的宇宙信號、歌唱和故事來取悅她的時候。

他把哈威推開來。

狗兒一下子失去重心，向右邊退了兩步，這時瑪莉正好捧了一把花回來。

哈威又跳到外星人前面，用力揮動着尾巴。外星人抬起一條腿正急於向前，卻被這揮動的尾巴一掃，失去了重心，跌出了走廊。

哈威爲了要擋住老生物，雖然膝蓋疼痛萬分，但仍是又擺出乞求的姿勢。瑪莉停了下來，由於花擋住了視線，什麼也沒有看見。

「哈威，你今天眞積極，」她看着牠，「邁可在你的食物中加了什麼刺激物嗎？」

狗又點點頭。

瑪莉繼續往前走，把花放在厨房的桌上，她又收拾一堆乾淨的衣服，放在肩上，朝樓梯走過去。我是不是看見那隻狗點頭了？她心想。

外星人又掙扎的站了起來，抱住一張椅子，在屋內跳來跳去卻不知上那兒去？這比他在小星帶引導航行還糟糕，他做了個深呼吸，又重新前進。

誰又知道，也許今天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後一天了，如果地心引力繼續使他的膝蓋彎曲，他會支持不到天黑的，他會來不及告訴瑪莉他對她的感情就死去了。

他拼命的回到穿堂，朝樓梯走去。哈威跟在旁邊，伸出舌頭，牠的尾巴碰過欄杆，而發出緊張的低吼。

瑪莉走進浴室，想好好冲洗一番。他淋浴時，她可以慢慢集中精力，再來應付另外

一天。

在這麼聖潔的一刻，她會要和一個外星人一起淋浴嗎？一個用鴨脚站着，用凸出和哀求的眼睛看着她的外星嗎？

不可能的。外星人卻不管那麼多了，他又哼着，「……這只是搖滾……。」

因爲水聲而使瑪莉沒聽見那不全的五音。她放了幾分鐘熱水，這時，她開始脫下衣服。

外星人正好經過瑪莉的臥室，他往裡面看着，走向浴室，腦中發出震動的吵聲，要他向浴室走去。

哈威退了一步，自從牠咬了浴墊，瑪莉就不准牠走進浴室。不過當浴室門砰的一聲關上後，門栓咔緊的聲音傳來，使得可憐的哈威鬆了一口氣。

老生物緩緩的走回他的櫥子裡，昏躺在枕頭上。

◇　◇　◇

鑰匙不知道他正在扼殺自己的獵物，在他倉庫中的優雅醫療機器已測知外星人心電感應的光線，這種種的信號沉重的集中在這小生物身上。外星人說不出這種信號是什麼意思，但是這種不同的光線和刺激不斷的攻擊他的末稍知覺。使外星人陷入憂慮中、沮

喪中，他的體內充滿了焦急，這是喝酒也不能驅散的。即使他躺在櫥子裡，四肢張開，也沒有力氣舉起頭來，他感到那機械手正伸向他，很快的會抓住他。他夢中是可怕的景象。

這些可怕的景象是來自倉庫的，正加速的鼓動着。由於勝利即將來臨，鑰匙的精力充沛而飄然。他的手下狂歡的圍繞着他。對地球人類而言，重要的一刻來臨了。鑰匙知道有多重要，因爲他曾到過那個創造和操縱那條偉大的太空船文明的心電感應的範圍。一個偉大的夢想要實現了。超越他童年的任何東西，他產生一種奇怪的愛，他愛這種外太空向地球運送智慧的文明。

他的工作單位已經進入了備戰的狀態，但是所有的活動都還籠罩着一層奇妙而懸疑的感覺。他們的力量是一種經常檢視與刺激外星人的思想波，他已經準備好一切來應付那屬於他們的迷路的同伴——外星人。

他的車隊就要出動了，當門打開時，可以看見裡面在閃動、在跳躍、在發亮的複雜電路。

他要把這些當成一項獻禮，獻給來自太空的生物。

◇　◇　◇

伊利回家時，南仕跟在後面。

「伊利，上生物課時你是怎麼了？你今天像是發瘋了，你知道嗎？」

「我知道。」

「那麼奇怪的態度，你不知道在這個時候引起別人注意不是聰明之舉嗎？」這個小人給伊利當頭一棒的建議，像是一隻老鼠在吃一塊乾酪時左顧右盼的樣子。

伊利瞪他一眼，抑制住想踢他一脚的衝動。因爲，正如上次一般，這小人的斜眼中反射出外星人的眼睛，微弱的亮光突然在他們心裡亮了起來。

伊利嘆了一口氣，向着樓梯走去，南仕緊跟在他的後面，像一塊口香糖粘在你的鞋跟一樣。「但我必需承認你讓生物老師受夠了，別班的人進教室時，看見他打翻了乙醚在身上，而且胡言亂語，步伐不穩的走着。就是他那個樣子——。」

當他們進入伊利的房間時，小心的跨過一堆雜亂物，打開櫥子門，發現外星人躺在枕頭上，雙脚朝天。

南仕驚駭了，「你怎麼可以拋下他不管？你瘋了？這是世界上最值錢的東西，任何人都可能衝進來把他架走，或者他也可能傷害自己或什麼的。」

伊利把外星人從枕上抱了起來，「他喝醉了。」

外星人張開眼睛說：「拼六罐。」

「外星人，你喝的夠多了。」

老怪物做出了一些宇宙手指信號，眼珠轉來轉去，也傳出打嗝的聲音。南仕緊張的說：「你到想瞞多久呢？你知道有多少人願意付錢來看怪物？他比任何怪物都值錢？你算是找到金礦了，快帶他走吧。」

南仕比手劃脚的，顯示他是天生的經紀人，「你、我和外星人可以大撈一筆。」

伊利把外星人扶直坐起來，但是這個永恆的流浪者繼續前後搖擺。「伊利，拼頭痛。」

「他喝太多了，」南仕呻吟道，「伊利，你得找個能處理事的人來，你不知道如何來照顧一個外星人的。」

伊利仍是抱着外星人，但却感覺到外星人越來越沉重——無比的沉重。他從來沒見過外星人如此。

「外星人。」他搖搖外星人，外星人把眼光轉向他，但是他眼中是宇宙的想像力，是伊利在找到外星人以後從未見過的。是一種無法想像的信號，擊中了伊利的身子，那份沉重變成伊利的。

「外星人，怎麼回事？」

老生物向前朴倒，他的密度改變了。像是一個崩落的星體，地球的壓力完全針對他的身體，他變成了太空的黑洞了。

南仕也感染了，他自己的身體加重。因此，他看起來更矮小了，他蹲着，像一隻老鼠，在外星人的另一隻手臂下。「你看，他透過你來傳信號，他是屬於你的，你必需使他成爲合法化。我父親是律師，他會有辦法的。我們會成爲百萬富翁的，到世界各地走走。每個人都會知道我們，我們會成爲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他們都會來看外星人，而他是我們的。」

然而，外星人不是任何人的，而是地心引力的。他靠着那瞬間的向心力，逼走了酒力，他完全的清醒了，然而體內的破壞程序，是他不能改善的。

啊，我……

外星人前後搖擺，開始收縮了。這是他星球生命的終了。他的內部正萎縮成像針頭那般大小，他的生命要過去了……。

他不能連累這孩子，可是黑洞張開了是沒人能逃過的，而這事件仍是發生了。飛的太近的飛行員會被吞沒——這就是太空的法律。

「拼……走開……。」

外星人想推開他們，但是他們緊緊地抱住他，他感到他們的愛掃過手臂下面。笨孩子，你們不要跟着我，因爲我是外星人，而你們的思想是跟不上我的。我是空虛的老流浪者，而你們只是小孩子……。

哈威頭壓的好低，神色不安的，偷偷溜進來。瑪莉出來了，牠可以感覺到她的動作，牠想警告一下伊利。牠在櫥子門外低吼着。一會兒門開了。

牠看着太空生物，而牠的狗視覺中看到一股黑暗，深長的力量，發亮光的骨頭在裡面一根接着一根落了下來。他的骨頭感受到這股力量，於是往後退了一步。

「不要靠近我……」外星人一邊說，一邊想舉起他的手臂。他曾集中力量來適應外太空的環境，並且讓大的理論在他身上發生作用，然而卻失敗了。

他必須要找一個方法來使自己獨自死去。然而即使是如此，這巨大的原力可能會大到將近的力量都吸收了。他，只是一個外星人，他的死亡會粉碎整個地球嗎？

「拼……危險……。」

他變換着所有宇宙的層次，但卻找不出一個正確的公式化解。他緊緊的吸住，而太空船却仍在數光年之外。

「他……好重……」南仕喘氣的說，他們合力把他抬出櫥子，放在伊利的床上。這時瑪莉的脚步聲在樓梯上響起。

「嗨，你們……」

哈威走到她的門前，用爪子向她乞求。因爲受到電磁的吸引，哈威的毛不可思議的豎了起來，正好擋住伊利和南仕，他們正好蓋在外星人的身上。

「你們把哈威怎麼了？」瑪莉問道，哈威在她面前爪子揮舞着，又喘氣，「你們給牠吃了什麼藥了？老實說。」

「哈威，別鬧嘛！」伊利喊着。

「學校如何了？」

「很好，媽。」

「要吃些什麼？」

「我們很快就下去。」

瑪莉說完走出房間，伊利立刻轉身向外星人。老生物一直在下沉，下沉。如果孩子們也下沉落入他的深度，會造成知覺分裂，會不知道上那去了。

老生物四肢癱在毯子下面。伊利看到他身上的顏色變成灰色。伊利臉上浮起害怕的表情，他坐下來，抓起那隻老手，「外星人，治療你自己……。」

14

夜幕四垂，伊利從家裡找出各種藥來，放在他的小玩具間，然而對這躺在床上的老生物一點幫助也沒有。

外星人正在引力的漩渦中，他的地球生活夢都過去了。他的太陽現在是黑太陽。他必需阻止自己帶給這些地球人或地球本身的災害。因爲他的身體包括一種偉大的原子秘密。屋內的每種植物都死了，每次他呼吸時，牆壁都幾乎要倒向他。

「外星人，救救你自己好嗎？」伊利一直的乞求，他認爲老天才可以辦的到。但有些事是老神仙辦不到的。

「外星人，」伊利說：「我決不離開你……。」

「外星人，清醒過來。」

「外星人，你不能死，醒醒……，拜託……。」

「讓我來救你吧，」伊利說，他不知道自己也快不行了，他身上所有的力量足夠使他消失在一個陌生的世界。這種力量又快速又強烈，是他無法控制的，衝到其他空間時會把他的知覺分成兩半。

外星人慢慢轉着他的頭。

「把我……帶到遠……，丟掉，……別管我。」外星人勉強的低語。

「外星人，」伊利啜泣的說：「不要，你不要離開我，我會保護你……。」

「我會…危害你的……。」他伸出他的長指頭尖來。「還有你的星球……。」外星人的眼睛淌着水滴，在月光下閃爍。伊利也難以忍住急切的淚水，一湧而出，他感覺到眼前心愛的老生物，漸漸遠離他了，池竟眼睜睜的看着他快接近死亡，而不能救他。

「外星人，我們還有發報機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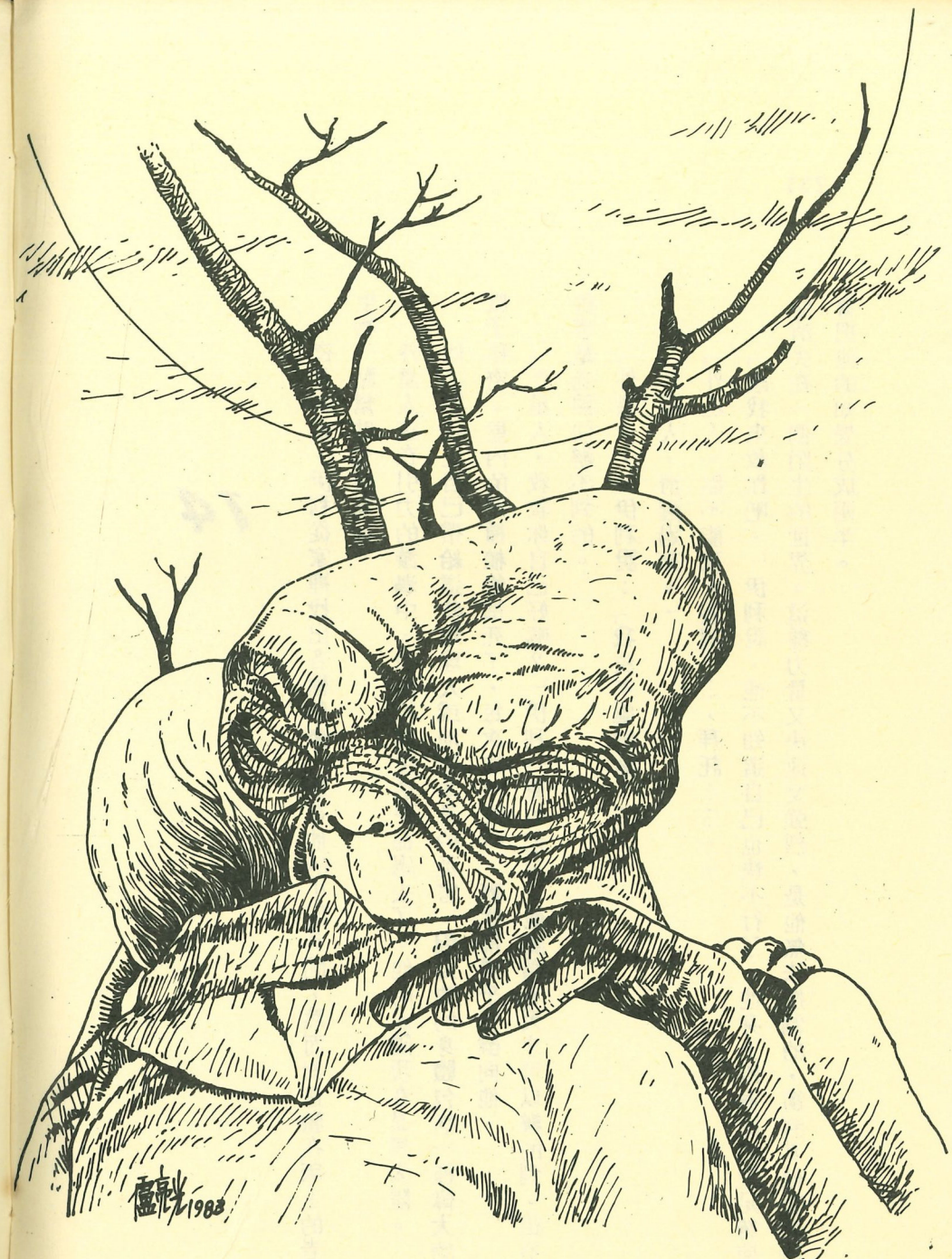
「那是廢物。」外星人說。

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爍着，在他的眼中，伊利看見一些複雜之至的線條縫補着的空隙。哈威也在角落悲鳴，這些快速而來的神秘呻吟，不是星球的老生物學家可以改變的。

「你甚至沒有試過，」伊利望着那對害怕的眼睛說，「外星人，拜託。」

夜晚過去了，外星人的身體更灰白了，也更僵硬了。他的唇在動着，卻聽不見聲音，只有因星球最後的壓縮而引起內部的喧鬧。外星人的身體雖是矮小，但卻是難以置信的稠密。他的超高精力載負被他的核心吸收着，東西在他內部積聚，壓擠着他的心。

伊利的身體感到像是被鐵鍊子捆住，他感到愈來愈重。他的頭正要裂開來，黑色的



老航家擁抱住男孩，一種宇宙的孤寂襲上心頭。

壓力壓着他，像千萬噸重的鉛石。早晨的光線來到時，他起來看外星人，老生物已經枯竭了，不再是灰白的，而是白色的，一個白色的侏儒了。

伊利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瑪莉的房間，推開門，鐵鍊子的壓力和宇宙的寂寞湧向他。他感覺到自己像是個外星人，他已經不認得自己了，他很害怕。

瑪莉睜眼看着他，「怎麼了？」

「媽，每件事都成爲不值得了。」他感到一種很深的墜落，互解和分開。

「喔，我的乖乖，別這麼想好嗎？」瑪莉說。其實她自己也正有這種感覺。整個晚上她都夢見自己在水底，無法凸出水面。

「我有過美妙的一切。」伊利說，「現在卻感到很悲傷。」

「每個人偶爾都會有這種想法，沒關係的。」瑪莉是這麼說着，然而她覺得連自己都無藥可救，又如何能安慰伊利呢？她拍拍她的床，指着身邊的空位，要伊利躺下，她想親近的安撫比任何語言都好。她常會在黎明時感到寒冷，現在伊利靠近她了，她卻感到更冷。

這屋子是怎麼回事？她覺得有個中心，無法陳述的可怕，正把所有的東西都吸進去。

「你能……說出是什麼事嗎？」她問道。

「以後……。」伊利更靠近她，她有種同樣下墜的感覺，像是一起掉入泥沼裡，沒有一雙手能救他們，因爲沒有人在四週。

「睡吧，」瑪莉說，撫着伊利的額頭。「睡吧，我的……。」

伊利睡了，夢中出現一個大鐵球，先變大，再變小，變小。他在虛空中騎脚踏車。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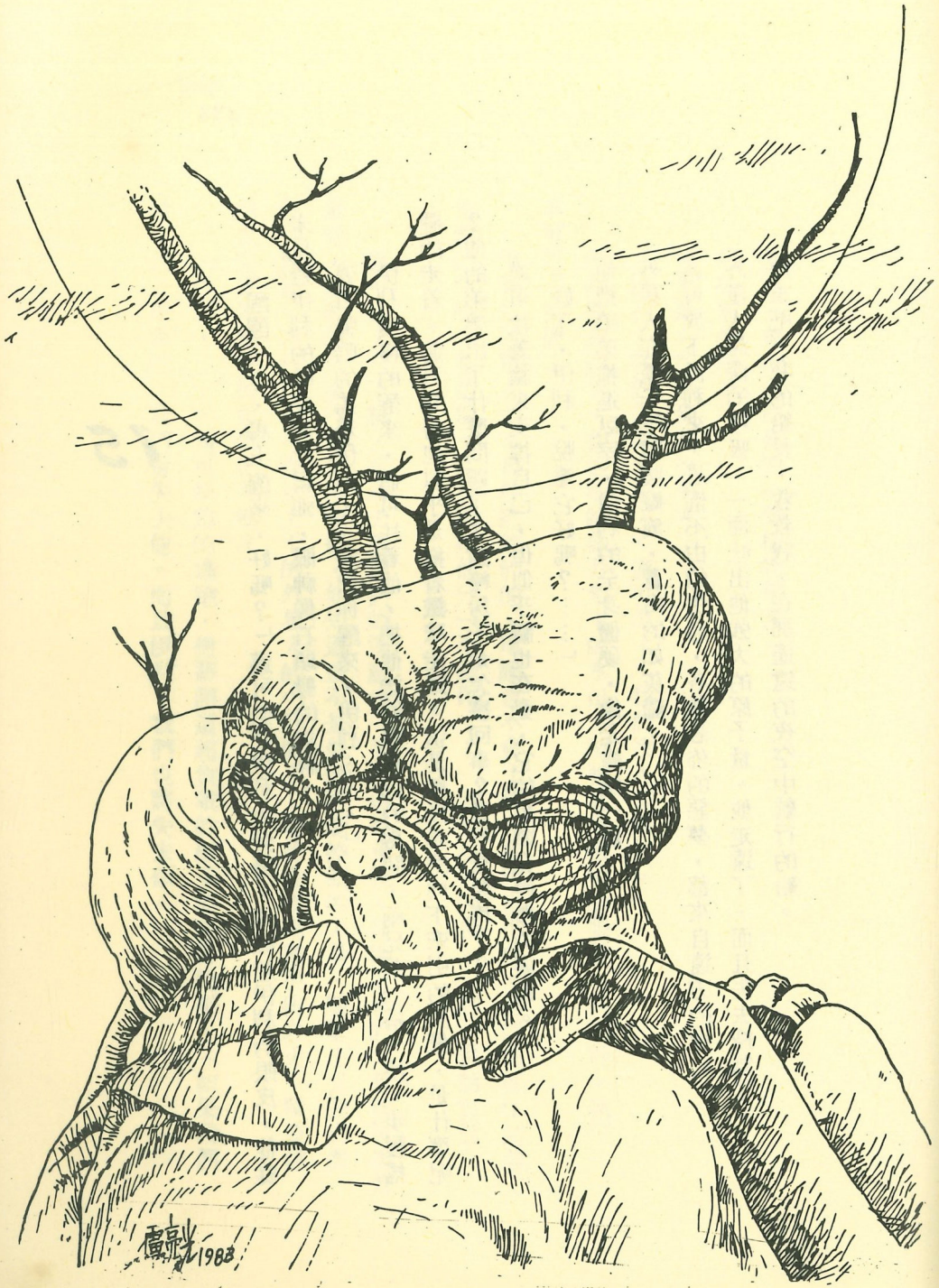
當七點三十分，鬧鐘響時，瑪莉醒來，伊利仍熟睡。她知道他會假裝發燒，但現在卻不太像是僞裝的。她披上外衣，有種力量拉着她的眼皮，使眼皮又垂下來。她搖着頭，讓自己完全清醒，看着伊利，他今天是不太對勁，他喝醉了嗎？她在厨房看到六個空啤酒瓶……。難道這兒子正迅速的向他那個不成器的爸爸學習嗎？

門被打開了，邁可進來，「伊利呢？」

「別吵醒他，」瑪莉說，把邁可推出去，「你知道他怎麼了？」瑪莉拉緊外衣，「他似乎很沮喪。」

「也許是學校，」邁可說，「學校令人沮喪。」他回頭看了一下走廊。外星人也不對勁，伊利也不對勁，就連他自己的頭也有爆裂了。

「好吧，」瑪莉說。「我要他休息。」



老航家擁抱住男孩，一種宇宙的孤寂襲上心頭。

「我陪他好嗎？」邁可說，「我今天只上半天。媽，拜託……。」

瑪莉從外衣的口袋拿出阿斯匹靈，「好吧，」她說，「也許你可以使他振作起來。」她走下樓梯，想要撞掉她自己的恍惚。她昨晚吃錯藥了嗎？頭又痛又重像鉛球一般。

15

「醒醒……，馬上醒來，好嗎？」邁可坐在伊利的旁邊，他掀起伊利的眼皮，他從未見過伊利的眼皮如此鬆弛，眼神像石頭般的無神。

邁可嗚嗚的搖着伊利，「求求你醒來，伊利……。」

伊利慢慢的醒來，邁可扶着他，把他送回他自己的房間，兩兄弟一搭一扶，步履搖擺的走着，邁可覺得他似乎是拖着鐵球走路。這是種怪異的向下牽引的力量，是什麼呢？他的弟弟出了什麼問題了？這幢房子是怎麼回事？是不是要垮了？

邁可扶着牆來支撐自己，但似乎牆也在動，它的組織在輕微的震動。

「好了，伊利，脫離它好嗎？……」

他把弟弟拖進臥室，伊利的全身僵硬，像是鐵塊一般。

外星人在毯子下四肢癱瘓，蒼白的如灰燼。

邁可放下伊利來，恐懼不由的生起，各種恐佈的惡夢，都來自遠方的中心。

外星人深深的呼吸，一面吐出他強大的原子量。他走遠了，而且失去控制了。

快來吧，我的船長，救救我，在那遙遠的夜空中航行的船。

救我，救這個快死的一流植物學家。

我的植物要死了。

我也是，我感到我也要死了。

「伊利，我們得說出來，」邁可說，「我們找人來幫忙。」

伊利轉向邁可，他的眼睛像月光下的水母，閃動着危險中的眼神，「不行，邁可，不可以，不要……。」

伊利知道別人是不會接納他們的，軍隊也不會了解，政府也不會。他們會抓住這個奇蹟的生物來整治他。「我願把他分一半給你……」伊利喘氣的說。「君子說話算話……」

邁可抹了一下臉，試着去想他們的遊戲中一半的道德意義。從床上來的力量前後搖着他，推動他在屋內像是個傀儡，他知道這不是他們所能控制的力量，牆壁上又發出黑色的震動。邁可幾乎可看見上千的外星人的小形體……在他身後燃着宇宙之火。難道這個太空生物要燒掉整個世界嗎？

「伊利，……」邁可跟蹌的逃跑，想避開這超負載的原子的狂野跳動。「如果我們找不到人來幫忙，我們會失去他。而且伊利，我們也將失去你。」

伊利的眼睛轉爲紅色的，像是一種紅眼睛的魚，在他的注視中，有紅色的閃光。能量就在那裡，遠超過人類所能理解的。伊利也像在熔爐中的鐵一樣的發光。他常假裝發燒，但是這次……。

邁可一手把伊利挾在腋下，一手抓住外星人。

邁可身材較爲高大，但是這兩個生物的重量也夠重了。

他用全身的力量緊抱他們，伊利竟像是個鐵球一般，外星人則如同宇宙星球，邁可的手指突然的抽筋，外星人的力量在移動它們。外星人的接觸是電力，是集中在一點，這是千年學習的價值。

邁可將他們拖進浴室，拖到蓮蓬頭下面，他想把伊利和外星人的火撲滅，要讓伊利冷却下來……。

水冲了下來，淋浴了外星人，他搖搖頭。

他想起了，淋浴，瑪莉在蓮蓬頭下跳着舞。

外星人感覺到瑪莉，感到她的可愛，但是他現在要進入如雨的慧星中了。再見，小柳樹……。

他慢慢的向前，接近水瀑布的冲下來，但這是金星上的瀑布，一個有伏流奔騰的隱

匿巖洞之中。外星人緊閉眼睛，沉浸在那兒。這一切他所認爲永恆的事，都將會過去。

他已經把這一切都拋棄了，好奇的心裡害死了一個太空生物，對那些在奇異世界的飛行者來說，它是至理名言。

只可以偷看，但不要被死亡所擄獲。

他像白痴一樣拋棄了不朽。

現在，一次最後的洗禮。

……只有一個宇宙瘋子才會讓自己被地球抓住。

他在水中拍動着他的蹼趾，輕輕的唱和着，在深沉的宇宙地下，穿過古老震動的穴……。

「……意外將要發生。」

他坐了下來，膝蓋是鉛做的，有好幾噸的重力。

伊利和他一起坐着，「外星人，治療你自己……。」伊利感到力量已離開他的身體，但他不能引導這個力量，它像瘋狂的火焰使得他的四肢抽動，它治療的光是埋在火焰的波下。

樓下門開了，瑪莉進來，吉娣跟在她旁邊。

「去叫你哥哥振作起來，」瑪莉叫吉娣上去。

瑪莉把買回來的日用品放下，進到屋內他的頭痛就開始了，像是一把刀子，直切入她的前額中央。

她把頭前後擺着，用手指按住她的太陽穴，她突然想到她的醫生，開了一些她不想吃的藥丸……。

邁可沉重的脚步沿着樓梯走下去，每一個步子都像鉛球一樣重。

「輕一點，」她說，「你會把地板踩穿的。」

「媽，我有事告訴你，你最好坐下來……。」

瑪莉在椅子上坐下來。哦，我的老天，別再讓另一次孩子惹的禍來打擊我，別在今天……。

「是什麼重要的事？」

「比你想像的還嚴重。」

她緊張起來，頭疼眼昏了，可怕的事發生在她身上了。

「記得妖怪嗎？」

別讓他是色魔，她對自己說着。這個家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邁可的眼睛也像是水

母一般。

吉娣的脚步在樓梯上響起，瑪莉感到整個房子的地板在震動，是由一個五歲孩子引起的。「媽，」吉娣叫着，「他們不見了，他們不在櫥子裡。」

「他們？」瑪莉困惑的看着邁可。

「妳最好來看看。」邁可說。

他帶着瑪莉上樓去，來到浴室。「你得發誓……。」

「邁可，……」她被弄糊塗了，邁可說起來像在玩地牢和恐龍的遊戲。「怎麼回事？」

邁可把浴簾拉開，瑪莉頭昏眼花了，慢慢才集中眼睛的焦點，她看到的是類似一團蜷曲的蛇。再睜大眼睛看時，她看見伊利和……。

「我們病了……」伊利抬起頭來，「……我們快死了……。」

水流過他們的身上，流過伊利和這個形狀怪異，僅三呎高的怪物。老生物的嘴在動，瑪莉聽見斷斷續續的聲音，像是由地洞發出來的。「……柳樹……生物……。」

「他從月球來的。」吉娣說。

瑪莉抓住伊利，把他拖出浴室，她只想逃走。一個濕淋淋的蛇狀生物，她不敢多看

一眼。

「你們都下樓去，」她說，用大毛巾把伊利包起來，把他們都推到自己的身後，她的腦子一時還弄不清楚，只有一些模糊的意識。讓這怪東西留在浴缸中，她和孩子們要出去，除了這件事以外，她沒有任何別的念頭。

「我們不能只留下他。」伊利抗議的說。

然而，此刻的絕對權力全在瑪莉了，由於過度的驚嚇，她有着無比的力量，把三個孩子趕向大門。當她打開大門後，門口竟出現了一個太空人。

他的眼睛在面具後面向外看着，身體穿的都是太空衣。她把門用力碰的關上，跑到後門去。後門已經被打開了，另一個太空人進來。

瑪莉準備走向窗子。她看到一個身穿太空衣的人把塑膠布固定在窗上，那是一大張塑膠布。

沒多久，一個巨大的塑膠套把整個屋子罩住了。

◇　◇　◇

到了傍晚，整個房子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而密不透氣的太空包，在透明的塑膠布中，巨大的通氣管爬上屋頂，輸送空氣。照明燈架在高大的鷹架上，從四面八方照射着。

街道被堵起來。走道上是拖車和卡車。穿着藍色跳傘衣的人進進出出的。

房子的入口處停了一輛車。

鑰匙坐在車內，正在穿他的跳傘衣，戴上他的帽子。他打開車子的後門，走進一個巨大的管子中，順着氣壓活門，他打開活門，走進被隔離的房子。

「……驚人……眞驚人……。」

滿心懷疑的微生物學家在他的頭罩中自言自語，他的聲音聽起來是一種奇怪的咻咻聲。當他慌張的站在指定的地區，指揮自己那一組專家，工作人員正在檢驗從外星人身上取下的切片時，他的臉像是廉價商店水缸中，受到驚嚇的金魚一般。外星人原處於一個暫時昏迷的狀態，而當他們試着接觸他時，才有一部分甦醒過來。

在房中的另一區域，一組醫生正在檢查這一家。瑪莉的血液抽樣，已經送到客廳，那裡已成爲急診室。

「自從外星人藏在這裡之後，環境上有任何改變嗎？例如：濕度、濕度、光的密度？」醫生問着。

瑪莉望着一切，她無法也不想說話。在旁邊，另一個醫生正在替邁可量血壓。

「你可注意到這個生物呼吸時，他的表面皮膚有何改變嗎？頭髮掉了嗎？表面有流

汗的現象嗎？」

「他根本沒頭髮，」邁可說。

「很顯然的。」一個醫生對另一個醫生說，「這些孩子能建立一種原始語言系統和這個生物交談。利用七、八個單音字。」

「是我教他說話，」吉娣對醫生說，醫生正剪去她一小束頭髮，一個心理醫生跪在她的面前。

「妳教他說話？」

「用我的『說和拼』。」

這個心理醫生顯然沒用過那樣的學習機。「你看過你的朋友表現過任何感情嗎？他笑過或哭過嗎？」

「他哭過，」吉娣說，「他想回家。」

整個計劃的領導人走過來，走進餐廳，餐廳早就被一組X光人員佔據了，正在研究骨骼的組織。鑰匙打開另一個塑膠門，進到另一個房間，在這裡是完全被隔離的。整個房間用塑膠布包住，裡面還有另一個房間，一個可移動的無菌室，十呎見方。透明塑膠的，裡面是伊利和外星人。一組醫療專家正在工作。

「我得到一些指數，不屬於人類心動電流掃描器記錄機。」

「有任何Q波、R波、X波？」

「沒有。」

「有其他任何波震嗎？」

「我——我不知道。」

專家所得到的指數是任何手册上沒有記載的。

「奇怪……。」其中一個人說。這確實是奇怪的。躺在他們面前桌上的生物有矛盾的組織，部分像是蔬菜，部分又具有石頭的密度，低的足以使機器麻醉。

「宋娜，你可找到他的心臟了？」

「眞難找。」

「他有心臟嗎？」

「整個螢幕亮起來，好像他整個胸是……是個心臟。」

他們戳他，刺着他，把他的四肢向各方彎曲。爲了尋找血管，在他的肌肉上扎着針，有些針是用來刺探他的反應的。他的耳朵被找到了。精緻的小耳尖被打開。他的眼睛是一雙能掃瞄宇宙，對光線有強烈感應的眼睛，現在卻暴露在強烈、刺激的光線下。這

一組工作人員正熱切的工作，試着用各種方法，把他研究的一清二楚，他們使用各種醫學上的探測方法，來折磨他，試圖檢查他最內部的生命活動。

領導這一組的醫生不停的想解決自己的困惑，他發現外星人似乎是在玻璃瓶中，他感到困惑，又幾乎認定外星人是一種由海底撈出來的生物，一種失去知覺的生物，一種非人類的生命形態。它的意義、目地和秘密他都察覺不出。

是的，他是可畏懼的，因爲他難以形容的醜容奪去了他平日的溫和。他衰弱的意識中看見的是翼龍和原始的蜥蜴。冷酷而沒有感情，只有在惡夢中才會出現的，是人類害怕會從身體的子宮中出現的東西。人們會去憎恨這麼樣的一個東西，並且很自然的會希望他快死掉。

「他是活的，」奇中的一個技術員說，「但是我找不到他的呼吸……。」

「脈博跳動穩定……」

老生物躺在那兒動也不動，像一個死月亮，明亮的日光燈照在他身上，一道可恨的人類強光，深深的刺入他的神經。他看到自己已落在這些人的魔法中，這些地球醫生用來工作的設備和偉大的太空船上細緻的掃瞄器比起來，是最粗糙的了。

喔，醫藥，他嘆息的向着他自己的醫生所在的夜空呼喚着。

「身體像是一種海生物。」

「寫下比較性的突眼症。」

「脚步反應顯現有雙巴賓斯奇氏的症狀。」

「……我測試到一次呼吸。只有一次……。」

他試着感覺自己正向大船走去，走向他更高的目的。那個他在宇宙中最想要去的處所，他是不是要失去一切？

喔，外星人啊，他對自己嘆息着，他們逮住你了。

地球上的鐵鍊已加在他身上，他已被脚鍊手銬束縛住了。這種重量是驚人的，尤其在他的生命繼續崩潰時。

「我們可有獲得任何型式的少量元素嗎？」

「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放射性的初步結果。但是這一家人沒有受到外表的灼傷，骨骼也沒有受傷。」

「杜普力，你找到任何血液嗎？」

「在鼠蹊部已找到一部份血液。」

「我們正在找怪物的指數和男孩的指數。」

那領導的醫生又擦了一下他的頭罩。這孩子多少和這生物是有關連的，似乎這個怪物在供給這孩子生命。這孩子時而清醒，時而不省人事，一會又產生幻覺，喋喋吐語，一會兒又昏昏入睡。我必需切斷連接他們的線，醫生一直在想着，只是必需知道從那裡或是這種連接到底是什麼？

他刺得更深，並且又擦拭他的頭罩。他確定這生物快死了，而他們關心的是這個孩子。心跳不規律，脈博微弱，幾乎這些所有的現象都和怪物相同，一個看不見的網以一種可怕的方式將他們罩在一起。

該死，醫生又想着，他看了一眼外面的房間，這些人竟還沒弄出一些名堂來。

他看着每個頭帶罩子的人，有低着頭在專注着儀器，然而卻沒有人有答案。

他看着怪物的臉，幾乎不相信宇宙中竟會有這麼一個沒感覺，沒關連，冷酷的，豪不可愛的動物。而在他面前的正是這該死的東西。但他卻是有智慧的，因爲他們有太空船，但操縱太空船的生物，却是寄生者，是掠奪着，並且不具備仁慈、同情，以及所有人類好的東西。他對這些想法的肯定，一如肯定他自己站在這裡，而且他恨不得把這畸形的怪物勒死。外星人是危險的，他說不上是爲了什麼，但是從頭到尾的他知道，它對人類都是有害的。

一根針在外星人的皮膚上刺着。在他身旁的另一個枱子上，伊利畏縮着，就好像那針是刺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找到唯一熟悉的面孔，向着鑰匙說：「你在傷害他，你正在殺害我們。」

鑰匙俯視外星人。他想像中高貴的太空生物，現在因外星人醜陋的臉而完全改觀了。鑰匙的思想仍是激動而高昂的。這個眼前躺在的怪東西儘管是醜陋的，却是來自外太空的，是乘坐太空船來的，太空船的力量是不安定的。鑰匙的任務便是爲它「服務」的。

「伊利，我們在幫他的忙，他需要太多照顧。」

「你亂說，他只要和我在一起，他不認得你們。」

「伊利，你的朋友是稀世珍寶的生物，我們要知道他，如果我們能了解他的話，或許我們可以了解許多有關宇宙和生命的事。你救了他，對他好。難道不能讓我們也盡一份力嗎？」

「他要和我一起。」

「他會的，不論他去那裡，你也就去那，我答應你。」

但這個生物去的地方是沒人能跟去的。他身上的旋轉能量經過線路轉移。老生物感到這種力量的巨大，像古代的恣龍一樣。他的種族受限制於這種火焰，這種生活。他是

因地球的濾變而結束的嗎？他會摧殘這個星球嗎？不，他對自己叫着，不能讓他演變成爲這樣。還會有什麼比摧毀地球這樣一個美妙的東西更可怕呢？我會被宇宙永遠沮咒的。

他心中的怪龍在跳着。眼睛亮得像燃燒的太陽。燒着可怕而征服人類的神秘。一個潛在的力量會被放出來，吹倒這些醫生，友善的儀器，和敵人，每種東西都會被吹的衝出屋子直到太空中心去。

「孩子又昏迷了。」

「叫他的媽媽來。」

外星人以最後的一絲力量，抓住空虛的邊。他的耳朵充滿吼聲，恐龍的嘴在他下面張開着，可怕，露出宇宙之火的黑舌頭向上舔着，想吞噬一個星球，一個太陽系，不管是其他什麼。外星人感到他本質的封套在破裂。星球的知識流出，愈來愈快。

「我量不到血壓了。」

「還有脈博……。」

「增加氧氣量。」

「脈波只有出現直線了。」

「你怎知道沒有脈波了？」

「他的波形一直只是一直線了，醫生。」

「電殛他。」

一架充電的儀器放到外星人胸上。他們電殛他，給他注射腎上素，並且用力敲打他。

「沒有用的……我們是徒然無功……。」

那年老的生物的心電圖成了一條直線，心跳停止了。外星人死了，但伊利卻活過來了。當老太空生物心跳停止時，他的力量立刻恢復過來了。外星人最後終於找到一個公式，一種保護，當他走入死亡時，不會傷害到孩子。

伊利突然從床上跳起來，大聲叫着：「外星人，不要走。」

「沒有反應。」醫生說，「沒有呼吸。」

「他可以閉住他的呼吸，」伊利大聲的說。

旦醫生們仍是搖搖頭，他們盡力的要拯救的生物走了。他們強烈的感覺退縮了。他們做了什麼呢？

他們幾乎沒注意到光中，儀器中短暫的明滅，他們也沒有感到房子和山谷輕輕的在震動。

鑰匙像孩子一樣，不相信死亡的眞正存在，他靠在外星人身邊小聲的說，「我們如

何和你的人連絡？」

當瑪莉把手放在伊利肩上時，伊利幾乎沒感覺到，除了一種失落感。「他是——最好的。」伊利哭泣了。他看着他的老朋友，眼中充滿了悲哀。在他的後面，吉娣和邁可不管主治醫師的抗議進來了。

吉娣走到桌邊，踮起脚來，看着怪物，「媽，他死了嗎？」

「是的，甜心。」

「我們還能指望他回來嗎？」

瑪莉絕不希望怪物回來，她看着他醜陋的，枯竭的身子，可怕的嘴，長指頭和脚趾，奇怪的大肚子，一切都是醜陋無比，而且他幾乎害死伊利。

「我希望，」吉娣說，「我希望，我希望……。」

我希望，瑪莉心想，重複孩子的話，她也不知道爲了什麼。

無菌室中的每個人都被請了出去，包括伊利在內。他現在站在外面，看着外星人被套入一個塑膠帶中旁邊有許多乾冰。

一個鉛做的，小的棺材被抬進來了，把外星人放進去。

鑰匙站在伊利的身後，把手放在男孩的肩上。

「你要看他最後一面嗎？」鑰匙請開了其他的人，留下伊利獨自進去。

伊利站在小棺材前，他把外星人身上的乾冰撥開。他的眼淚流過頰，落在蓋在外星人多皺紋額頭上的塑膠布上。「我以爲我可以把你永遠藏起來，我有好多的東西要給你看，外星人，你就像是一個成眞的願望。但是在你來到我這裡之前，我卻不知道自己有這樣的一個願望，你現在到別的地方去了嗎？」

你相信神仙嗎？

機波、機波恩恩恩嘔格。

一道金光射入內太空。

「不要再窺視任何窗子了。」有人說，然後就不見了。另外有一些人說地球已被命定，無法挽救自己，拯救的力量來自一個阻床星球，他向地球施以援手來平定核子武力的巨龍。

其他人又聽見……逐波弄恩恩格烏姆吹達士。

呼喚來自遠處。

不管它是什麼，它觸到外星人的手指，使它發出光來。

他治癒了自己。

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是他看見了他的船長，比他所想像的還要美。

晚安，船長，外星人說。

別再偷看窗子了，對方說。

我的船長，以後不會了。

一道亮光充滿了外星人的身子，他感到全身是黃金，特別是星光，在那兒，一閃一滅。乾冰冒出來的氣體，變成粉紅色的，是心光造成的。伊利注意到了，把外星人胸前的冰撥開來，看見了老船家的心光。

他轉身看着門口，鑰匙還在和媽媽說話。他迅速用手遮住外星人的心光。

外星人張開眼睛。「外星人打電話回家。」

「好的，」伊利高興的小聲說，「好的。」他脫掉他的襯衫，把心光蓋住。「我們會想辦法把你偷偷弄出去……。」

伊利把乾冰放回外星人身上，把袋子拉上。然後，裝着悲哀的走出去，並用手遮住臉，經過瑪莉和鑰匙的身邊。沒多久，他走到厨房中坐在邁可和一張放着手術工具、面具和顯微鏡的桌子旁。當伊利輕聲對邁可說話時，在一邊的天竺葵像邁可一樣，抬起頭

來，過了好一會兒，枯幹上出現了新鮮嫩綠的葉子，蓓蕾出現了，它又盛放開花了。

邁可悄悄的打了一個電話，然後溜出去。

當工作人員抬着鉛盒子走出去時，伊利搶先站在通氣管口。他們把拉鍊打開把棺材抬出去，放在車上準備要開回去。

「我要跟外星人去。」伊利說。

「你及家人要跟我在一起，伊利，我們要去同一個地方。」

「你答應過我的，他去那裡，我就去那裡，我要和他一起去。」

鑰匙嘆口氣，只好讓伊利上車，把後門關上，敲敲前門。坐在駕駛坐上的竟是邁可，他回過頭來，「糟糕，伊利，我以前只倒過車子，沒開過車。」

他發動車子，踩了油門，把車開走。車子一衝出只聽見可怕的撕裂聲音，整個軟管系統，由房子上折了下來，斷裂時，包圍房子的塑膠封套倒塌了。車子滑過車道，廿呎長的主要管子拖在車後，像恐龍的尾巴一般節節相接。

邁可按着喇叭，警察急忙移開障礙物，讓車子通過。伊利在車子後門飽受顛簸之苦。他注意到有兩個工作人員在管子中。

從管子的另一端，他看見瑪莉和吉娣跳上她的車。

她全力開車，超過政府的車子，追趕伊利他們的車子。她希望她的孩子只是開玩笑，而不是眞正的犯罪，雖然她是那麼擔心。

「我們要去那裡？媽咪。」吉娣問。

「去買胎盤面霜。」瑪莉說，由警察設的障礙物中闖過去。

「伊利和邁可偷了車子嗎？」

「是的，親愛的。」

「他們爲什麼不帶我一起去。」

「因爲妳太小了，還不會偷車。」瑪莉說。快速的開到街上。「等妳長大一點兒，妳就可以了。」

她的街角來一個急轉彎，跟上前面的車子。現在她知道外星人是活的，不管她的希望如何？或只是運氣使他復活過來，她很高興，即使這會使她的處境更加困難，警車在後面追她，但她知道目前爲止這是最好的。

◇　◇　◇

管子裡的工作人員，掙扎的在管中向上爬着。到了管口，他們從管口看到伊利正在忙着某事。

其中一個已經料到，那孩子該不會把管子鬆開吧？

不到一會兒，工作人員變在街上打滾了。管子塌在他和他的同事身上，車子加速而快，把他們拋在腦後。

邁可手忙脚亂的，「我會撞死的，伊利。」他回過頭來喊道，「他們永遠也不會發駕照給我了。」

他在大街上一再的躲過其他的車子，在車子前進中，伊利爬到外星人跳動的鉛盒子，打開它，把塑膠袋拉開。

外星人坐起來，把身上的乾冰掃掉，看着四周。「外星人要打電話回家。」

「他們來接你嗎？」伊利問。

希普希波希臥克希臥克。

外星人的眼睛更亮了，比他的心光還亮，光亮充滿在車子裡。

邁可把車子駛離大路，爬上一個叫眺遠山丘的小路上，在山丘上等着的是邁可那一些玩地牢與恐龍的朋友，是邁可剛才打電話召集的，他們都騎着脚踏車。

車子停住了，伊利和邁可把外星人搬下車來。

那一羣地牢着，瑞格、泰勒和史提夫張着嘴，看着怪物過來。

「他從外太空來的，」伊利說，「我們要帶他回去他的太空船上。」

曾經他們也玩過類似這種遊戲，此刻他們的腦中混亂一時，但是他們還是幫忙把外星人放進伊利的車籃中，騎往眺遠山丘。

泰勒領先，長腳賣力的踩着。他回頭一看伊利的籃子，便會由不得的踩的更快了。

「伊利，」瑞格叫着，仍是口沫橫飛，「什麼……什麼……」但他的舌頭在他的口水中打結了，說不出個所以然，只能流着口水，脚下加快速度。在他身邊，頭上戴着有翼的帽子的史提夫拱着背，抓住龍頭，風兒把帽翼都吹彎了。他也回頭看了怪物一眼，不管那是什麼，那一定是與你跟你妹妹烤泥巴派餅有關係。他在內心立下了誓言，這一生絕不和任何人的妹妹打交道，包括他自己的。他的身子更彎了，腦子充滿了無解的問題，脚下飛快的踩着。

當這一群奇怪的騎脚踏車的人不見了後，山頂又熱鬧起來，佈滿了政府的公務車、警車和瑪莉的車子。每一量都煞住了，圍在邁可留下的車旁邊。警察從車內跳出，手上拿着手槍，瑪莉也從車中出來，跑向警察大叫道，「不，他們只是孩子，」她的聲音包含着幾個月來所受的挫折，恐懼和瘋狂。當她衝過他們的身邊時，警察驚愕的退回去。如果她的離婚庭上有這種精神時，今天她會是一個富有的女人。

這一打岔，拉長了騎脚踏車的人和警察的距離，他們還在檢查邁可的車子，乾冰從車上落下來。當門全部打開後，裡面全是空的。

在這個時候，從樹叢中冒出了一個人來，他知道這地方是今晚全世界最重要的地點。「他們騎脚踏車走了，」南仕叫道，「我知道他們上那去了，」

瑪莉打了一巴掌在這小人的暴牙上，把他拖進她的車中。但南仕隔着窗子向警察和政府人員大叫，「湖邊，他們去湖邊了。」

警察和政府人員離去了，朝着湖邊趕去。

南仕很快又轉身對瑪莉說，「我帶妳去森林。」

「但是——湖邊？」

「也許我是個小人，但我並不愚笨，你知道嗎？」

◇　◇　◇

外星人一隊人馬在崎嶇的小徑上騎車，走向登路的地方，那些人時而看着外星人，只要每次一看他，腦子便混亂了，然而有種驅迫力使他們毫無二心的要幫助他。他算是他們的朋友，這是最後一場遊戲，也是最精采的了。他們騎的更快了，帶着他奔向他的目的。

警車經過營地、茅屋、公園管理人的小屋，在湖邊繞着。「沒人在這兒……」管理員瞪着路上一連串的車子，「怎麼一回事呀！」

車子輪胎轉動着，管理員被濺了一身泥和石頭，眼看大隊人馬又走了，沿着湖邊轉到柏油路上。

往那兒走呢？領頭的駕駛考慮着，他是個突出的警探，眼皮一直在跳着，跳了一個早上，象徵着什麼？也像是發出信號似的，它牽動着他的輪子向左，於是他跟着這個內部指示而移動車子。

◇　◇　◇

外星人在伊利的籃子內顛簸着，他的手指抓着籃子，腦子裡全是嗡嗡作響的信號。

希納克、鄂克、希納克，你聽見我們嗎？

是的，我的船長，請你快點，辛格辛格，鄂克鄂克。

泰勒一馬領先，邁可在他身邊，拱着背。他隱約的聽見警車鳴笛聲。

「他們來了！」他看伊利一眼。

「走小路，」伊利叫道，橫衝到前面，瑞格和史提夫跟着，一個是口水亂飛，一個是帽翼已向後彎了。當他在不平的小路前進時，輪胎發出吱軋響聲，小路是通向他們目

的地的幹道，遠處的山丘，似乎從未感覺是那麼的遠。

車子轉向小巷，警車在七個不同的地方撲了空後，組成另一車隊，走過破碎的路面。領頭的車仍是那個眼皮跳動的警探，經過小巷時，警笛又大作，他用好眼力的眼睛看着着。

警車堵住了巷口，手電筒照的地方是對的。

「他們在那裡，」

伊利從車上跳下來，車子飛過一道台階，邁可和泰勒跟着，衝進一個宅院，四周圍着木頭籬笆。

瑞格跳過最高一層台階，史提夫在一邊，衝進了另一個巷子。

泰勒已經在那兒了，向右滑行，邁可隨着他。伊利和外星人在他們中間。外星人環視一下四周，眼睛轉着，心裡也想着：別教我被抓住。愛克賽愛克賽納克威姆姆恩你聽見我嗎？

希克．納鈎．威姆姆恩希納克，我們的船長要你快點，危險危險……。

五輛腳踏車載着一個怪物向高山上騎過去。他們對路徑非常熟悉。

「陰險的小老鼠，」領頭的警探說着。他的左眼跳動得像連環閃光燈，比起平常的

跳動速度要快了許多。倒車時撞到了一些垃圾筒，他希望裡面沒有小孩、小狗、老婦或是醉鬼，如果有的話，早成爲他車輪下的替死鬼。他更加速的前進，警笛鳴着，帽緣落在他的鼻樑上。他鳴着車子的喇叭，離開巷子的盡頭，跟着他的眼睛向左指揮。

「小雜種，」鑰匙暗暗的罵道，「這是龜兒子，」伊利淘氣而又撒謊的臉在他的面前浮現，這孩子的長相，到處受到朋友協助，我要把你們統統一網打盡。

「轉彎，轉彎。」他大叫着，他的指頭、他的脚趾都知道是那個方向。他的駕駛轉着，朝新的方向開過去。這時泰勒和伊利正好出現在巷口。

「狗屎，」泰勒說：「他們在那兒？」

這已經是他們最後的一段路程了，也是要到森林前的最後一段市區了，就在要脫離城市的前一刻，突然到處都是人，政府的人員都出現了在兩側，而警方的安全人員也來了，他們打開車門，一擁而出。

伊利一羣人想調頭往小巷過去，只見一輛政府車也在那出現了，警燈閃着，車子也過來了。

整個包圍像是一面扇子，由各方向外星人等縮小，把孩子們完全包圍住。個子高大的泰勒靠在他的十段變速車上。「或許我們試試去衝破他們的包圍，」他踏車向前，邁

可在他旁邊，伊利緊跟在後，他們把脚踏車儘可能的踏的很快。泰勒指着，伊利點頭同意。瑞格和史提夫由兩邊衝入，瑞格的嘴角終於沒有淌着口水了，而且在此頭一次口齒清晰的說話。「我們做不到。」他說，但是他卻彎着身子向着龍頭，希望噴一口泡泡，到他們臉上去。史提夫的帽翼，由於他車子騎的好快，被風吹扁了。如果他向右轉，他就可以撞到一個警察，然後準備在牢裡過夜。

脚踏車的車隊計劃向着警察、政府人員和後備軍人所形成的牆衝去，所有的通道已被阻止。

做最後一次衝刺，伊利想着。這是我們所能爲他做的最後一切了。

外星人伸出一根指頭，給他們一些上昇的力量。脚踏車升上天空了，飛過緊追不捨的車隊。

「眞該死，」警察首長憤恨。兩手插腰，帽子向後一彈。

男孩的五輛脚踏車越過房舍。

鑰匙感到一陣下陷感，彷彿他正飛過一個建築物。脚踏車掠過電話線，然後是電線桿，然後消失在落幕中，除了一頂有邊的帽子，什麼也沒有留下。

外星人看看下面的地點，太好了，這是一次順利的航行。他的心光又亮了，在伊利

的車籃子中，在黃昏的夜空中發亮閃爍。

一隻貓頭鷹，在飛翔之後回到他所喜歡的樹上，疲倦的拍着翅膀。到了該咬老鼠的時間了。

牠拍翅飛揚起來。

這是什麼東西？

五輛脚踏車飛過這隻大鳥旁，牠趕快剎車，緊張的咬着喙。外星人的心光吸引了他銳利的目光。牠望着老妖怪，他的眼睛瞇成一線注視着奇怪的天空。

這附近的蝙蝠都變大了，貓頭鷹想着。

哦，我快發瘋了。

脚踏車遠去了，沒入黑暗的夜中。伊利調整他的前進方向，其他的人跟着他的路徑滑行。泰勒和邁可護着伊利。

「要下降的時候，告訴我，」瑞格滿嘴唾液，緊閉雙眼的說着。史提夫在他身邊沒戴帽子的頭髮飛揚飛揚。當他望着底下的地面時，每根頭髮都豎了起來。

希納克·鄂克，的格格。哦！我的船長，眞的是你嗎？

納克，的格格，的格格。

一張心電感應的臉出現在他面前，一張所有古代的旅行者中最值得相信，最高尚而完美的臉。它以最高的知覺微笑着，然後消失了。

「森林，」伊利叫着，車子在空中轉彎，其他人都可以看見前面——是一塊起伏的山丘和深深的暗影。

瑪莉在小人的指揮下，努力的把車子開到目的地山坡。南仕生氣的說「到防火路上去。」偉大的脚踏車飛翔他竟沒有參加，爲什麼？

因爲他是……

一個小人。

吉娣坐在瑪莉和小人中間，小腿上放着天竺葵，當瑪莉把車子開上防火路時，它開放了更多的花朵，花瓣盛開着。

南仕看着前面黑黑的樹頂，「我接觸到一些信號，比較強烈了」他說：停在這裡……」

他們停了下來，走出來，走進森林。南仕領着，瑪莉牽着吉娣的小手。他們慢慢走着，樹頂上的脚踏車民正好到了。

「這兒……」外星人用手指着，脚踏車慢慢落了下來輕輕的着陸，在草叢中間，滾

了一下就停下來了。

烏爾爾—嘿普，嘿普。

發報機仍在響着。伊利走過去看，瞬間，一道明亮的紫色光照射下來，他吃了一驚，看看外星人，老怪物走進光中，和他在一起抬頭看着天空。

龐大的太空船在他們頂上的天空盤旋，散發着紫色淡淡的光輝。對伊利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聖誕樹裝飾品從黑暗中落下來。他望着美麗的太空船，沉醉在他偉大的力量中。外星人把他的心光放大的極限。神秘的光照耀伊利，他的身子充滿愛和驚奇的訊息，他轉身向外星人。

老航家的眼睛更亮了。因爲他看見他所愛的母船。是銀河系中的女皇。他感到那其中有宇宙最進化的思想。他的朋友都看着他，他曾幫他從一個不能準確計算的距離來呼喚他的母船。「謝謝你，伊利……。」他的聲音變得強壯了。

外星人對發光的艙口說，我保證，以後不再偷窺視窗口。

此刻，他感到有另外的生物進入空地，是長柳生物，他靜靜的凝視她很久。

吉娣跑向外星人，「這是你的花，」她說，隨着把天竺葵拿向前。

外星人抱起吉娣，「B，好。」

一片陰影在空地周圍移動着，夜空中充滿鑰匙的叮噹聲。外星人立刻把吉娣放了下來，他面向伊利，伸出他的手。「來嗎？」

「留下。」伊利。

老航家擁抱着伊利，宇宙的孤寂又襲上心頭，是他從沒有過這麼深的寂寞。他摸摸伊利的心，用指尖在上面畫着複雜的波紋。放掉星球對孩子內部的麻痺。「我會再來的。」他說，手指在伊利胸前發光。

老植物學家走向艙道。偉大的船艙內部的光芒籠罩着他。他的心像伊利的心一樣，充滿了愛，而不是寂寞，他的心光更亮了。

外星人和天竺葵走進霧一般的光芒中。

（全書完）